

訂增仁聚曹

老子集註

國故學叢書之五

良購於市場

十月五日廿八日

老子集註

此本殊惡，錯字甚多，與原書不同，且多有脫字，不可不察。

目次

一佳本也。

曹序

范序

上篇三十七章

下篇四十四章

老子集註

目次

老子集註

宋 范應元集註直解
曹聚仁 增訂

道可道章第一

常久之道，自然而然而然，萬物得之以生，而不知老氏應運說經，垂世立教，始與標名，故以道可道章爲首。

道可道，非常道；

道者，自然之理，萬物之所由也。傅奕云：大也，通也。韓康伯云：無不通也。

（增）俞樾按「常」與「尚」古通。尚者上也。言道可道，不足爲上道，各可名，不足爲上名，即上德不德之旨也。河上公以上篇爲道經，下篇爲總經，道經首云：「道可道，非常道。」

老子集註

MG
B223.12
12



3 2168 6511 7

經首云：「上德不德。」其旨一也。可道者，謂可言也。常者，久也。道，一而已，有體用焉，未
有不得其體而知其用者也；必先體立，然後用有以行。老子說經，先明其體。常者，言其體
也。可道者，言其用也。體用一源，非有二道也。今夫仁義禮智，可言者也。皆道之用也。人徒
知惻隱之心，仁之端也；羞惡之心，義之端也；辭讓之心，禮之端也；是非之心，智之端也；而
不知其體之一，則是道也。分裂四出，未流不勝其弊。夫惟先知其體之一，則日用常行，隨
事著見，無有不當，皆自然之理也。如是則然後久而無弊矣。故凡道之可以言者，非常久
自然之道也。夫常久自然之道，有而無形，無而有精，其大無外，故大無不包；其小無內，故
細無不入，無不通也；求之於吾心之初，則得之矣。人物莫不由此而生，聖賢莫不體此而
立。然此道雖同行乎事物之際，相傳乎典籍之中，而其妙處，事物莫能雜，言辯莫能及，故
人辭造詣。於是老子應運垂教，不得已而發明之；既發明之，豈容離乎言哉？故首曰：道可
道，非常道；意欲使人知常久自然之道，不在言辭，當反求諸已而自得之於吾心之初也。
蘇子由曰：莫非道也，而可道者不可常，惟不可道而後可常爾。今夫仁義禮智，此道之可

道者也；然而仁不可以爲義，禮不可以爲智，可道之不可常如此。惟不可道，然後在仁爲仁，在義爲義，在禮爲禮，在智爲智，彼皆不常而道常不變；不可道之能常如此。

（增）（韓非子解老篇）凡理者，方圓短長，麤靡堅脆之分也。故理定而後物可得道也。故定理有存亡，有死生，有盛衰。夫物之一存一亡，乍死乍生，初盛而後衰者，不可謂常；唯夫與天地之剖判也俱生，至天地之消散也不死不衰者，謂常。而常者，無攸易，無定理，無定理，非在於常，是以不可道也。聖人觀其玄虛，用其周行，強字之曰道，然而可論。故曰：道之可道，非常道也。

（淮南子汜論訓）百川異源而皆歸於海，百家殊業而皆務於治。王道缺而詩作，周室廢，禮義壞而春秋作。詩，春秋，學之美者也，皆衰世之造也。儒者循之以教導於世，豈若三代之盛哉？以詩、春秋爲古之道而貴之，又有未作詩、春秋之時，夫道其缺也，不若道其全也。誦先王之詩書，不若聞得其言；聞得其言，不若得其所以言；得其所以言者，言弗能言也。故道可道者，非常道也。（文子上義篇文略同）

（淮南子道應訓）桓公讀書於堂，輪人斲輪於堂下，釋其椎鑿而問桓公曰：君之所讀書，何書也？桓公曰：聖人之書。輪扁曰：其人焉在？桓公曰：已死矣。輪扁曰：是直聖人之糟粕耳。桓公悖然作色而怒，曰：寡人讀書，工人焉得而譏之哉？有說則可，無說則死。輪扁曰：然有說，臣試以臣之斲輪語之。大疾則苦而不入，大徐則甘而不固，不甘不苦，應於手，厭於心，而可以至妙者，臣不能以教臣之子；而臣之子亦不能得之於臣。是以行年七十，老而爲輪，今聖人之所言者，亦以懷其實窮而死，獨其糟粕在耳。故老子曰：道可道，非常道；名可名，非常名。

（淮南子本經訓）今至人生亂世之中，含德懷道，拘無窮之智，錯口寢說，遂不言而死，者衆矣。然天下莫知貴其不言也。故道可道，非常道；名可名，非常名。著於竹帛，鏤於金石，可傳於人者，其粗也。五帝三王殊事而同指，異路而同歸。晚世學者不知道之所一體，德之所總要，取成之迹，相與危坐而說之，鼓歌而舞之，故博學多聞而不免於惑。詩云：不敢暴虎，不敢馮河，人知其一，莫知其佗。此之謂也。

(文子道原篇)老子曰：夫事生者應變而動，變生於時，知時者無常之行，故道可道，非常道；名可名，非常名，書者，言之所生也。言出于智，智者不知，非常道也，名可名，非藏書者也。多言數窮，不如守中，絕學無憂，絕聖棄智，民利百倍。

(文子精誠篇)老子曰：賑窮補急則名生，起利除害即功成。世無災害，雖聖無所施其德；上下和睦，雖賢無所立其功。故至人之治，含德抱道，推誠樂施，無窮之智，寢說而不言；天下莫之知貴其不言者，故道可道，非常道也；名可名，非常名也。著于竹帛，鏤于金石，可傳于人者，皆其粗也。三皇五帝三王，殊事而同心，異路而同歸。末世之學者，不知道之所體，一德之所總要，取成事之迹，跪坐而言之，雖博學多聞，不免于亂。

(文子上仁篇)道之所以至妙者，父不能以教子，子亦不能受之于父。故道可道，非常道也；名可名，非常名也。

(文子上禮篇)常故不可循，器械不可因。故先王之法度，有變易者也。故曰：名可名，非常名也。五帝異道而德覆天下，三王殊事而名後世，因時而變者也。譬猶師曠之調五音。

也，所推移上下，無常尺寸以度，而靡不中者。故適于樂之情者，能作音；有本主于中而知規矩鉤繩之所用者，能治人。故先王之制不宜，即廢之；末世之事善，即著之。故聖人之制禮樂者，不制于禮樂；制物者，不制于物；制法者，不制于法。故曰：道可道，非常道也。

名可名，非常名。

名者，猶人之有名也。凡名之可以名字者，皆其可道者，非常久自然之道也。且如萬物生來，未嘗有名，亦只是昔人與之着名以分別之爾。萬物有形，固可以道，可以名。惟常久自然之道，爲萬物之母，而無形，故不可道，不可名也。蘇曰：道不可道，而况得而名之乎？凡名皆其可道者也。名既立，則方圓曲直之不同，不可常矣。

無名，天地之始。

天地之先，元有此道；渾淪未判，孰得而名？

有名，萬物之母。

渾淪既判，天地人物從此而生。聖人見是萬物之母而無形，故強字之曰道，強爲之名曰太。

因其無名，強爲之名，俾一切人假此有名，探其無名，以復其初也。

故常無欲以觀其妙

常無絕句。觀去聲。諦視也。妙，微妙也。○常久自然之道，自古固存，然而無形無聲，微妙難窮，故謂之常無，則欲要使人以觀其微妙也。惟人也，由此道而生，爲萬物之最靈，誠能回光反視於吾身之中，悟一真體，雖至虛而物無不備，則道之微妙可得而觀矣。夫如是，乃知一理包乎萬殊，凡物凡事，不可違自然之理也。古本并河上公主兩李若處張君相「常無」上並有「故」字。音辯云：常無常有合作斷句。

〔增〕丁易東云：「無名天地之始，有名萬物之母。或以「無名」「有名」爲讀，或以「無」與「有」爲讀。然老子又曰：道常無名，始制有名，是可以「無」與「有」爲讀乎？常無欲以觀其妙，常有欲以觀其微。」「有「常無」「常有」爲讀者，有「無欲」「有欲」爲讀者。莊子曰：建之以常無有，正指老子此語，則於「常無」「常有」斷句似也。然老子又曰：「常無欲可名於小。」是又不當以莊子爲證，據老子以讀老子可也。

俞樾云按易州唐景龍二年所刻道德經碑與今文異者數百事此文作「常無欲觀其妙常有欲觀其微」無兩以字當從之司馬溫公王荆公並於「無」字「有」字絕句亦當從之。「常」字依上文讀作「尙」。言尙無者欲觀其微也尙有者欲觀其歸也。

常有欲以觀其微。

常有，絕句。觀，平聲。微，循也。境也。河上公曰：歸也。○大道自然，化生萬物；在天則成日月星漢等之象，在地則成山川草木等之形，在人則成身體髮膚等之質，故謂之常有，則欲要使人以觀其境也。惟人也，中天地而立爲三才之一，果能仰觀俯察於兩儀之內，悟萬物形雖不同，而理無不在，則道之境，致可得而觀矣。夫如是，乃知萬殊歸於一理，凡物凡事，固當循自然之理也。

(增) 王弼云：此兩者同出而異名，同謂之玄。

兩者，常無與常有也。玄者，深遠而不可分別之義。蓋非無不能顯，非有不能顯，無與有，同出而異名也。以道爲無，則萬化由之而出；以道爲有，則無形無聲，常常不變，故曰常。

無常有也。無有之上，俱着一常字，乃指其本，則有無不二，深遠難窮，故同謂之玄也。竊嘗謂有無固不足以論道，然自其微妙而言，不可不謂之常無；自其著見而言，不可不謂之常有。分而言之，妙是微，微是顯；合而言之，無與有同出而異名，妙微皆一道也。此老氏所以兼有無，貫顯微，合同異而爲言也。人能如是觀之，則妙與微相通，物與我混融，表裏洞然，本無留礙，亦無差別也。

玄之又玄，衆妙之門。

常久自然之道，本不可以名言；今既強字之曰道矣，且自其微妙而謂之常無，又自其著見而謂之常有，復自其本之有無不二，深遠難窮，而同謂之玄，是皆不免乎言焉。玄之又玄，則猶云深之又深，遠之又遠，非无非有，非異非同，不知所以然而然，終不可得而名言分別之也。然萬化由斯而出，各各具妙，故曰衆妙之門。老氏憫夫世人逐末忘本，喪失真源，不得已而應機垂訓；又恐人溺於言辭，弗能內觀，故復示人以深意，必使反求諸已，欲其自得之而入衆妙之門以復其初，又能體是而行，以輔萬物之自然而同歸于一也。唯人爲萬物之最

靈，誠能反觀，則是道也。湛然常存，夫何遠之有？此章直指此心之切，自然之理，使不惑於有無同異，得意忘言，昇玄極妙，乃入道之門，立德之基，實一經之總也，宜深味之。

天下皆知章第二

道常無爲，初無美惡，纔涉有爲，便有美惡，實在無爲而成，不言而信，故次之以天下皆知章。天下皆知美之爲美，斯惡已；天下皆知善之爲善，斯不善已。古本

已音以，語助。○自古聖人體此道而行乎事物之間，其所以全美盡善而人不知爲美善者，蓋事物莫不自然，各有當行之路，故聖人循其自然之理，行而中節，不自矜伐以爲美善也。儻矜之以爲美，伐之以爲善，使天下皆知者，則必有惡與不善繼之也。

(增) (淮南子道應訓) 太清問於無窮曰：子知道乎？無窮曰：吾弗知也。又問於無爲曰：子知道乎？無爲曰：吾知道，子之知道亦有數乎？無爲曰：吾知道有數，曰：其數奈何？無爲曰：吾知道之可以弱，可以強，可以柔，可以剛，可以陰，可以陽，可以竊，可以明，可以包，裹天地，可以應待無方。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。太清又問於無始曰：鄉者，吾問道於無窮，無窮曰：吾

弟以善改

弗知之。又問於無爲。無爲曰：吾知道。曰：子之知道亦有數乎？無爲曰：吾知道有數。曰：其數奈何？無爲曰：吾知道之可以弱，可以強，可以柔，可以剛，可以陰，可以陽，可以竊，可以明，可以包襲天地，可以應待無方。吾所以知道之數也。若是，則無爲之知，與無窮之弗知，孰是？孰非？無始曰：弗知深而知之淺，幾知內而知之外，弗知精而知之粗。太清仰而嘆曰：然則不知乃知邪？知乃不知邪？孰知之爲弗知，弗知之爲知邪？無始曰：道不可聞，聞而非也；道不可見，見而非也；道不可言，言而非也。孰知形之不形者乎？故老子曰：天下皆知善之爲善，斯不善也。故知者不言，言者不知也。

故有無之相生，難易之相成，長短之相形，高下之相傾，音聲之相和，前後之相隨。

此以證上文美與惡爲對，善與不善爲對。

（增）（文子道原篇）夫無形大，有形細；無形多，有形少；無形強，有形弱；無形實，有形虛。有形者，遂事也；無形者，作始也。遂事者，成器也；作始者，樸也。有形則有聲，無形則無聲；有形

產於無形。故無形者，有形之始也。廣厚有名，有名者，貴全也；儉薄無名，無名者，賤輕也。殷富有名，有名者，尊寵也；貧寡無名，無名者，卑辱也。雄牡有名，有名者，章明也；雌牝無名，無名者，隱約也。有餘者有名，有名者，高賢也；不足者無名，無名者，任下也。有功即有名，無功即無名；有名產其無名，無名者，有名之母也。夫道，有無相成也，難易相成也。是以聖人執道虛靜微妙以成其德。

（淮南子齊俗訓）古者，民童蒙不知東西；貌不羨乎情，而言不溢乎行。其衣致煖而無文，其兵戈銖而無刃；其歌樂而無轉，其哭哀而無聲；鑿井而飲，耕田而食；無所施其美，亦不求得。親戚不相毀譽，朋友不相怨德。及至禮義之生，貨財之貴，而詐僞萌興，非譽相紛，怨德並行。於是乃有曾參孝己之美，而生盜跖莊躄之邪。故有大路龍旂，羽蓋垂綵，結綳連騎，則必有穿窬拊提，抽篋踰備之姦；有詭文繁繡，弱鵠羅紈，必有管屨跳躄，短褐不完者，故高下之相傾也，短脩之相形也，亦明矣。

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，行不言之教；

是以者，承上接下之義。聖人者，純於道者也，亦大而化之之稱。後皆倣此。○處無爲之事者，體道也，道常無爲而無不爲，聖人則虛心而應物也。行不言之教者，配天也。天何言哉？四時行焉，百物生焉。聖人則循理而利物，無有不當，斯不言之教也。

萬物作焉而不爲始，古本

王弼揚孚同古本。作者動也。○蓋寂然不動，感而遂通者道也。聖人體道而立物，感而後應，故不爲始也。

（增）俞樾按唐傳奔本作「萬物作而不爲始」。畢氏沅謂「辭」「始」同聲，以此致異。奔義爲長。然三十四章云：「萬物恃之而生而不辭。」與此章文義相近，恐未可舍古本而從傳本也。

生而不有，爲而不恃，功成而不處，夫惟不處，是以不去。

傳奔云：古本皆是處字。○萬物之生育運爲，皆由於道，而道未嘗以爲己有，亦未嘗自恃；至於功成而未嘗以自處；夫惟不以功自處，是以物不遠也。聖人體道而立，故亦如是，豈有惡

與不善繼之哉？

(增)(淮南子道應訓)子發攻蔡，蹶之，宣王郊迎，列田百頃而封之。圭子發辭不受，曰：「治國立政，諸侯入賓，此君之德也。發號施令，師未合而敵遁，此將軍之威也。兵陳戰而勝敵者，此庶民之力也。夫乘民之功勞而取其爵祿者，非仁義之道也。故辭而弗受。」故老子曰：「功成而不居，夫惟不居，是以不去。」

不尚賢章第三

有美則有惡，有尚則有爭，不若使民無知無欲，故次之以「不尚賢章」。

不尚賢，使民不爭；

尚，好也。賢，能也。又說文：多才也。爭，競也。○謂偏向才能之人，則民必競習才能以爭功名，而不反求自然之道也。且小才小能，可用於人，而不可用人；務才而不務德，非君子也。人君不偏向小才小能之人，而民自不爭。河上公曰：賢為世俗之賢，不尚者，不貴之以祿，不尊之位也。

(增) (淮南子齊俗訓) 夫明鏡便於照形，其於以函食，不如簞。犍牛粹毛宜於廟牲，其於以致雨，不若黑蜮。由此觀之，物無貴賤。因其所貴而貴之，物無不貴也；因其所賤而賤之，物無不賤也。夫玉璞不厭厚，角觸不厭薄；漆不厭黑，粉不厭白。此四者，相反也。所急則均，其用一也。今之裘與蓑，孰急？見雨則裘不用，升堂則蓑不御。此代爲常者也。譬若舟、車、楫、肆、窮廬，故有所宜也。故老子曰：不上賢者，言不致魚於木，沉鳥於淵。

(文子下德篇) 人之情性，皆願賢己而疾不及人。願賢己，則爭心生；疾不及人，即怨心生。怨爭生，即心亂而氣逆；故古之聖王退爭怨，爭怨不生，即心治而氣順。故曰：不尙賢，使民不爭。

不貴難得之貨，使民不爲盜；

難得之貨，謂金玉之類。儻貴之，則民愛其物而患其無，以至爲盜。

(增) (淮南子齊俗訓) 治國之道，上無苛令，官無煩治；士無僞行，工無淫巧。其事經而不擾，其器完而不飾。亂世則不然，爲行者相揭以高，爲禮者相矜以僞；車輿極於雕琢，器用

逐於刻鏤，求貨者爭難得，以爲寶，詆文者處煩撓，以爲慧，爭爲僥辯，久積而不談，無益于治。工爲奇器，歷歲而後成，不周於用。故神農之法曰：丈夫丁壯而不耕，天下有受其飢者；婦人當年而不織，天下有受其寒者。故身自耕，妻親織，以爲天下先。其導民也，不貴難得之貨，不器無用之物。是故其耕不強者，無以養生；其織不強者，無以揜形。有餘不足，各歸其身。衣食饒溢，姦邪不生，安樂無事，而天下太平。故孔丘曾參無所施其善，孟賁成荆無所行其威。

不見可欲，使民心不亂。

欲，貪也。亂，紊也。音辯云：古本皆有民字。○不見有可貪之事物，則民心自然不紊亂矣。蘇曰：見可欲，則民患於不得而至於亂。

（增）（淮南子道應訓）令尹子佩請飲莊王，王曰：許諾。子佩期之於京臺。莊王不往。明日，子佩跳揖，北面立於殿下，曰：昔者君王許之，今不果往，意者臣有罪乎？莊王曰：吾聞子具於強臺。強臺者，南望料山，以臨方皇；左江而右淮，其樂忘死。若吾薄德之人，不可以當此。

樂也，恐留而不能反。故老子曰：不見可欲，使心不亂。

是以聖人之治也，虛其心，實其腹，弱其志，強其骨；

治，理也；理身以理天下也。上无貴尚，則民不妄想，人欲去也。茲不亦虛其心乎？上懷道德，則民抱質朴，天理存也。茲不亦實其腹乎？上守柔和，則民化而相讓氣不暴也。茲不亦弱其志乎？上无嗜欲，則民化而自壯體常健也。茲不亦強其骨乎？能如是，則可使民无知无欲也。此四句有專就修養上解者，然前後文皆有正己化民之意。

常使民無知無欲，使夫知長不敢爲也。

蓋民知貴尚，見可欲則有爭有貪而爲亂，故常宣使之无妄知无妄欲，而使夫智巧之人不敢妄爲也。

爲无爲，則无不爲矣。

无不爲，傅奕孫登同古本。河上公作无不治，亦通。今存古本。○聖人无貴尚之迹，而不見可欲，循自然之理以應事物，莫不有當行之路，則爲出於无爲也。爲出於无爲，則事无不成，物

无不和，乃无不爲矣。

道冲章第四

能用道則无偏尙，故銳自挫，紛自解，光自和，塵自同，而无爭矣。故次之道冲章。

道冲而用之又不足，淵兮似萬物之宗。

冲，虛也。和也。淵者，深也。似者，道不可以指言也。○謂此道虛通而用之，又不足，以其无形也。然而淵深莫測，似萬物之尊祖也。

蘇曰：夫道冲然至无耳，然以之適衆，有雖天地之大，山川之廣，无所不徧，以其无形，故似不足者。淵兮深眇，吾知其爲萬物宗也，而不敢正言之，故曰似萬物之宗祖也。

（增）（淮南子道應訓）趙襄子攻翟而勝之，取左人，終人，使者來謁之。襄子方將食，而有

憂色。左右曰：一朝而兩城下，此人之所喜也。今君有憂色，何也？襄子曰：江河之大也，不過

三日；飄風暴雨，日中不須臾。今趙氏之德行無所積，今一朝兩城下，亡其及我乎！孔子聞

之，曰：趙氏其昌乎！夫憂，所以爲昌也；而喜，所以爲亡也。勝非其難也；持之者其難也。賢主

以此持勝，故其福及後世。齊楚吳越皆嘗勝矣，然而卒取亡焉。不通乎持勝也。唯有道之主能持勝，孔子勁拘國門之關，而不肯以力聞；墨子爲守攻，公輸般服，而不肯以兵知善。持勝者以強爲弱，故老子曰：道冲而用之，又弗盈也。（文子微明篇文略同）

挫其銳，解其紛，和其光，同其塵，湛兮似或存。人能用道以挫情欲之銳，解事物之紛，鑿心鑑而不炫其明，混濁世而不汙其真，則道常湛兮，似乎或在也。

（增）（淮南子道應訓）吳起爲楚令尹，適魏，問屈宜咎曰：王不知起之不肖，而以爲令尹，先生試觀起爲之人也。屈子曰：將奈何？吳起曰：將衰楚國之爵，而乎其制祿，損其有餘而殺其不足；砥礪甲兵，以時爭利於天下。屈子曰：宜咎聞之，昔善治國家者不變其故，不易其常，今子將衰楚國之爵，而平其制祿，損其有餘而殺其不足，是變其故，易其常也。行之者，不利。宜咎聞之曰：怒者，逆德也；兵者，凶器也；爭者，人之所本，逆之至也。且子用魯兵，不宜得志於齊，而得志焉；子用魏兵，不宜得志於秦，而得志焉。宜咎聞之：非禍人不能成禍。

吾固惑吾王之數逆天道，戾人理。至今無禍，差須夫子也。吳起惕然曰：尚可更乎？屈子曰：成形之徒，不可更也。子不苦敦愛而篤行之。老子曰：挫其銳，解其紛，和其光，同其塵。

吾不知其誰之子，象帝之先。

老子言我不知道所從生，似在天帝之先也。蘇曰：道雖常存，終莫得而名之，然亦不可謂无也。故曰：此豈帝之先邪？帝先矣，而又先於帝，則莫或先之矣。

天地不仁，章第五

能用道則能守中，能守中則德合於天地矣，故次之以天地不仁章。

天地不仁，以萬物爲芻狗。

仁者愛之理。○謂天地生育，其仁大矣，而不言仁。其於萬物，譬如結芻爲狗以祭祀。其未陳也，盛以篋衍，中以文繡，非愛也，乃時也。及其已陳也，行者踐其首脊，蘇者取而爨之，非不愛也，亦時也。夫春夏生長，亦如芻狗之未陳；秋冬凋落，亦如芻狗之已陳。皆時也。豈春夏愛之，而秋冬不愛哉？氣至，則萬物皆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也。晉辯云：芻狗，束草爲狗也。

(增) (文字自然篇) 天地不仁，以萬物爲芻狗；聖人不仁，以百姓爲芻狗。夫慈愛仁義者，近狹之道也。狹者入大而迷，近者行遠而惑。聖人之道，入大不迷，行遠不惑，常虛自守，可
以爲極，是謂天德。

聖人不仁，以百姓爲芻狗。

聖人體此道以博愛其仁，亦至矣，而不言仁。其於百姓，亦如天地之於萬物，輔其自然，而不害之，使養生送死無憾，不知帝力何有於我哉？

天地之間，其猶橐籥乎！虛而不屈，動而俞出；

囊底曰橐，竹管曰籥。冶煉之處，用籥以接囊橐之風，系吹鑪中之火。屈者，曲也。音辯云：俞，羊朱切。傳引廣雅云：益也。漢史有民愈病困。○天地之間，虛通而已，亦如竹管之接系，虛而不曲也。氣來則通，氣往則不積。譬彼橐籥之愈動，則此籥無之愈出。鑪中之物既各成器，而橐籥未嘗言仁愛也。

(增) (淮南子道應訓) 王壽負書而行，見徐馮於周。徐馮曰：事者，應變而動。變生於時，故

知時者無常行。書者，言之所出也。言出於知者，知者不藏書。於是王壽乃焚其書而舞之。
故老子曰：多言數窮，不如守中。

多言數窮，不如守中。

萬物之多，百姓之衆，聖人不過推此一道而博愛之，豈區區言仁也？儻多言仁愛而不能體道，則空有其言而无實效，故多言則數窮也；不如同天地守中虛之道，而无偏曲，則萬物自然各得其所也，豈有窮哉？

谷神不死章第六

天地之間，虛絜爲和，而妙用莫測，生育无窮，故次之以谷神不死章。

谷神不死，是謂玄牝。

谷神，猶言虛靈也。不死，猶言无極也。玄牝，言其生物而不見其所以生也。謂虛靈无極，此乃生物之牝而不見其所以生，故曰玄。谷神二字，傳弈云：幽而通也。司馬溫公曰：中虛故曰谷。不測故曰神。蘇曰：谷，至虛而猶有形；谷神，則虛而无形也；虛而无形，尙无有生，安有死邪？謂

之谷神，言其德也。謂之玄牝，言其功也。牝生萬物而謂之玄焉。見其生之而不見其所以生也。

(增) (列子天瑞篇) 有生不生，有化不化；不生者能生生，不化者能化化；生者不能不生，化者不能不化；故常生常化，常生常化者，無時不生，無時不化。陰陽爾，四時爾，不生者疑獨，不化者往復；往復其際不可終，疑獨其道不可窮。黃帝書曰：谷神不死，是謂玄牝；玄牝之門，是謂天地之根。縣縣若存，用之不勤。故生物者不生，化物者不化；自生自化，自形自色，自智自力，自消自息，謂之生化形色智力消息者，非也。

玄北之門，是謂天地根。

門者，指陰陽也，以其一闔一闔往來不窮而言也。陰陽者，以道之動靜而言也。動而曰陽，動極而靜曰陰；動極而靜，靜極復動，開闔不忒，生育无窮。根者，謂天地本於此也。人能於此心之初得之，則知天地之根，无根之根也。玄北之門，无門之門也。谷神，不神之神也，豈有窮盡哉？蘇曰：玄牝之門，言萬物自是出也。天地根，言萬物自是生也。

(增) (文字精誠篇) 老子曰：大道無爲，無爲卽無有，無有者，不居也，不居者，卽虛而無形；無形者，不動，不動者，無言也，無言者，卽靜而無聲。無形無聲者，視之不見，聽之不聞，是謂微妙，是謂至神。縣縣若存，是謂天地之根。

綿綿若存，用之不動。

謂谷神之在天地，綿綿密密而无極也。然視之不可見，聽之不得聞，用之不可既，故曰若存。天地用之而四時行，百物生，未嘗勞也。谷神在人亦然，綿綿密密，生生无窮。以爲本无，孰主此身？以爲本有，竟居何所？故曰：若存善用之者，未嘗勞也。何有終窮哉？此章宜深體之。或有專就修養上解者，然必須認得谷神方可。蘇曰：綿綿，微而不絕也；若存，存而不可見也；詭如，雖終日用之不勞矣。

天長地久章第七

谷神不死，故能生育天地；无私，故能長久，故次之以天長地久。

天長地久。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，以其不自生，故能長生。

有形之長久者莫如天地；天地均由道而生，所以能長且久者，以其安於无私而不自益其生，故能長生也。河上公曰：謂天地長生久壽以喻教人。

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，外其身而身存；

聖人謙下，不與人爭先，而人自然尊之；聖人無爭，不與物爲敵，而物莫能害之。

非以其无私邪？故能成其私。

邪，余遮切，疑辭。○謂聖人謙下無爭，非以其无私邪？此言其實无私也。而人自然尊之，物莫能害之；蓋以其私，故能成其私也。聖人成其私者，非私曲也。非私邪也，謂衆人之自益其生，所以不能得先且存；而聖人之謙下無爭，所以獨能得先且存也。蘇曰：天地生物而不自生，立於萬物之外，故能長生。聖人後其身而先人，外其身而利人，處於衆人之表，故能先且存。如使天地與物競生，而聖人與人爭得，則天地亦一物爾，聖人亦衆人爾，何以大過之哉？雖然，彼其无私，非以求成私也，而私以之成，道則固然爾。

（增）（淮南子道應訓）公儀休相魯，而嗜魚。一國獻魚，公儀子弗受。其弟子諫，曰：夫子嗜

魚弗受何也？答曰：夫唯嗜魚，故弗受。夫受魚而免於相，雖嗜魚，不能自給魚，毋受魚而免於相，則能長自給魚。此明於爲人爲己者也。故老子曰：後其身而身先，外其身而身存。非以其無私邪？故能成其私。一曰：知足不辱。

上善若水章第八

天地不自生而長生；聖人無私而私自成。蓋上善若水而利物，又能不爭而無尤，故次之以上善若水章。

上善若水。水善利萬物而不爭，居衆人之所惡，故幾於道。

幾，近也。水之爲物，得天一之炁，无定形而靡不通，故潤萬物者，莫潤乎水，乃善利也。遇方則方，遇圓則圓，何爭之有？上善之人，則微妙玄通，常善利於人物而不爭，故善亦如水。衆人好高而惡下，水獨處之。上善之人，常謙下也，有此之德，故近於道。易六十四卦，惟謙卦有言而无凶悔吝。河上公曰：上善之人，如水之性。蘇曰：一本道下有矣字。易曰：一陰一陽之謂道，繼之者善也，成之者性也。又曰：天以一生水，蓋道運而爲陰陽，猶氣運而生水也。故曰上善若

水。水者，自然而始成形，故其理同道。无所不在，无所不利，而水亦然。然而既已麗於形，則於道有間矣。故曰：幾於道，然而可名之善，未有若此者也。故曰：上善。

（增）（新書修政語上篇）黃帝曰：道若川谷之水，其出無已，其行無止。故服人而不爲仇，分人而不諱者，其惟道矣；故播之於天下而不忘者，其惟道矣。是以道高比於天，道明比於日，道安比於山。故言之者見謂智，學之者見謂賢，守之者見謂信，樂之者見謂仁，行之者見謂聖人。故惟道不可竊也，不可以虛爲也。故黃帝職道義，經天地，紀人倫，序萬物，以信與仁爲天下先。然後濟東海，入江內，取綠圖，西濟積石，涉流沙，登於崑崙，於是還歸中國，以平天下，天下太平，惟躬道而已。

尤。居善地，心善淵，與善仁，言善信，政善治，事善能，動善時。夫惟不爭，故无

居善地者，可止則止。心善淵者，中常湛靜。與善仁者，稱物平施。言善信者，聲不妄發。政善治者，德惟无私。事善能者，无所不通。動善時者，可行則行。有是德而有是善，夫惟不爭，是以无

過而全德盡善也。蘇曰：有善而不免於人非者，以其爭也。水惟不爭，故兼七善而无尤。

持而盈之章第九

水能善利萬物而不爭，人當功成名遂而身退，故次之以持而盈之章。

持而盈之，不如其已；揣而銳之，不可長保。

已，止也。揣，初委丁果二切，度也。○滿則溢矣，欲持而固之，不如其止。銳則挫矣，欲揣而利之，豈可長保？蘇曰：知盈之必溢，而以持固之，不若不盈之安也。知銳之必折，而以揣先之，不可必恃也。若夫聖人有而不有，尙安有盈？循理而後行，尙安有銳？无盈則无所用持，而无銳則无所用揣矣。

（增）（淮南子道應訓）白公勝得荆國，不能以府庫分人。七日，石乞入，曰：不義得之，又不能布施，患必至矣。不能予人，不若焚之。母令人害我白公弗聽也。九日，葉公入，乃殺太府之貨以予衆，出高庫之兵以賦民，因而攻之，十有九日而擒白公。夫國非其有也，而欲有之，可謂至貪也。不能爲人，又無以自爲，可謂至愚矣。譬白公之番也，何以異於鼻之愛其

子也。故老子曰：持而盈之，不如其已；揣而銳之，不可長保也。

金玉滿室，莫之能守；富貴而驕，自遺其咎。

室字，嚴遵楊孚王弼同古本。遺，贈也。○貪財而輕命，則物在而身亡矣。富貴而驕奢，則喪身而殃後矣。河上公曰：富當極貧，貴當憊賤，而反驕恣，即禍患也。

功成，名遂，身退，天之道。

陰陽運行，功成者退，天之道也。人當效天，故自古及今，功成名遂而身不退者，禍每及之。老子之言，萬世龜鑑。如子房者，乃合天之道也。蘇曰：日中則移，月滿則虧，四時之運，功成者去，天地尚然而况於人爲乎？

（堦）（淮南子道應訓）魏武侯問於李克曰：吳之所以亡者，何也？李克對曰：數戰而數勝。

武侯曰：數戰數勝，國之福，其獨以亡，何故也？對曰：數戰則民罷，數勝則主驕。以驕主使罷民，而國不亡者，天下鮮矣。驕則恣，恣則極物，罷則怨，怨則極慮。上下俱極，吳之亡猶晚矣。夫差之所以自剄於干遂也。故老子曰：功成，名遂，身退，天之道也。

(文子上德篇) 獲兔得而獵犬烹，高鳥盡而良弓藏。功成名遂，身退，天道然也。

載營魄章第十

能功成名遂而身退者，則爲而不恃也，故次之以載營魄章。

載營魄抱一，能無離乎？

營魄，魂魄也。內觀經曰：動以營身之謂魂，靜以鎮形之謂魄。河上公曰：營魄，魂魄也。○魂屬陽，魄屬陰。一者，道之一也；謂身載魂魄，抱道之一，頃刻無離，人能之乎？

專氣致柔，能如嬰兒乎？滌除玄覽，能無疵乎？

專者，靜定不撓之義。疵，黑病也。○夫嬰兒氣專而和柔，謂不撓其無以致和柔，俾常如嬰兒之時，人能之乎？心不虛則不明，不明則不通，謂滌除私欲，使本心精明，如玉之无瑕疵，鑑之无塵垢，則宜觀事物，皆不外乎自然之理，人能之乎？

(增)(淮南子道應訓) 顏回謂仲尼曰：回益矣。仲尼曰：何謂也？曰：回忘禮樂矣。仲尼曰：可矣。猶未也。異日，復見，曰：回益矣。仲尼曰：何謂也？曰：回忘仁義矣。仲尼曰：可矣。猶未也。異日，

復見同坐忘矣。仲尼遽然曰：何謂坐忘？顏回曰：墮支體，黜聰明，離形去知，泐於化通，是謂坐忘。仲尼曰：泐則無善也，化則無常矣。而夫子薦賢，丘請從之後，故老子曰：載營魄抱一，能無離乎？專氣至柔，能如嬰兒乎？

愛民治國，能無以知乎？

王弼孫登同古本。○謂抱一，專氣，滌除等事，既以修身明心，可推充此道以及人物，即愛民治國之本也。循自然之理以應事物，莫不有當行之路，則何以智爲？愛民者非區區愛之，但不害之，即愛之至也。治國者非區區治之，但不亂之，耶治之至也。人能之乎？

天門開闔，能爲雌乎？

天門者，以吾之心神出入而言也。心神本不可以出入，言然而應物爲出，應已爲入，出則開而入則闔，不可不如是而言也。莊子天運篇載正者正也，其心以爲不然者，天門弗開矣。成玄英註亦云：天門者，心也。雌者，言其主靜而和柔也。亦感而後應之義。河上公并蘇註皆作爲雌，一本或作无雌，恐非經義。蓋當經中有知其雄，守其雌也，理亦當作爲雌。○謂吾之心

即天之心，當於一動一靜之際，當為雌柔，使神氣和順，則陰陽之無，一開一闔，亦和順矣。

明白四達，能無以爲乎？古本

明白，虛也；四達，通也。○謂此心虛明坦白，四達皇皇，感而後應，應而常虛，無以私意爲之，人能之乎？蓋此心無爲而無不爲也。無爲是本，無不爲是末。然本末一貫，得其本則以一行萬，而逐處皆是；通乎末則會萬歸一，而無時不中；但人嘗守其本則未自歸一爾。

(增)俞樾按唐景龍碑作「愛民治國能無爲，天門開闔能爲雌，明白四達能無知。」其義並勝，當從之。

(增)（淮南子道應訓）齧缺問道於被衣。被衣曰：正女形，壹女視，天和將至；孺女知，正女度，神將來舍；德將來附。若美而道將爲女居，恣乎若新生之犢，而無求其女言未卒，齧缺繼以驩笑。被衣行歌而去，曰：形若槁骸，心如死灰，真其實知，以故自持，墨墨恢恢，無心可與謀。彼何人哉？故老子曰：明白四達，能無以知乎？

生之畜之，生而不有，爲而不恃，長而不宰，是謂玄德。

畜，養本也。○謂萬物皆根於道而生，本於德而養。然生之而不以爲己有，爲之而不恃其功，至於長成而不爲之主，故萬物各得其所而不知所以然而然，是謂玄德也。聖人體是道而無迹，大化之，是以百姓不知帝力，玄之德也。蘇曰：其道既足以生畜萬物，又能不有不恃，不幸，雖有大德而物莫知之也，故曰玄德。

三十輻章第十一

能抱一，則知无形之用也，故次之以三十輻章。

三十輻共一轂，當其无，有車之用。

輻，車輞也。說文：輪，轅也；轂，輻所輳也。无字絕句。○此假物以明大道虛通之用也。古者制器尚象，車之輻有三十者，以象一月也。車轂虛通，然後運行。故三十輻共一轂，當其无處，乃有車之用也。

（增）（文子上德篇）三十輻共一轂，各直一盤，不得相入，猶人臣各守其職也。

挺埴以爲器，當其无，有器之用。鑿戶牖以爲室，當其无，有室之用。古本

挺，戶連切，和也。埴，說文黏土也，謂挺和黏土以爲器也。半門曰戶，交木曰牖。○器中虛通則能容受，室中虛通則能居處，是當其無處，乃有器與室之用也。莊子曰：「室无空虛則婦姑勃蹊，心无天遊則六鑿相攘。」此亦假物以明吾心虛通之用也。

故有之以爲利，无之以爲用。

故凡有形之以爲利者，皆无形之以爲用也，不特車器室然爾。何以驗之？吾之身有形也，其中有无形者之以爲用也。豈特吾身，凡天地萬物皆然也。

（增）（文子道原篇）故有道即有德，有德即有功，有功即有名，有名即復歸於道。功名長久，終身無咎。王公有功名，孤寡無功名。故曰：聖人自謂孤寡，歸其根本；功成而不有，故有功以爲利，無名以爲用。

五色章第十二

能知无形之用者，則爲腹不爲目矣，故次之以五色章。

五色令人目盲，五音令人耳聾，五味令人口爽。

五色：青，赤，黃，黑，白也。人多以見色爲明，而鮮能反照於无色之色，可謂盲矣。五音：角，徵，宮，商，羽也。人多以聽聲爲聰，而鮮能反聽於无聲之聲，可謂聾矣。五味：酸，苦，甘，辛，鹹也。人多以嗜味爲美，而鮮能反味於无味之味，可謂差失矣。王弼云：爽，差失也。

（增）（莊子天地篇）百年之木，破爲機杼；青黃而文之，其斷在溝中。比機杼於溝中之斷，則美惡有間矣；其於失性一也。跖與曾史，行義有間矣；然其失性均也。且夫失性有五：一曰五色亂目，使目不明；二曰五聲亂耳，使耳不聰；三曰五臭薰鼻，困懷中類；四曰五味濁口，使口厲爽；五曰趣舍滑心，使性飛揚。此五者，皆生之害也。

馳騁田獵，令人心發狂；難得之貨，令人行妨。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，故去彼取此。

本心虛靜，則聖不可知；馳騁田獵，則心逐禽獸，發而爲狂；貴難得之貨，則妨守道之行。爲腹者，守道也。爲目者，逐物也。去，撤也。聖人爲內而不爲外矣。焉肯玩好哉？故去彼色，聲，香，味，田獵，好貨之舉，而取此虛通之道也。然去者非區區去物也，但不貪愛也。雖有五色畢陳，五音

畢奏，五味畢獻，難得之貨畢呈，至於田獵之事，有時乎因除害而爲之，皆不足以撓其心，蓋中有去死取內之道也。

（增）（淮南子道應訓）季子治夏父三年，而巫馬期繞衣短褐，易容貌，往觀化焉。見夜漁者得魚則釋之。巫馬期問焉，曰：「凡子所爲漁者，欲得也。今得而釋之，何也？」漁者對曰：「季子不欲人取小魚也。所得者，小魚，是以釋之。」巫馬期歸，以報孔子，曰：「季子之德至矣！使人聞行若有嚴刑在其側者。」季子何以至於此？孔子曰：「丘嘗問之以治，言曰：『誠於此者刑於彼。』季子必行此術也。故老子曰：去彼取此。」

寵辱章第十二

爲腹不爲目，則知貴身愛身之道，而无辱矣，故次之以寵辱章。

寵辱若驚，貴大患若身。何謂寵辱？寵爲下。

謂寵爲辱根，身爲患本，人多不悟，故發明之。若驚若身之義，具在下文。何謂寵辱？發明也。

答曰：辱因寵至，是寵爲辱根，故寵爲下。

得之若驚，失之若驚，是謂寵辱若驚。

得寵爲榮，失寵爲辱，有寵易有辱，是以達者非特失寵若驚，其得寵亦若驚。至於功成名遂而身退，故无辱也，此所謂寵辱若驚。

何謂貴大患若身？吾所以有大患者，爲吾有身；苟吾无身，吾有何患？

「何謂貴大患若身」者，猶言不輕大患，如不輕此身也。儻輕患而不慮患，輕身而不修身，則自取危亡也。是以君子安而不忘危，存而不忘亡，故終身无患也。「苟」字應吉父司馬公同古本。不言人有大患而言吾有大患者，假身以喻人也。此復答曰：吾之所以有大患者，爲吾有身也。蓋此身一墮濁世，事物交攻，乃大患之本也。苟吾无身，吾有何患？是知有身，斯有患也。然則既有此身，則當貴之愛之，循自然之理以應事物，不縱情欲，俾之无患可也。故貴以身爲天下者，則可以託天下矣；愛以身爲天下者，則可以寄天下矣。古本

一本作「故貴以身爲天下，若可寄天下；愛以身爲天下，若可託天下。」按莊子在宥篇。

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莅天下，莫若無爲。無爲也，而後安其性命之情，故貴以身於爲天下則可以託天下；愛以身於爲天下，則可以寄天下大意。』與古本同。○故貴以身爲天下者，不輕身以徇物也；愛以身爲天下者，不危身以掇患也。託，付也。寄，寓也。先不輕身以徇物，則可以付天下於自然，而各安其安；能不危身以掇患，然後可以寓天下而無患矣。

（增）（莊子在宥篇）自三代以下者，匈匈焉終以賞罰爲事，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！而且說明邪是淫於色也；說聰邪是淫於聲也；說仁邪是亂於德也；說義邪是悖於理也；說禮邪是相於技也；說樂邪是相於淫也；說聖邪是相於藝也；說知邪是相於疵也。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，之入者，存可也，亡可也；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，之入者，乃始櫛卷殫囊而亂天下也。而天下乃始尊之惜之，甚矣天下之惑也！豈直過也而去之邪！乃齊戒以言之，跪坐以進之，鼓歌以饗之，吾若是何哉！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莅天下，莫若無爲。無爲也，而後安其性命之情。故貴以身於爲天下，則可以託天下；愛以身於爲天下，則可以寄天下。

（呂氏春秋仲春紀貴生篇）堯以天下讓於子州支父，子舟支父對曰：以我爲天子，猶可也。雖然，我適有幽憂之病，方將治之，未暇在天下也。天下重物也，而不以害其生，又况於它物乎？惟不以天下害其生者也，可以託天下。

（淮南子道應訓）大王亶父居邠，翟人攻之。事之以皮帛珠玉而弗受，曰：翟人之所求者地，無以財物爲也。大王亶父曰：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，與人之父處而殺其子，吾弗爲。皆勉處矣！爲吾臣與翟人奚以異？且吾聞之也，不以其所養害其養。杖策而去，民相連而從之，遂成國於岐山之下。大王亶父可謂能保生矣。雖富貴，不以養傷身；雖貧賤，不以利累形。今受其先人之爵祿，則必重失之；生之所自來者久矣，而輕失之，豈不惑哉！故老子曰：貴以身爲天下，焉可以託天下；愛以身爲天下，焉可以寄天下矣。文子上仁篇無太王事，餘略同。

視之不見章第十四

知貴身愛身，則可執古之道，御今之有，故次之以視之不見章。

視之不見名曰幾，聽之不聞名曰希，搏之不得名曰微。此三者不可致詰，故混而爲一。

「幾」字孫登王弼同古本。傳弈云：幾者幽而无象也。希，陸德明云：疏也，靜也。搏，手擊也。混，合也。○道无色，視之不可見，故名之曰幾。道無聲，聽之不可聞，故名之曰希。道无形，搏之不可得，故名之曰微。此幾、希、微三者不可推致而詰問之，故合而爲一。河上公曰：夫无色，无聲，无形，口不能言，書不能傳，當受之以靜，求之以神，不可詰問而得也。

其上不皦，其下不昧，

物之在上者多明，在下者多昧。唯此道則在上而不明，在下而不昧。蘇曰：物之有形皆麗於陰陽，故上皦下昧，不可逃也。道雖在上而不皦，在下而不昧，不可以形數推也。

繩繩兮不可名，復歸於无物。

此道繩繩而不絕，然而終不可名也，故復歸於无物。蘇曰：繩繩，運而不絕也。人見其運而不絕，則以爲有物矣，不知其卒歸於无也。

是謂无狀之狀，无物之象，是謂芴芒。古本

音辯云：芴音忽，芒，虛往切。於无非无，曰芴。於有非有曰芒。淮南子揚雄傳亦同。古本莊子至樂篇曰：天无爲以之清，地无爲以之甯，故兩无爲相合，萬物皆化。芒乎，芴乎，而无從出乎。芴乎，芒乎，而无有象乎？萬物職職，皆從无爲殖。「芒」字在莊子註中。音荒，又呼冕反。○謂道不可以狀言，而萬狀由之而著，故曰无狀之狀。道不可以象言，而萬象由之而見，故曰无物之象。道不可以有无言，是謂芴芒。芴則於无非无，芒則於有非有也。蘇曰：狀，其著也；象，其微也；无狀之狀，无物之象，皆非无也。有无不可名，故謂之芴芒。

（韓非子解老篇）人希見生象也，而得死象之骨，案其圖以想其生也。故諸人之所以意想者，皆謂之象也。今道雖不可得聞見，聖人執其見功以處見其形，故曰：無狀之狀，無物之象。

（淮南子道應訓）田駢以道術說齊王，王應之曰：寡人所有，齊國也。道行難以除患，願聞國之政。田駢對曰：臣之言無政，而可以爲政；譬之若林木無材，而可以爲材。願王察其

所謂，而自取齊國之政焉。已雖無除其患害，天地之間，六合之內，可陶冶而變化也。齊國之政，何足問哉！此老聃之所謂無狀之狀，無物之象者也。若王之所問者，齊也。田駢所稱者，材也。材不及林，林不及雨，雨不及陰陽，陰陽不及和，和不及道。又略見文子微明篇。

迎之不見其首，隨之不見其後，於无非无，於有非有，故迎之不見其首，隨之不見其後。蘇曰：道无所不在，故前後不見。一作故无前後可見。

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，能知古始，是謂道紀。

御，釋文，理也。○虛誦之道，自古固存，當持此以理今之事物也。能知自古生物之始，此乃常道之綱紀，執古道以御今，如網有綱紀而不紊也。此章有專就修養上解者，謂幾爲神，希爲精，微爲絜，然必識此道方可。

古之善爲士章第十五

執古御今之道在乎不盈，故次之以古之善爲士章。

古之善爲士者，微妙玄通，深不可測。夫惟不可測，故強爲之容。古本

善爲士者，謂善能體道之人也。惟其善能體道，故其心微妙，而與物冥通，淵深而不可測也。今有若人，豈讓於古，夫惟不可測，故強爲善爲士之形容，謂下文也。

俞越按河上公註曰：謂得道之君也。則「善爲士者」當「作善爲上者」。「上」與「士」形似而誤耳。

豫兮若冬涉川，猶兮若畏四鄰，

古本下七句皆有「兮」字。○豫，象屬，先事而疑。此形容善爲士者，循理應物，審於始而不躁進也。猶，灑屬，後事而疑。此形容善爲士者，應物既已而尚若畏四鄰，蓋謹於終而常不放肆也。

儼兮其若容。古本

容，一作容，非也。○謂兒童而若正顏容也。蘇曰：无所不欽，未嘗惰也。

渙兮若冰之將釋，敦兮其若朴，

融而化也，厚而純也。

曠兮其若谷，渾兮其若濁。

虛而通也，不殊俗也。已上皆言若者，謂善爲士者形諸外有如此，而其中則不可得而測也。
（增）（文子上仁篇）古之善爲天下者，無爲而無不爲也。故爲天下有容，能得其容，無爲而有功，不得其容，動作必凶。爲天下有容者，豫兮其若冬涉大川，猶兮其若畏四鄰，儼兮其若容，渙兮其若冰之液，敦兮其若樸，混兮其若濁，廣兮其若谷，此爲天下容。豫兮其若冬涉大川者，不敢行也；猶兮其若畏四鄰者，恐自傷也；儼兮其若容者，謙恭敬也；渙兮其若冰之液者，不敢積藏也；敦兮其若樸者，不敢廉成也；混兮其若濁者，不敢清明也；廣兮其若谷者，不敢盛盈也；進不敢行者，退不敢先也；恐自傷者，守柔弱不敢矜也；謙恭敬者，自卑下，尊敬人也；不敢積藏者，自損弊不敢堅也；不敢廉成者，自虧缺，不敢全也；不敢清明者，處濁辱而不敢新鮮也；不敢盛盈者，見不足而不敢自賢也。夫道退，故能先；守柔弱，故能矜；自卑下，故能高人；自損弊，故實堅；自虧缺，故盛全；處濁辱，故新鮮；見不足，故能賢。

道無爲而無不爲也。

孰能濁以靖之而徐清？

靖一作靜。然靖訓安，接下文，義相貫。「而」字王弼同古本。○謂心雖應物而誰能濁之，以

其能安定之而徐自清也。

孰能安以久動之而徐生。

久字絕句。○謂此心誰能安定以久而不復應物哉？感之而徐自生也。

保此道者不欲盈。夫惟不盈，故能敝不新成。

保守此道者常虛其心，不欲使人欲充塞其中也。夫惟虛故能循自然之理以應萬變而依然如故也。

（增）（淮南子道應訓）孔子觀桓公之廟，有器焉，謂之宥卮。孔子曰：善哉！予得見此器，願

曰：弟子取水，水至，澆之。其中則正，其盈則覆。孔子造然革容，曰：善哉！持盈者乎！子在側，

曰：請問持盈。曰：益而損之。曰：何謂益而損之？曰：夫物盛而衰，樂極則悲，日中而移，月盈而

虧。是故聰明睿智，守之以愚；多聞博辨，守之以陋；武力毅勇，守之以畏；富貴廣大，守之以儉；德施天下，守之以讓。此五者，先王所以守天下而弗失也。反此五者，未嘗不危也。故老子曰：服此道不欲盈。夫唯不盈，故能弊而不新成。文子十守篇文略同。

致虛極章第十六

不盈之道，雖歿身而不殆，故次之以致虛極章。

致虛極，守靜篤，萬物並作，吾以觀其復。

作，動也。復，會服，反也。○吾心之初，本來虛靜，出乎自然，初不待致之守之。逮乎感物而動，則致守之功，不容一息間斷矣。是以老子教人致虛守靜，致虛之極，守靜之篤，則不離於初，不離於初，則萬物並動，而吾能以是觀其復歸於虛靜也。夫惟虛靜，然後能動而有常。在易，陰極而一陽反生於下，謂之復。復則生生之道，常久而不已也。蓋動自靜來，動極復靜矣，非虛極而靜篤者不能觀之。雖然，致虛守靜，非謂絕物離人也。萬物无足以撓吾本心者，此真所謂虛極靜篤也。蘇曰：致虛不極，而有未忘也。守靜不篤，則動未忘也。丘山雖去，而微塵未淨。

未爲極與篤也。蓋致虛存虛，猶未離有，守靜在靜，猶陷於動，而况其他乎？不極不篤，而責虛靜之用，難矣！

（增）（淮南子道應訓）尹需學御三年而無得焉。私自苦痛，常寢想之中夜，夢受秋駕於師。明日往朝，師望而謂之曰：吾非愛道於子也，恐子不可子也。今日教子以秋駕，尹需反走，北面再拜，曰：臣有天幸，今夕固夢受之。故老子曰：致虛極，守靜篤，萬物並作，吾以觀其復也。

（文子道原篇）老子曰：聖人忘乎治人而在乎自理，貴忘乎勢位而在乎自得，即天下得我矣。樂忘乎富貴而在乎和，知大己而小天下，幾於道矣。故曰：致虛極也，守靜篤也，萬物並作，吾以觀其復。

凡物歸根，各歸其根，歸根曰靜，靜曰復，復命曰常。

凡物歸根，傅奕云：古本如此。歸字，玉篇音云：又音運，物數亂也。一本作夫物芸芸，莊子在宥篇曰：萬物芸芸，各復其根。「芸」字，成玄英疏云：衆多也。玉篇與韻略訓芸字皆云：香草也。

今從古本。○此假物以喻人也。凡物數雖紛亂，然而无有不歸其根者。蓋一陽生於子，冬至也。物各生其本而動至巳，而其葉茂盛，是陽動之極也。動極而靜，靜而生陰。一陰生於午，夏至也。物各歸其根而靜至亥，而其葉凋零，是陰靜之極也。靜極復動，一陽復生於子，於是乎生生之道有常。故歸根曰靜，靜曰復命，復命曰常。命猶令也。天所賦爲命，萬物受之而生也。常者久也，復命則常久也。在人言之，根者本心也，歸根者反本心之虛靜也。吾心之初，本來虛靜，於此可以見道之令也。即天之所賦者，故靜篤則可以復道。虛通之令而有常也。然則不歸根則不能靜，不能靜則是牽於物欲，不能復道。虛通之令而常久也。故致虛之極，在乎守靜之篤也。周茂叔得之於此心之初，是以有靜虛動直明通公溥之說，又有說通誠復之論，及主靜之語。夫虛靜者如明鏡止水，物來則通，通而一點无私，則常應而常虛靜矣。豈不可以復命而常久也。蘇曰：苟未能自復於性，雖止動息念以求靜，非靜也。故歸根然後爲靜。○憑伏讀老氏此經，惟言心，未嘗言性。而子由註此經，屢言性何也。易繫曰：一陰一陽之謂道，繼之者善也，成之者性也。語曰：「性相近也，習相遠也。」中庸曰：「天命之謂性。」自是

而下，言性者紛紛。故諸儒因孟軻性善之說，有復性之論。然原堯之授舜曰「允執厥中」，老氏亦有「不如守中」之語。舜之授禹曰「人心惟危，道心惟微，惟精惟一，允執厥中」。亦不言性，所謂道性卽本心也。常虛常靜，能應萬事而不失其正者也。惟其虛靜，故微妙而難明，當於其通處明之，則得之矣。

知常曰明，不知常，妄作凶。

知常久通生之妙，實根於虛靜者，謂之明也。不知此者妄動而凶，遂與誠通誠復者異也。吁！草木之不夭於斤斧者，猶能抱虛絜以歸根復命而常生。惟人爲物靈，不能極虛篤靜以歸根復命，遂使私欲得以害之，自失其常，是反不如草木也已。河上公曰：不知道之常，妄作奸凶巧詐，則失神明，故凶。蘇曰：不以復性爲明，則皆世欲之智，雖自謂明而非明也。

知常，容，容乃公。

知常久自然之道，則虛通而无不包容也。无不包容，乃无私也。河上公曰：能知道之所常，則能去情欲，无所不包容也。无不包容則公而无私，乘邪莫當。

公乃王，王乃天，天乃道，道乃久，歿身不殆。

王者，天下歸往之稱；惟其无私，故天下之人往而歸之。王乃如天之不言而行，无爲而生；不言而行，无爲而生，乃虛通而大也。虛通而大，則常久自然；常久自然，則終身不危殆矣。自知常容之後，皆人欲盡淨而天理流行，何危殆之有也？河上公曰：公正則可以爲天下王，能王德合神明，乃與天通，德與天通則與道合同，與道合同，乃能長久。能公，能王，通天，合道，四者純備，道德弘遠，无殃无咎，乃與天地俱歿，不危殆也。

太上章第十七

得致虛守靜之道，則功成名遂，而民皆曰自然，故次之以太上章。

太上，下知有之；其次，親之；其次，譽之；

太上者，太古君上也。譽，稱美也。○太古在上之君，无爲无欲，道化流行，不見其迹，下民各得其所，但知有君而已。其次之，君漸不及古，仁義旣彰，民雖親愛而稱美之；然朴自此散，不如相忘於道德也。蘇曰：以道在宥天下，而未嘗治民，不知其所以然，故亦知有之而已。以仁義

治天下，其德可懷，其功可見，故民得親譽之，其名雖美而厚薄自是始矣。

（增）（韓非子難三篇）今有功者必賞，賞者不得君力之所致也；有罪者必誅，誅者不怨上，罪之所生也。民知誅罰之皆起於身也，故習功利於業而不受賤於君。太上，下智有之；此言太上之下民無說也。安取懷惠之民？上君之民無利害，說以悅近來遠，亦可舍已。

（淮南子主術訓）是故得道者不爲醜飾，不爲僞善。一人被之而不喪，萬人蒙之而不褻。是故重爲惠若重爲暴，則治道通矣。爲惠者，尙布施也；無功而厚賞，無勞而高爵，則守職者懈於官，而游居者兩於進矣。爲暴者，妄誅也；無罪者而死亡，行直而被刑，則修身者不勸善，而爲邪者輕犯上矣。故爲惠者生姦，而爲暴者生亂。姦亂之俗，亡國之風。是故明主之治，國有誅者，而主無怒焉；朝有賞者，而君無與焉。誅者不怨君，罪之所當也；賞者不德上，功之所啟也。民知誅賞之來皆在於身也，故務功修業，不受贖於君。是故朝廷蕪而無迹，田野辟而無草，故太上下知有之。

其次畏之，侮之。

大朴既散，人僞日生。又其次之君，道之以政，齊之以刑，民免而无恥，雖畏之而亦悔之也。蘇曰：以政齊民，民非不畏也，然力之所不及，則悔之矣。

故信不足，焉有不信焉。

信，誠也。「焉」字河上公同古本。○故上之誠信不足，則下亦有不誠信者矣。蘇曰：吾誠自信，則以道御天下足矣。惟不自信，而加之以仁義，重之以刑政，而民始不信矣。

猶乎其貴言哉，功成事遂，百姓皆曰我自然。

「兮」「哉」「曰」三字，嚴遵同古本。○聖人誠信既足，其於言也，尙且貴之而不輕發，則民自誠信矣。故功成事遂，百姓不知帝力，皆曰我自然，此乃相忘於道德也。河上公曰：太古之君，舉事猶重於言，恐離道殊自然也。功成事遂太平也。百姓不知君上之德，淳厚而以為當自然也。

大道廢章第十八

太古之時，上下相安，去古既遠，寢失自然，故次之以大道廢章。

大道廢，有仁義焉；

廢，毀也。仁者愛之理，義者事之宜。○大道未嘗廢，廢之者人也。自大道毀而有仁義之名也。蘇曰：大道之隆也，仁義行於其中而民不知，道既廢而後仁義見矣。音辯云：四句下俱有焉字。

知惠出，有大僞焉；

知訓知也，惠訓儻也。○知惠者出，去質尙文，使天下不任其真，是以有大僞也。蘇曰：世不知道之足以贍足萬物也，而以知惠加之，於是民始以僞報之矣。

六親不和，有孝慈焉；國家昏亂，有貞臣焉。

六親，父，子，兄，弟，夫，婦也。「貞」字，嚴遵王弼同古本，世本多作忠，蓋避諱也。○六親和則誰非孝慈？國家治則誰非貞臣？大道不廢則安取仁義？故六親不和，然後有孝慈之名；國家昏亂，然後有貞臣之號；亦猶大道廢而後有仁義也。大道固有常矣，孰若循其自然而不知以爲孝慈，處其當然而不知以爲貞，相愛而不知以爲仁，適宜而不知以爲義，平平蕩蕩，由於

中而不知所以然，豈不正直哉？雖有智謀惠黠者出，而无隙可窺，无迹可徇，无所容其情僞，則相化而反其真矣。太古之風，可以復見，孰謂大道可廢邪？蘇曰：六親方和，孰非孝慈？國家方治，孰非忠臣？堯非不孝也，而獨稱舜，无瞽瞍也。伊尹周公非不忠也，而獨稱龍逢比干，无桀紂也。酒澤之魚，相喻以濕，相濡以沫，不如相忘於江湖。

（增）（淮南子道應訓）魏文侯觸諸大夫於曲陽，飲酒酣，文侯喟然嘆曰：吾獨無豫讓以爲臣乎！塞重舉白而進之，曰：請浮君！君曰：何也？對曰：臣聞之，有命之父母，不知孝子；有道之君，不知忠臣。夫豫讓之君，亦何如哉？文侯受觴而飯，不獻，曰：無管仲鮑叔以爲臣，故有豫讓之功。故老子曰：國家昏亂，有忠臣。

絕聖棄知去聲章第十九

大道廢而有聖知仁義巧利之弊，故次之以絕聖棄知章。

絕聖棄知，民利百倍。吉本

聖知本欲以利民，而其未必至害民；蓋聖知之迹彰，則寢失无爲之化也。上失无爲，則下多

妄作，民遭其害；故絕棄世俗之所謂聖知之事，則民百倍其利矣。河上公曰：絕聖棄知，反无爲也。蘇曰：非聖知不足以知道，使聖知爲天下，其有不以道御物者乎？然世之人不足以知聖智之本，而見其末，以爲以巧勝物者也，於是馳騁於末流而民始不勝其害矣。故絕聖棄知，民利百倍。

（增）（淮南子道應訓）跖之徒問跖曰：盜亦有道乎？跖曰：奚適其有道也！夫意而中藏者，聖也；入先者，勇也；出後者，義也；分均者，仁也；知可否者，智也。五者不備而能成大道者，天下無之。由此觀之，盜賊之心，必託聖人之道而後可行。故老子曰：絕聖棄智，民利百倍。

（文字道原篇）已見道可道條下。

絕仁棄義，民復孝慈。

復，反也。○仁義本欲以治民，而其末必至亂民，蓋仁義之名顯，則寢失自然之本也。上失自然，則下生人僞，民鮮貞良；故絕棄世俗之所謂仁義之事，則民復孝慈而不知以爲孝慈矣。孟子曰：「孩提之童，无不知愛其親者；及其長也，无不知敬其兄也。」親親，仁也；敬長，義也。

然則孩提之童，自然如此，初不知爲仁義也。蘇曰：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，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，仁義所以爲孝慈矣。然及其衰也，耦仁義之名以要利於世，於是子有遺父而父有虐子，此則仁義之迹爲之也。故絕仁棄義，則民復孝慈。

絕巧棄利，盜賊无有。

巧利本欲以便民，而其未必至撓民；蓋巧利之習勝，則寔失淳朴之風也。上攻巧利，則下多姦貪，以至爲盜；故絕棄世俗之所謂巧利之事，則盜賊无有矣。蓋聖知仁義巧利非亂天下，而天下後世必有斯亂，故當絕棄之也。蘇曰：巧，所以便事也；利，所以濟物也；二者非以爲盜，而盜賊不得則不行。故絕巧棄利，則盜賊无有。

三者，以爲文不足也。古本

王弼同古本。○謂聖知仁義，巧利三事所當棄絕者，以爲文不足，以代民，當反其本矣。不可使文勝質也。

故令有所屬，見素抱朴，少私寡欲。

昔辯云令善也。王弼司馬公註作平聲，今從古本。屬釋文，連也。素釋文，質之始也。說文：木素也，以譬人之質朴也。莊子曰：同乎无知，其德不離；同乎无欲，是謂素朴。○故善者有所連，屬不離素朴，則民見素抱朴，自然私少欲寡矣。屬者接續之義，謂接續上古之素朴，絕棄後世。聖知仁義巧利之事也。河上公曰：見素者，當見素守真，不尚文飾也。抱朴者，當抱其質朴以示下，故可法則。

絕學无憂章第二十

絕聖棄知，循乎自然，則无憂患；故次之以絕学无憂章。

絕学无憂

絕外學之僞，循自然之真，則无憂患。孟子曰：「人之所不學而能者，其良能也。所不慮而知者，其良知也。」朱文公註上：「良者，本然之善也。」程子曰：「良知良能，皆无所由，乃出於天，不係於人。」然則老氏絕學之意，其使人反求諸己，本然之善，不至逐外失真，流於僞也。君子學以致其道，後世徒學於外，不求諸內，以致文滅質，博溺心。聖人有憂之，故絕外學之

偽。孔子未嘗不學，然所學者道也。故曰：「賜也，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？」對曰：「然。非與？」曰：「非也，予一以貫之。」

唯之與阿，相去幾何？善之與惡，相去何若？

唯，恭應也。阿，慢應也。幾（上聲）何，多少，何如也。體道之士，自然謹善，无慢與惡，蓋明本心元善也。但循天理而發，則全乎善；縱人欲而發，則流乎惡。故老子舉唯阿善惡相去何若，教人省察之方。此與舜之「惟精惟一」之意同。未明乎道者，當觀唯阿善惡未發之時，方寸湛然，純乎天理，无有不善，此乃本心也。至於唯阿善惡將發之時，相去多少，相去何似，不過特在乎此心一發之間耳。則知唯與善，循乎天理也；阿與惡，牽於人欲也。於此治之，常守本心之正，去人欲以循天理，易慢爲恭，改惡爲善，則天下无餘學矣。若不求之於內，而徒學之於外，皆僞也。儻不絕僞學，有甚憂者在。周茂叔曰：「誠无爲幾善惡。」又曰：「誠則无事矣。」

人之所畏，不可不畏。

慢與惡，逆乎天命，皆人之所畏，不可不畏。君子所以謹其獨也。嘗觀人之不畏者，乃其平日

僞學之荒，不明真道，故外爲恭善之虛文，內爲慢惡之實事也。

（增）（淮南子道應訓）成王問政於尹佚曰：吾何德之行而民親其上？對曰：使之以時而敬順之。王曰：其度安至？曰：如臨深淵，如履薄冰。王曰：懼哉！王人乎？尹佚曰：天地之間，四海之內，善之，則吾畜也；不善，則吾讎也。昔夏商之臣，反讎桀紂而臣湯武，宿沙之民皆自攻其君而歸神農，此世之所明知也，如何其無懼也？故老子曰：人之所畏，不可不畏也。

荒兮其未央哉！

「央」音辯，云中正也。○謂衆人之荒於外學，其未知真道之中正哉。此與儻也。人不知自然之道，則處事接物，牽於人欲，或偏或倚，或過或不及也。

衆人熙熙，如享太牢，如登春臺，我獨怕兮其未央，如嬰兒之未咳；

「熙熙」音辯，云喜聚貌。大牢：牛羊豕也。欲以之祭，爲牢以養之，故皆曰牢。我者，老子自稱。怕音薄，靜也。說文：无爲也。咳，何來切。張玄：靜與古本同。集韻：通作孩。說文：小兒笑貌。一云：子生周歲而能別人。○聖人之心，淡然无欲，謂衆人熙熙然悅樂，僞學恣縱情欲，如享太牢之

味，如登春臺而觀，遂外失真而不自覺。我獨靜居情欲未兆之始，如嬰兒之未有分別也。蘇曰：人皆溺於所好，其美如享太牢，其樂如登春臺，翫然從之而不知其非。唯聖人深究其妄，遇之怡然不動，如嬰兒之未孩也。

俞樾按「如春登臺」與十五章「若冬涉川」一律。河上公本作「如登春台」，非是。儻儻兮其若不足，似无所歸。

此句，王弼同古本。河上公作「乘乘兮若无所歸」。嚴遵作「若无所之」，今從古本。儻力追切。說文：垂貌。博雅云：瘦貌。○聖人之心常虛常靜，无去无來，故儻儻兮外无文飾，其若不足，內不離道，似无所歸也。

衆人皆有餘，而我獨若遺。

聖人之心，无得无失。衆人皆以僞學爲有餘，而我與道合同，實无所得，故獨若失也。

我獨愚人之心也哉！沌沌兮！

晉辯云：沌，管圍，不分貌。世本「作純純」，又省「獨」字，今從古本。○聖人之心，渾然天理，

終日如愚，謂我獨愚蒙人之心也。哉，沌沌兮，混然不分也。

俗人皆昭昭，我獨若昏。

王弼同古本。世本无「皆」字。○謂俗人皆逐境爲明，我獨守道如昧。

俗人皆察察，我獨若閔閔。

古本與傳奕本作「閔閔」，莫昆切。有訓作「昏昧不分別」者。河上公及諸家並作「閔

閔」，音同，又省「皆」字，「若」字。韓文公古賦有「獨閔閔其曷已兮，憑文章以自宣詳

真。此「閔閔」字註云：一作閔閔，正與此合，今從古本。○謂俗人皆察察用智，我獨閔閔存

澹兮若海，飄兮似无所止。

「澹」音辯，音談，水深貌。河上公作忽。「飄」字梁帝簡文同古本。王弼作颺，今從古本。

○謂澹兮深不可測，故若海也。飄兮无所係，故似无所止也。

衆人皆有以，我獨頑似鄙。

謂衆人皆有用，我獨頑然不變，似鄙陋也。河上公曰：以有爲也。頑，无爲也。鄙，若不逮也。蘇曰：人各有能，故世皆得而用之；望人才全德備，若无所施，故疑於頑鄙。

俞樾按「似」當讀爲「以」。古「以」似通用「頑似鄙」，猶言「頑而鄙」也。

我獨異於人而貴求食於母。

「食」音辯；音嗣。○食者，養人之物，人之所不可无者也。母者，指道而言也，謂我所以獨異於人者，而貴求養於道也。

孔德之容章第二十一

既能絕學，則唯道是從也；故次之以孔德之容章。

孔德之容，唯道是從。

孔，甚也。容，包含也。○甚有德之人，无不包容，其所以无不包容者，蓋唯道之是從也。

道之爲物，惟芒惟勞。

「芒勞」字註解，已具第十四章。○道本不可以物言，此言爲物者，蓋萬物皆出於道也。道

不可以有無言，故曰惟芒惟芴。

芴兮芒兮，中有象兮；芒兮芴兮，中有物兮。

王弼司馬公同古本。別本作「其中有象，其中有物」。今從古本。○謂以道爲無則非，無以道爲有則非有，故曰：「芴兮芒兮，芒兮芴兮。」然而萬象由斯而見，萬物由斯而出，故曰：「中有象兮，中有物兮。」蘇曰：道非有無，故以芒芴言之。然及其運而成象，著而成物，未有不出於芒芴者也。

幽兮冥兮，中有精兮；其精甚真，其中有信。

楊孚同古本。一本作「窈兮冥兮，其中有精」。今從古本。信，說文云：誠也。○謂道既不可以有無言之，則幽微冥昧矣；然而中有至精也，至精無妄，故曰甚真，則是其中有誠信矣。萬物莫不由是而生。人爲物靈，其本心真實無妄，凜不可欺，能於日用之間，循乎自然之理，而真實無妄，則事事物物莫不各有當行之路，合乎天之道也。中庸曰：「誠者，天之道也；誠之者，人之道也。」周茂叔曰：「誠者聖人之本。」又曰：「聖，誠而已矣。」然則何須外學之偽？

故孔德之容，唯道是從也。

（增）（淮南子道應訓）晉文公伐原，與大夫期三日，三日而原不降。文公令去之。軍吏曰：原不過一二日，將降矣。君曰：吾不知原三日而不可得下也，以與大夫期，盡而不能，失信得原，吾弗爲也。原人聞之，曰：有君若此，可弗降也。遂降。溫人聞，亦請降。故老子曰：窈兮冥兮，其中有精，其精甚真，其中有信，故美言可以市，尊美行可以加人。

自今及古，其名不去，以閱衆甫。吾奚以知衆甫之然哉！以此。

「自今及古」嚴遵王弼同古本。一作「自古及今」。閱，如閱人之閱。甫，始也。「奚」字，古本。此「者謂真道也。○道无名，然天地人物，非此則不能生，故其生天地人物之名，自今及古，自然不去，以閱衆始也。衆始則有終，道則无始无終，所以能閱衆始也。老子自謂吾奚以知衆始之所以然哉！以此真道也。蘇曰：聖人之所以知萬物之所以然者，能體道而不去故也。」

俞樾按「甫」與「夕」通；「衆甫」有衆夕也。

曲則全章第二十二

唯道是從，則可以抱一而為天下式矣。故次之以曲則全章。

曲則全，枉則正。

「正」字王弼同古本，一作直。○曲已以從道則全，枉已以從道則正。蘇曰：聖人勸必循理，理之所在，或直或曲，要於通而已。通故與物不迂；不迂，故全也。直而非理，則非直也。循理雖枉，而天下之至直也。

（淮南子道應訓）晉公子重耳出亡過晉，無禮焉。釐負羈之妻謂釐負羈曰：君無禮於晉公子，吾觀其從者皆賢人也。若以相夫子反晉國，必伐曹。子何不先加德焉？釐負羈遺之壺餼而加璧焉。重耳受其餼而反其璧，及其反國，起師伐曹，剋之。令三軍無入釐負羈之里。故老子曰：曲則全，枉則直。

窪則盈，敝則新。

窪管蛙，當作窾，凹也。汙下也。敝，敗衣也。一作弊，困也。當作敝。○地之窾下者則水趨之，必盈。

此譬人之德行，皆當持謙也。物之凋敝者，則春生之又新，此譬人之窮達，皆當循理也。地與物不過无妄而已。

少則得，多則惑，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。

真道一則无失，外學雜則擾亂，是以聖人抱道之一爲天下法。河上公曰：自從少則得多也。天道祐謙，神明託虛也。多財者惑於守身，多學者惑於所聞也。抱守也，式，法也。聖人守一，乃知萬事，故能爲天下法式。蘇曰：道一而已，得一則无不得矣。多學而无以一之，則惑矣。抱一者，復性者也。蓋曲則全，枉則直，窪則盈，敝則新，少則得，多則惑，皆抱一之餘也。故以抱一終之。

不自見，故明；不自是，故彰；不自伐，故有功；不自矜，故長。夫惟不爭，故天下莫能與之爭。

見音現。彰，明也。○有道而不自顯露，故明；有德而不自爲是，故彰。自稱曰伐，有功而不自稱，故有功。自恃曰矜，有所長而不自恃，故長。夫惟道未嘗與人爭，而其尊无上，其功无等，其先

无競。是以孔德之容，唯道是從也。見天下有好高爭先，伐功矜長之人，則曲己以讓之，枉己以遜之，不起慢辭，不興惡意，此非從其人也。實以全吾道也。惟其不競，故其久也。天下莫能與之競。河上公曰：聖人不自以為是而非人，故能彰顯於世。伐，取也。聖人德化流行，不自取其美，故有功於天下。矜，大也。聖人不自貴大，故能長生不危也。蘇曰：不自是，不自伐，不自矜，皆不爭之餘也，故以不爭終之。

古之所謂曲則全者，豈虛言哉？誠全而歸之。

誠，信也。○謂古之所謂曲己以從道則全者，豈是虛言？信全而歸之也。蓋道全而生之，吾當全而歸之矣。蘇曰：世以直為是，曲為非，將循理而行於世，則有不免於曲者矣。故終篇復言曰：「此豈虛言哉？誠全而歸之。」夫所謂全者，非獨全其身也，內以全身，外以全物，物我兼全而復歸於性，則其為直也大矣！

（增）（淮南子道應訓）趙簡子死，未葬，中牟入齊。已葬五日，襄子起兵攻圍之，未合，而城自壞者十丈。襄子擊金而退之，軍吏諫曰：君誅中牟之罪而城自壞，是天助我，何故去之？

襄子曰：吾聞之叔向曰：君子不乘人於利，不迫人於險，使之治城，城治而後攻之。中牟聞其義，乃請降。故老子曰：夫唯不爭，故天下莫能與之爭。

希言自然章第二十二

能抱一為天下式，則无飄暴之行矣。故次之以希言自然章。

希言自然。

「希」陸德明云：疏也，靜也。○希疏之言，出乎自然，可以傳之无窮，用之无盡也。蘇曰：言出於自然，則簡而中；非有其自然而強之，則煩而難信矣。故曰：道之出口，淡乎其无味，視之不足見，聽之不足聞，用之不可既，此所謂希言矣。

故飄風不崇朝，暴雨不崇日。

「飄」說文云：回風也。音辯云：疾也。崇一作終。假此以譬人之暴戾，不能久也。

孰為此者？天地。天地尚不能久，而况於人乎？

謂誰為此飄風暴雨，乃是天地也。天地尚不能久為飄暴，而况人而暴戾，可以久乎？河上公

曰：孰，誰也。天地所以忽爲飄風暴雨，尙不能使終朝至暮，何況於人欲爲暴卒事也？

故從事於道者，道者同於道，德者同於德，失者同於失，同於道者，道亦得之；同於德者，德亦得之；同於失者，失亦得之；信不足，有不信。

謂人之所以從事於道者，有感則有應也。有道者，同於有道之人；有德者，同於有德之人；蓋道同而德合也。然失道者，則同於失道之人；故同於道者，有道者亦與之相得；同於德者，有德者亦與之相得；而同於失者，則失道者亦與之相得；此乃同聲相應，同氣相求也。是知人之言行，當疏通安靜，不當如飄風暴雨也。蓋疏通安靜，則有疏通安靜者應之；暴戾，則有暴戾者應之也。上之誠信不足，則下亦有不誠信者應之矣。河上公曰：君信不足於下，下則應君以不信也。

（增）（淮南子道應訓）大司馬捶鉤者年八十矣，而不失鉤芒，大司馬曰：子巧邪？有道邪？曰：臣有守也。臣年二十，好錘鉤於物，無視也；非鉤，無察也。是以用之者必假於弗用也，以長得其用，而况持無不用者乎？物孰不濟焉？故老子曰：從事於道者，同於道。

俞樾按：下「道者」二字衍文。

跂者不立章第二十四

既无飄暴之行，則安有自見，自是，自伐，自矜之事哉？故次之以跂者不立章。

跂者不立，跨者不行。

跂，去智切。舉踵也。跨，枯化切。越也。○立而跂，欲高於人也；然豈可久立邪？行而跨，欲越於人

也；然豈可久行邪？跂也，跨也，以譬人之好高爭先，所立所行不正，不可以常久也。

自見者不明，自是者不彰。

世俗之人，皆欲自顯自是，故不明不彰。

自伐者无功，自矜者不長。其於道也，曰餘食贅行，物或惡之，故有道者

不處。

有功而自稱者，喪其功；有所長而自恃者，失其長。此跂跨，自見，自是，自伐，自矜，六者之於道

曰餘食贅行。餘食，則是人之所棄；贅行，則非本體之正，是以物或惡之。故有道之士，不爲此

等餘贅之事也。蘇曰：譬如飲食，適飽而已，有餘則廢。譬如四體，適完而已，有贅則累。

有物混成章第二十五

不自見，自是，自伐，自矜，則能反身而求，是道於吾心之初也。故次之以有物混成章。

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。

道本不可以物言；然不曰有物，則无以明道。而言混成，則混然而成，乃自然也。但求之於吾心之初，則得之矣。有天地然後萬物生；道先天地生，則非物也。道本无生，亦以其生物而言。蘇曰：夫道非清，非濁，非高，非下，非來，非去，非善，非惡，混然而成體，其於人爲性，故曰：「有物混成。」此未有知其生者，蓋湛然常存，而天地生於其中爾。

宗兮窈兮，獨立而不改，周行而不殆，可以爲天地母。

宗，古寂字。「窈」字，王弼與古本同。河上公作寥。韻略云：寂，窈，无聲也。寂，寥，空也。按莊子天
下篇亦有：寂漠无形。「天地」字，古本如此；一作天下「母」，宜從古本。○宗，窈言其无聲
形也。獨立而不改者，言其无與之並而常久也。周行而不殆者，言其虛通而无所礙也。可以

者道不可以指陳也。爲天地母者，言其生天地也。

吾不知其名，故強字之曰道，強爲之名曰大。

王弼同古本。河上公本上句无「強」字；今從古本。吾者老子自稱也。○謂道无聲形，安得有名，因其萬物由是而出，故強字之曰道。又以其曠蕩无不制圍，強名之曰大。蘇曰：道本无名，聖人見萬物之无不由也，故字之曰道。見萬物之莫能加也，故強名之曰大，然其實則无得而稱也。

（增）（文子道原篇）老子曰：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，惟象無形，窈窕冥冥，寂寥淡漠，不聞其聲。吾強爲之名，字之曰道。夫道者，高不可極，深不可測，苞裹天地，稟受無形，原流湫洳，沖而不盈，濁以靜之徐清，施之無窮，無所朝夕，表之不盈一握，約而能張，幽而能明，柔而能剛，含陰吐陽，而章三光。山以之高，淵以之深，獸以之走，鳥以之飛，麟以之遊，鳳以之翔，星歷以之行，以亡取存，以卑取尊，以退取先。

大曰逝，逝曰遠，遠曰反。

逝，往也，去也。大則去而不可禦，故曰逝。逝則極乎无極而不可窮，故曰遠。雖極乎无極而不可窮，然復在吾身之中，而於日用之間不可離也，故曰反。人能究此，則知本心乃渾淪也。河上公曰：其爲大，非若天常在上，地常在下，乃復逝去，无常處所言。遠者，窮於无窮，布溘天地，无所不通，又言其遠不越絕，乃復返在人身。蘇曰：自大而求之，則逝而往矣；自往而求之，則遠不及矣；雖逝雖遠，然反而求之一心足矣。

故道大，天大，地大，人亦大。域中有四大，而人居其一焉。

道包羅天地，生成萬物，天无不覆，地无不載，故皆曰大而道尤大焉。人字傳，齊同古本。河上公本作王。觀河上公之意，以爲王者人中之尊，固有尊君之義。然按後文人法地，則古本文義相貫。况人爲萬物之最靈，與天地並立而爲三才，身任斯道，則人尊亦大矣。而人之尊君，乃自然之理，當然之事也，道本不可以域言，此就字內而言之也。謂區域之中，有大者四，而人居其一焉。

(增) (淮南子道應訓) 甯越欲干齊桓公，困窮無以自達，於是爲商旅，將任車以商於嶽。

暮，宿於郭門之外。桓公郊迎客，夜開門，辟任車，燭火甚盛，從者甚衆。甯越飯牛車下，望見桓公而悲，擗牛角，而疾商歌。桓公聞之，撫其僕之手，曰：「異哉！歌者，非常人也！」命後車載之。桓公反至，從者以請。桓公辮之衣冠而見之。甯越見，說以爲天下。桓公大說，將任之。羣臣爭之，曰：「客，衛人也。衛之去齊，不遠。君不若使人問之。問之而故賢者也，用之，未晚。」桓公曰：「不然，問之，患其有小惡也。以人之小惡而忘人之大美，此人主之所以失天下之士也。凡聽必有驗，一聽而弗復問，合其所以也。且人固難全也，權而用其長者而已矣。當是舉也，桓公得之矣。」故老子曰：「天大，地大，道大，王亦大。域中有四大，而王處其一焉。以言其能包襄之也。」

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。

人法地之靜重，地法天之不言，天法道之无爲，道法自然而然也。人雖止言法地，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，沛而上之，皆循自然，豈可妄爲哉？清靜无爲，循乎自然，此天地人之正也。蘇曰：由道言之，則雖天地與王，皆不足大也。故以實告之，人不若地，地不若天，天不若道，道

不若自然。然使人一日復性，則此三者人皆足以盡之矣。

重爲輕根章第二十六

能反身而求此道於吾心之初，則自然不離乎重與靜也。故次之以重爲輕根章。

重爲輕根，靜爲躁君。

重可載輕，靜可制動，故重爲輕之根，靜爲躁之主。河上公曰：人君不重則不尊，治身不重則失神。草木之花葉零落，根重，故長存也。人君不靜則不威，治身不靜則身危。龍靜，則能變化；虎躁，故乃天廚。靜則無爲，躁則有欲，有欲者死，無欲者長生。蘇曰：凡物輕不能載重，小不能鎮大，不行者使行，不動者制動，故輕以重爲根，躁以靜爲君。

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，雖有榮觀，宴處超然。

君子，成德之名。輜，庫車也。字林載衣物車，前後皆蔽，若今庫車。重者，車所載之物也。觀，從遊之所也。宴，安也。王弼同古本。河上公作燕。○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，雖有榮華之觀，亦安居而超然不顧。此譬君子不離重與靜也。蘇曰：行欲輕而不離輜重，觀雖樂而必有燕處，重靜

之不可失如此。

如之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？古本

乘，車數也。天子畿內，地方千里，出車萬乘，故曰萬乘之主。○謂君子猶不敢離重與靜，如之何爲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哉？蓋不重不靜，則不能鎮輕浮而制躁動；故有道之君，至重至靜，是以天下皆本之以爲根，賴之以爲主也。

輕則失本，躁則失君。

「本」字，勝遼王弼同古本。河上公作「輕則失臣」，與前文不相貫，宜從古本。○人主輕忽，慢易則失根本之重，躁動多欲則失爲君之德，故人君不可須臾而離於重靜也。

（增）（韓非子喻老篇）制在己曰重，不離位曰靜。重則能使輕，靜則能使躁。故曰：重爲輕根，靜爲躁君。故曰：君子終日行不離輻重也。邦者，人君之輻重也。主父生傳其邦，此離其輻重者也。故雖有代雲中之樂超然，已無趙矣。主父，萬乘之主，而以身輕於天下，無勢之謂輕，離位之謂躁，是以生幽而死。故曰：輕則失本，躁則失君，主父之謂也。

善行章第二十七

能重能靜則善矣；故次之以善行章。

善行者无轍迹；善言者无瑕謫。古本

瑕，玉病也，又過也。謫，音滴，罰也，責也。「者」字，司馬公註同古本。○善行己者乘理，故无轍迹。善言事者中節，故无過責。

善數者无籌策。

數，上聲，王弼勝遠同古本。河上公作「善計籌」，策，算數也。○善數物者以一，故无籌策。

善閉者无關楗，善結者无繩約。

楗，拒門木也。或從金，非也。橫曰關，豎曰楗。傳弈云：古字作闔。○善閉情欲者以道，故无關楗。善結人心者以德，故无繩約。

（增）（淮南子道應訓）秦皇帝得天下，恐不能守，發邊戍，築長城，修關梁，設障塞，具傳車，置邊吏。然劉氏奪之，苦轉閉鑪。昔武王伐紂，破之牧野，乃封比干之墓，表商容之闕，築箕

子之門，朝成湯之廟，發鉅橋之粟，散鹿臺之錢，破鼓折抱，弛弓絕絃，去舍露宿，以示平易；解劍帶笏，以示無仇。於此天下歌謠而樂之，諸侯執幣相朝。三十四世不奪。故老子曰：善閉者無關楗而不可開也，善結者無繩約而不可解也。

（淮南子說山訓）夫至巧不用劍善，閉者不用關楗。淳于髡之告失火者，此其類。

是以聖人常善救人，故人无棄人；常善救物，故物无棄物。是謂襲明。古本嚴遵同古本。○世俗之人，行而有迹，言而有過，數而有失，情竇開而不能閉，人心離而不能合，非惟自棄，而所行所言不善，人物皆被其无窮之害矣。是聖人常善救之，俾歸其真道，各得其所，故人无棄人，物无棄物也。襲明猶緝熙之意。聖人救人物之道，至公无私，此惟无隱，彼將自明，譬燈之傳燈，及其明也，混而爲一，不知孰爲前燈之明，孰爲後燈之明，傳之无窮，其明无盡，是謂密傳之明也。人能傳此至明，非特成己成人，又能輔萬物之自然，而无棄人棄物也。蘇曰：救人於危難之中，非救之大者也。方其流轉生死爲物所蔽，而推吾至明以與之，使暗者皆明，如燈相傳，襲而不絕，則可謂善救人矣。

（增）（淮南子道應訓）昔者公孫龍在趙之時，謂弟子曰：人而無能者，龍不能與遊。有客衣褐帶索而見，曰：臣能呼。公孫龍顧謂弟子曰：門下故有能呼者乎？對曰：無有。公孫龍曰：與之弟子之籍，後數日，往說燕王，至於河上，而航在一汜，使善呼者呼之，一呼而航來。故曰：聖人之處世，不逆有伎能之士。故老子曰：人無棄物，物無棄物，是謂襲明。

（文子自然篇）故聖人舉事，未嘗不因其資而用之也。有一功者處一位，有一能者服一事，力勝其任，即舉者不重也；能稱其事，即爲者不難也。聖人兼而用之，故人無棄人物，無棄材。

故善人，不善人之師；不善人，善人之資。

善人者，繼道之人，先覺者也；非強行善，乃循本然之善也。不善人，未覺者也；非本不善，未明乎善也。師者，人之模範，故先覺者，是未覺者之模範也。資，質也；未覺者，亦有先覺者之資質也。人皆可以爲善人，特其未覺，而藉先覺者覺之耳。

（增）（淮南子道應訓）楚將子發好求技道之士，楚有善爲儻者往見，曰：聞君求技道之

士臣，楚市儉也，願以技齋一卒。子發聞之，衣不給帶，冠不暇正，出見而禮之。左右諫曰：儉者，天下之盜也。何爲禮之？君曰：此非左右之所得與。後無幾何，齊與兵伐楚，子發將師以嘗之，兵三却。楚賢良大夫皆盡其計而悉其誠，齊師愈強。於是市儉進，請曰：臣有薄技，願爲君行之。子發曰：諾！不問其辭而遣之。儉則夜出解齊將軍之幃帳而獻之。子發因使人歸之，曰：卒有出薪者，得將軍之帷，使歸之於執事。明夕，復往，取其枕。子發又使人歸之。明夕，復往，取其簪。子發又使歸之。齊師聞之，大駭，將軍與軍吏謀，曰：今日不去，楚軍恐取吾頭，乃還師而去。故伎無細而能無薄，在人君用之耳。故老子曰：不善人，善人之資也。

不貴其師，不愛其資，雖知，大迷。是謂要妙。

以先知覺後知，以先覺覺後覺，師固當貴，資固當愛。然而大道之妙，歸於自得，儻徒貴其師，而不反求於吾身之中，徒愛其資，而不使反求其中，皆外學也。苟於中而自得真道，則師自然無愛資之心，資自然無貴師之心。若師尚有愛資之心，資尚有貴師之心，則是未與道合通也。故善人之道，如陽和陶物，公而無私，薰然融怡，使人自得之也。一旦洞悟，則默契玄同。

之真，了无貴愛之迹。此自古至今不傳之傳也。是道也，及其至也，雖智者亦有所不曉，此乃謂道之要妙也。是則悟者自得，豈容私貴私愛於其間哉？故莊子天運篇載使道而可獻，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；使道而可進，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；使道而可以告人，則人莫不告其兄弟；使道而可以與人，則人莫不與其子孫；然而不可者无他也，中无主而不止，外无正而不行，由中出者不受於外，聖人不出，由外入者无主於中，聖人不隱。蘇曰：聖人之妙，雖智有所不喻也。

增（韓非子喻老篇）周有玉版，紂令膠鬲索之，文王不予。費仲來求，困于之。是膠鬲賢而費仲無道也。周惡賢者之得志也，故予費仲。文王舉太公於渭濱者，貴之也；而資費仲玉版者，是愛之也。故曰：不貴其師，不愛其資，雖知大迷，是謂要妙。

知其雄章第二十八

善則復歸於朴而无割，故次之以知其雄章。

知其雄，守其雌，爲天下谿，爲天下谿，常德不離，復歸於嬰兒。

雄釋云：武稱，一曰鳥父，以譬剛動也。雌釋云：牝也，文鳥母，以譬柔靜也。爾雅水注：川曰谿。夫剛動則躁進，柔靜則謙下，故知其剛動，則守其柔靜，為天下谿，以謙自處，如谿之善下也。謙下則常久之德，不離於身，是以反歸於嬰兒之時，神全而氣和矣。

（增）（淮南子道應訓）趙簡子以襄子為後。董闕子曰：無卹賤，今以為後，何也？簡子曰：是為人，能為社稷忍羞。異日，智伯與襄子飲，而批襄子之背，大夫請殺之。襄子曰：先君之立我也，曰：能為社稷忍羞。豈曰能刺人哉？噫！十月，知伯圍襄子於晉陽，襄子疏隊而擊之。

大敗知伯，破其首，以為飲器。故老子曰：知其雄，守其雌，為天下谿。

知其白，守其黑，為天下式。為天下式，常德不忒，復歸於無極。

白，昭明也。黑，玄冥也。式，法也。○守柔持謙，其德昭明。又當韜晦，故知其昭明，守其玄冥也。為

天下式者，不自炫耀，人皆法之。人皆法之，則常德不差，是以反歸於無窮矣。

知其榮，守其辱，為天下谷。為天下谷，常德乃足，復歸於朴。

爾雅水注：谿曰谷。朴，純朴也。○韜光晦迹，人皆法之，其德尊榮，不敢矜伐，故知其尊榮，而守

其卑辱也。爲天下谷者，虛而能容，深不可測，人歸之如水之赴谷也。虛而能容，則常久之德，無有不備，是以反歸於純朴也。純朴不散，則非器也。朴，說文：木絮也。

（增）（淮南子道應訓）文生，德修，政三年而天下二垂歸之。紂聞而患之，曰：余夙與夜寐，與之競行，則苦心勞形，縱而置之，恐伐余一人，崇侯虎曰：周伯昌行仁義而善謀，太子發勇敢而不疑，中子且恭儉而知時，若與之從，則不堪其殃，縱而赦之，身必危亡。冠雖弊，必加於頭，及未成，請圖之。屈商乃拘文王於萬里，於是散宜生乃以千金求天下之珍怪，得麟虞雞斯之乘，元玉百工，大貝百朋，元豹黃鸞青紆白虎文皮千合，以獻於紂，因費仲而通。紂見而說之，乃免其身，殺牛而賜之。文王歸，乃爲玉門，築靈臺，相女鬻，擊鐘鼓，以待紂之失也。紂聞之，曰：周伯昌改道易行，吾無憂矣，乃爲炮烙，剖比干，剔孕婦，殺諫者。文王乃遂其謀。故老子曰：知其榮，守其辱，爲天下谷。

朴散則爲器，聖人用之，則爲官長，故大制无割。

長，上聲，主也，大也。无割，嚴遵王弼同古本。河上公與世本作不割。凡有官守而爲天下用者，

皆器也，器者，朴之散，才器固皆有用而不可闕，然譬猶手執而不能行，足行而不能執，皆非道之全體也。惟聖人自柔靜謙和而至於昭明，自昭明不耀而至於尊榮，自尊榮不矜而復歸於朴，是以能用天下之才而爲官守之主。故大制天下者，其道統而不離，猶朴全而无割也。

（增）（淮南子道應訓）薄疑設衛嗣君以王術。嗣君應之曰：予所有者，千乘也，願以受教。薄疑對曰：烏獲舉千鈞，又況一斤乎？杜赫以安天下，說周昭文君。昭文君謂杜赫曰：願學所以安周，赫對曰：臣之所言不可，而不能安周；臣之所言可，則周自安矣。此所謂弗安而安者也。故老子曰：大制無割，故致數與無與也。

將欲章第二十九

復歸於朴則无甚奢泰矣，故次之以將欲取天下而爲之章。

將欲取天下而爲之者，吾見其不得已。

已，歸助。○謂天地人物固有常矣；君天下者，當輔萬物之自然，不可妄爲。河上公曰：欲以有

爲治民。蘇曰：聖人之有天下，非取之也，萬物歸之，不得已而受之。其治天下，非爲之也，因萬物之自然而除其害爾。若欲取而爲之，則不可得矣。

夫天下神器，不可爲也。爲者敗之，執者失之。

「夫」字，阮籍同古本。○夫天下之大，語其分，則一物各具一神；語其混，則物物統歸一神。故曰神器。是則隱然有主宰在其間，固不可亂其常矣。豈容加一毫私意以爲之？儻背道叛德，有爲以撓自然者，犯其神也，神必禍之。虛下縱欲，執持以爲己有者，侵其神也，神不與之。河上公曰：以有爲治之，則敗其質朴也；強執教之，則失其情實也。蘇曰：凡物皆不可爲也。雖有百人之聚，不循其自然而妄爲之，必有齟齬而不服者；而况天下乎？雖然，小物寡衆，蓋有可以力取而智奪者。至於天下之大，有神主之，不待其自歸則叛，不聽其自治則亂矣。

（增）（淮南子道應訓）是故不得於心而有經天下之氣，是猶無耳而欲調鐘鼓，無目而欲喜文章也，亦必不勝其任矣。故天下神器，不可爲也；爲者敗之，執者失之。夫許由小天下而不以己易堯者，志遺於天下也。所以然者，何也？因天下而爲天下也。天下之要，不在

於彼，而在於我；不在於人，而在於我身。身得，則萬物備矣。

（文子道德篇）文子問曰：古之王者，以道蒞天下，爲之奈何？老子曰：執一無爲，因天地與之變化。天下，大器也，不可爲也，不可爲也，爲者敗之，執者失之，執者見小也，見小，故不能成其大也。無爲者，守靜也；守靜能爲天下正。

故物或行或隨，或噤或吹，或彊或剝，或培或墮。是以聖人去甚，去奢，去泰。

音辯云：「故」一作「凡」。「噤」字嚴遵同古本，注引楚辭：「噤閉而不言，或彊或剝，或培或墮。」嚴遵王弼傳，阮籍同古本。剝，寸臥切，折傷也。培，蒲枚切。傳引字林云：益也。墮，徒果切。傳引字林云：落也。河上公改噤作吻，改剝作羸，改培作載，改墮作墜。今仍從古本。去撤也。○夫陰陽運行，寒暑來往，一消一息，神用无窮。故天下之物，或有行於前，而或有隨於後者，或有噤閉，而或有吹噓者，或有彊梁，而或有剝折者，或有培益，而或有墮落者。此皆有神司之故，不可爲不可執也。是以聖人无爲无執，惟去其甚，去其奢，去其泰，使不至於過也。

(增)韓非子外儲說左下季孫好，士終身莊居處衣，服常如朝。廷而季孫適懈，有過失，而不能長爲也。故客以爲厭，易已，相與怨之，遂殺季孫。故君子去泰去甚。

以道佐人主章第二十

能去甚，去奢，去泰，則用道矣。故次之以以道佐人主章。

以道佐人主者，不以兵強天下，其事好還。師之所處，荆棘生焉。夫軍之後，必有凶年。

還，句緣切。經，史，旋還通。○謂爲人臣者，當以常道輔佐人主，使國泰民安，不可无事生事，而專以兵強天下。蓋其傷殺之事，好還報也，但有遲速耳。觀諸往驗，老氏豈虛言之。雖然，此謂爲國不以道，專務以兵強天下，非不得已而用之者言也。若夫周公之誅三監，以禁暴除亂，皆出於不得已，而用之，事定則止，不驕不伐，何還返之有哉？五人爲伍，五伍爲兩，四兩爲卒，五卒爲旅，五旅爲師，五師爲軍，一萬二千五百人也。大國三軍，謂軍師所處之地，農事廢弛，草木遂長。用兵之後，殺氣傷和，凶年必至。

〔增〕漢書嚴助傳：臣聞長老言，秦之時嘗使尉屠睢擊越，又使監祿鑿渠通道。越人逃入深山林叢，不可得攻，留軍屯守空地，曠日持久，士卒勞倦，越出擊之，秦兵大破，迺發適戍以備之。當此之時，外內騷動，百姓靡敝，行者不還，往者棄反，皆不聊生，亡逃相從，羣爲盜賊。於是山東之難始興。此老子所謂師之所處，荆棘生之者也。

俞樾按唐景龍碑作「以道」作「人主」者乃古本也。

故善者果而已，不敢以取強。

一本「強」字下有「焉」字。善者，吉且无咎也。易之師卦曰：師，貞，丈人吉，无咎。伊川曰：蓋有吉而有咎者，有无咎而不吉者，吉且无咎，乃盡善也。又曰：比卦以一陽爲衆陰主，而在上，君之象也。師卦以一陽爲衆陰主而在下，將帥之象也。然則陽本主生，兵本以禁暴除亂，不得已而用之也。禁其暴，除其亂，以活生靈，乃生生之道也。帥師者，必好生，然後能制殺爾。若非貞丈人，則求其吉而无咎，難矣哉。吉且无咎者，出以律，動以義，決之而已，不專以兵取強也。蘇曰：果，決也。德所不能殺，政所不能服，不得已而後以兵決之耳。司馬遷亦云：果，決也。王

綱云：果猶濟也。溫公云：果猶成也。大抵發暴除亂，不遇事濟功成則止。

俞樾按「敢」字衍文

果而勿矜，果而勿伐，果而勿驕，果而不得已，是謂果而勿彊。物壯則老，是謂不道，不道早已。

橋，矜也。舊本亦與驕通。伐，自稱美也。一本下句无謂字。○決之而勿矜其能，勿伐其功，勿驕其勢，決之於不得已，此所謂決之而非以兵取強也。凡物之壯者必老，惟道則无壯，无老，苟不體道而久恃兵爲壯，得无老乎？知壯極則老，能早止兵則庶幾於道矣。

夫佳兵章第三十一

以道佐人主則不用佳兵，故次之以夫佳兵章。

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，或惡之，故有道者不處。

謂佳好之兵，凶器也。聖王用兵，惟以禁暴除亂，非欲害无辜之民也。然兵行之地，非惟民被其害，昆蟲草木亦受其災，是以物或惡之，故有道者，焉肯處此以害人物也？雖然，文事必有

武備。若夫高城深池，厲兵秣馬，後世固不可闕。但有道者，惟以之禦暴亂，不以之取強迫，不得已而用之，不處以爲常也。蘇曰：以之濟難而不以爲常，是以不處。

是以君子居則貴左，用兵則貴右，兵者不祥之器，非君子之器，不得已而用之。

河上公本无「是以」字。○左，陽也，主生。右，陰也，主殺。是以居常則貴左，用兵則貴右。蓋殺伐之事，非以爲常也。兵者凶器，非君子之器，不得已而用之。故凡兵至於不容不用，則君子惟以禁暴除亂也。

恬淡爲上，故不美也。若美之，必樂之。樂之者，是樂殺人也。夫樂殺人者，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。故吉事尙左，凶事尙右。是以偏將軍處左，上將軍處右。言居上勢則以喪禮處之，殺人衆多則以悲哀泣之。戰勝者則以喪禮處之。

恬，安也。「樂」上二字音洛，下並魚教切，欲也。

(增) (文子微明篇) 起師十萬，日費千金。師旅之後，必有凶年。故兵者，不祥之器也；非君子之寶也。

(文子上仁篇) 夫欲名之大而求之爭之，吾見其不得已。而雖執而得之，不留也。夫名不可求而得也；在天下與之，與之者歸之，天下所歸德也。故云：上德者天下歸之，上仁者海內歸之，上義者一國歸之，上禮者一鄉歸之。無此四者，民不歸也。不歸，用兵，即危道也。故曰：兵者，不祥之器。不得已而用之，殺傷人，勝而勿美。故曰：死地剌棘生焉，以悲哀泣之，以喪禮居之。是以君子務于道德，不重用兵也。

道常无名章第三十二

兵以禁暴除亂，非以取強，惟能守道則萬物自賓，故次之以道常无名章。

道常无名。樸雖小，天下莫能臣。王侯若能守之，萬物將自賓。天地相合，以降甘露，人莫之令而自均。

樸，指道而言。甘露者，和氣所發，乃王者有德之應。命，命也。亦發號也。○道常无名，固不可以

小大言之。聖人因見其大无不包，故強爲之名曰大；復以其細无不入，故曰小也。然雖以小而言小，天下亦莫能臣使之也。王侯若能守道，則萬物將自賓服，何以兵爲？无殺氣，則天地之氣亦交通成和，以降甘露，豈有凶年？至於人，亦不待發號施令，而自均平。此王者道化流行之效也。

始制有名，名亦既有，夫亦將知止。知止所以不殆。譬道之在天下，猶川谷之與江海也。

「夫亦將知止。」馬誕王弼同古本。○道本无名，老子初不得已而強爲之名，以發明後世。此始制有名也，名亦既有，則可因有名而及身，以來无名之樸，自然純備，无間雜欠缺，此所謂止於至善也。无名之樸，道也，求之於吾心之初，則得之矣，豈可不知止而更欲外起妄情，自取危殆邪？故知止所以不殆，王侯守道而在天下，則萬物歸之，譬如川谷之與江海也。蓋道者萬物之所宗，江海則川谷之所歸也。蘇曰：江海，水之鍾也；川谷，水之分也；道，萬物之宗也，萬物道之末也，皆水也，故川谷歸其所宗，皆道也，故萬物賓其所宗。

（增）（文子上仁篇）古之爲君者，深行之謂之道德，淺行之謂之仁義，薄行之謂之禮智。此六者，國家之綱維也。深行之則厚得福，淺行之則薄得福，盡行之，天下服。古者，修道德，卽正天下，修仁義卽正一國，修禮智卽正一鄉。德厚者大，德薄者小。故位不以雄武立，不以堅強勝，不以貪競得，立在天下推己，勝在天下自服，得在天下與之，不在乎自取。故雖牝卽立，柔弱卽勝，仁義卽得，不爭卽莫能與之爭。故道之在于天下也，譬猶江海也。

知人者知章第三十二

能守道則不失其所，死而不亡，故次之以知人者知章。

知人者知也，自知者明也。

古本每句下有「也」字，文意雍容。世本並无「也」字，至「不失其所者久」，若无「也」字，則文意不足，今依古本。○人能虛靜，則可以知人，可以自知。知人以智，言非私智也，猶止水之燭物也。自知以明，言乃本明也，猶上水之湛然也。莊子天道篇有曰：水靜則明燭鬚眉，平中準，大匠取法焉。水靜猶明，而况精神？聖人之心靜平，天地之鑒也，萬物之鏡也。河上

公曰：能知人好惡，是智人也。自知賢與不肖，謂反聽無聲，內視无形，故爲明也。

（增）（韓非子喻老篇）楚莊王欲伐越。莊子諫曰：王之伐越，何也？曰：政亂兵弱。莊子曰：臣患智之如目也，能見百步之外，而不能自見其睫。王之兵自敗於秦晉，喪地數百里，此兵之弱也。莊躄爲盜於境內，而吏不能禁，此政之亂也。王之弱亂，非越之下也，而欲伐越，此智之如目也。王乃止。故知之難，不在見人，在自見。故曰：自見之謂明。

勝人者有力也，自勝者強也。

勝，克也。守道之士，謙柔自處，未嘗欲勝人，而人每不能勝之者，惟其有定力故也。定力者何？能克去己私，而全乎天理，此自強也。

（增）（韓非子喻老篇）子夏見曾子。曾子曰：何肥也？對曰：戰勝，故肥也。曾子曰：何謂也？子夏曰：吾入見先王之義，則榮之；出見富貴之樂，又榮之。兩者戰於胸中，未知勝負，故羸。今先王之義勝，故肥。是以志之難也，不在勝人，在自勝也。羸曰：自勝之謂強。

（文子下德篇）老子曰：勝人者有力，自勝者強。能強者必用人力者也；能用入方者，必

得人心者也；能得人心者，必自得者也。未有得己而失人者也，未有失己而得人者也。知足者富也，強行者有志也。

知万物皆備於我者，則莫富於此也。得是而自強不息者，有志於道也。

不失其所者久也，死而不亡者壽也。

道不可以方所言，此言所著，以万物由是出而言也。人能有志於道，不離於初，故不失其所，如此者乃久也。其形雖死，其神不亡，如此者方爲壽也。莊子田子方篇載：章食之獸不疾渴，藪水生之蟲不疾易水，行小變而不失其大常也。蘇曰：物變无窮而心未嘗失，則久矣。死生之變亦大矣，而其性湛然不亡，此古之至人，能生不死者也。

大道氾氾兮章第二十四

雖自知不失其所，死而不亡，而終不自爲大也，故次之以大道氾氾兮章。

大道氾氾兮其可左右。

大道氾氾兮，周流无窮，不可止以左右言。今言其可左右者，謂可以左，可以右也。无可，无不。

可，无在，无不在也。

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，功成不名有，衣被萬物而不爲主。

恃，依賴也。「衣被」，王弼馬誕同古本。衣被猶覆蓋也。○萬物依賴於道以生，而道未嘗爲

辭，生物之功，既成未嘗名爲已有，又覆蓋萬物而未嘗爲主也。

故常无欲，可名爲小矣；萬物歸之而不知主，可名爲大矣。

萬物歸之而不知主，王弼司馬公同古本。○道不可以小大言，故以其常无纖毫之欲而言

之，則可名爲小矣；以其萬物歸之而不知主而言之，則可名爲大矣。道何嘗自爲大也？惟常

无欲而已，亦何嘗知萬物歸之，欲爲之主也哉？

是以聖人以其終不自爲大，故能成其大。

嚴遵王弼同古本。○是以聖人體道无欲，終不自爲大也。故以其終不自爲大，萬物自然歸

之，故能成其大矣。一有纖毫之私欲，則物不歸之，安能成其大也？蘇曰：大而有爲大之心，則

小矣。

執大象章第二十五

大道汜汜兮，而用之不可既；故次之以執大象章。

執大象者，天下往，往而不害，安平泰。

道不可執，此言執者，謂守道者，如手之執物，不可失也。道本无象，此言象者，以萬象皆由是而兆見，故曰大象也。聖人能執道不失，則天下皆心往而誠歸之，非聖人有招來天下之心也。天下皆心往而誠歸之，並育而不相害者，惟聖人一毫无私欲，神安氣平，而極於精通；无一物不得其所，聖人安平泰，而天下亦自然安平泰也。

樂與餌，過客止。道之出言，淡兮其无味，視之不足見，聽之不足聞，用之不可既。

出言王弼，同古本。既，盡也。○此起譬也。張樂設餌以留過客，過客非不爲之止也，然樂餌終則客去矣。豈同夫執大象者，天下自然歸之而不離也哉？蓋道之出言，雖淡兮其无味，且又道者形聲視之不足見，聽之不足聞，然而用之則不可窮盡也。蘇曰：作樂設餌以待來者，豈

不足^以止過客哉[？]然而樂陶餌盡，將舍之而去。若夫執大象以待天下，天下不知好之，又况得^而惡之乎[？]雖无臭味，形色，聲音以悅人，而其用不可盡矣。

將欲翕之章第三十六

執大象者必能知消息盈虛之運，而常以柔弱之道勝剛強也。故次之以將欲翕之章。

將欲翕之，必固張之。將欲弱之，必固強之。將欲廢之，必固興之。將欲取之，必固與之。是謂微明。柔之勝剛，弱之勝強。

翕，斂也，合也，聚也。王弼同古本，取一作奪，非古也。○爐之有韜，方可治鍊。夫韜之將欲翕也，必固張之；張之不固，則不能翕也。其次可以類推天下之理，有張必有翕，有強必有弱，有興必有廢，有與必有取。此春生夏長，秋斂冬藏，造化消息盈虛之運固然也。然則張之，強之，興之，與之之時，已有翕之，弱之，廢之，取之之幾，伏在其中矣。幾雖幽微而事已顯明也，故曰：是謂微明。或者以此數句爲權謀之術，非也。聖人見造化消息盈虛之運如此，乃知常勝之道是柔弱也，蓋物至於壯則老矣。

(增) (韓非子喻老篇) 樞王入宦於吳，而觀之，伐齊以弊吳。吳兵既勝齊，人於艾陵，張之於江濟，強之於黃池，故可制於五湖。故曰：將欲翕之，必固張之；將欲弱之，必固強之。晉獻公將欲襲虞，遺之以璧馬；知伯將襲仇由，遺之以廣車。故曰：將欲取之，必固與之。起事於無形，而要大功於天下，故曰：是謂微明。處小弱而重自卑，謂損弱勝強也。

魚不可悅於淵，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。

悅，吐活切，輕悅也。傳奔云：別本作脫，消肉羶也。謂略訓骨去肉也。邦一作國，今依古本。利器，兵器也。○此起譬也。西昇經曰：天下柔弱莫過於水，柔莫柔弱於道。然則道之所以柔弱者，包羅天地，貫穿万物，乃常勝也。又曰：人在道中，道在人中；魚在水中，水在魚中；道去人死，水乾魚終。是知魚以喻人，淵以喻道，魚悅淵則終，人離道則死矣。故有邦家者，當以道自重，不可以利器示人也。是何故邪？其事好還，亦如消息盈虛之運也。方其張之，強之，與之之時，已有翕之，弱之，廢之，取之之幾伏在其中矣。惟聖人於其幽微而見其顯明，知物壯則老，故常以柔道自處。雖然，廢興之機，天也，有道者順天應人，事定則修德也。治國不以道，而以

世俗之所謂聖智仁義巧利示天下，而使之亂者，亦猶以利器示人也。利器本欲以禁亂，而人反資以爲亂。聖智仁義巧利本欲以利天下，而人反資以弑君竊國。陳恆是也。曷若以道自重，无爲无欲而自靖邪？非明於微者，不足以洞此。故易曰：「知幾其神乎！」河上公以權道爲利器。韓非以勢爲淵，以賞罰爲利器。子由以柔弱爲利器。王雱以剛強爲利器。遂使後世疑此章爲權謀之術，皆不得老氏之意也。蓋老氏謂兵事好還，不得已而以禁暴除亂，不可以兵取強。謂強梁者不得其死，不如柔弱。謂聖智仁義巧利本欲以利民，而其未必至於有害，以爲不若相忘於道德，此知幾也。故切切明夫人不可離於道，譬之魚不可脫於淵也。此豈權謀之術哉？爲人主者不以道德化人，而以利器示人，則是魚之脫於淵也。潛心於此者，不可不辨。大率此道，仁者見之謂之仁，智者見之謂之智，更在後之君子，不以人爲輕重，審其是而已矣。

（增）（莊子胠篋篇）夫川竭而谷虛，丘夷而淵實，聖人已死，則大盜不起，天下平而无故矣；聖人不起，雖重聖人而治天下，則是重利盜跖也。爲之斗斛以量之，則並與

斗斛而竊之，爲之權衡以稱之，則並與權衡而竊之；爲之符璽以信之，則並與符璽而竊之；爲之仁義以矯之，則並與仁義而竊之。何以知其然耶？彼竊鉤者誅，竊國者爲諸侯；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。則是非竊仁義聖知邪？故逐於大盜，揭諸侯，竊仁義，並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，雖有軒冕之賞，弗能勸；斧鉞之威，弗能禁。此重利盜賊而使不可禁者，是乃聖人之過也。故曰：魚不可脫於淵，國之利器，不可以示人。被聖人者，天下之利器也，非所以明天下也。

（韓非子喻老篇）勢重者，人君之淵也。君人者，勢重於人，臣子聞，失則不可復得也。簡公失之於田成，晉公失之於六卿，而邦亡身死。故曰：魚不可脫於淵，賞罰者，邦之利器也。在君則制臣，在臣則勝君。君見賞，臣則損之以爲德；君見罰，臣則益之以爲威。人君見賞而人臣用其勢，人君見罰而人臣乘其威。故曰：邦之利器，不可以示人。

（韓非子六微篇）勢重者，人主之淵也；臣者，勢重之魚也。魚失於淵而不可復得也；人主失其勢重於臣而不可復收也。古之人難正言，故託之於魚。賞罰者，利器也。君操之以

制臣，臣得之以擁主。故君先見所賞，則臣嚮之以爲德。君先見所罰，則臣嚮之以爲臣；君先見所罰，則臣嚮之以爲威。故曰：國之利器，不可以示人。

（淮南子道應訓）昔者司城子罕相宋，謂宋君曰：夫國家之安危，百姓之治亂，在君行賞罰。夫爵賞賜予，民之所好也；君自行之，殺戮刑罰，民之所怨也。臣請當之。宋君曰：善，寡人當其美，子受其怨。寡人自知不爲諸侯笑矣。國人皆知殺戮之專制在子罕也。大臣親之，百姓畏之。居不至期年，子罕遂劫宋君而專其政。故老子曰：魚不可脫於淵；國之利器，不可以示人。

（後漢書翟酺傳）今外戚寵幸，功均造化。漢元以來，未有等比。陛下誠仁恩周洽，以親九族，然祿去公室，政移私門，覆車重尋，甯無摧折？而朝臣在位，莫肯正議，翕翕營營，更相佐附。臣恐威權外假，歸之良難。虎翼一奮，卒不可制。故孔子曰：吐珠於澤，誰能不舍？老子稱國之利器，不可以示人。此最安危之極戒，社稷之深計也。

道常先爲章第二十七

能以柔弱之道勝剛強，則万物自化。至於无名之樸，亦將不欲。故次之以道常无爲章。

道常无爲而无不爲。王侯若能守之，万物將自化。

虛靜恬淡，无爲也。天地人物，得之以運行生育者，无不爲也。王侯若能守道，而虛靜恬淡，則无爲矣。万物將自化，其虛靜恬淡，則是无不爲矣。化者雖有氣質昏隔躁動多欲者，亦將不待教令，自然變而化成虛靜恬淡矣。是何故邪？在上者无爲无欲也。

（增）（文子上仁篇）夫道退故能先；守柔弱故能於；自卑下，故能高人；自損弊，故實堅；自虧缺，故盛全；處濁辱，故新鮮；見不足，故能賢。道無爲而無不爲也。

化而欲作，吾將鎮之以无名之樸。

吾者，指王侯而言。作，動起也。鎮者，安也，重也，壓也。无名之樸，道也。○人之心易塞而難虛，易動而難靜，易遷而難守，易變而難常，雖已相化，而或有復爲外物所動，欲起妄作者，則吾將鎮之以道，使不敢妄作也。

（增）（淮南子道應訓）武王問太公曰：寡人伐紂天下，是臣殺其主而下伐其上也。吾恐

後世之用兵不休，鬪爭不已。爲之奈何？太公曰：甚善王之問也！夫未得獸者，唯恐其創之小也；已得之，唯恐傷肉之多也。王若欲久持之，則塞民於兌道，全爲無用之事，煩擾之教，彼皆樂其業，供其情，昭昭而道冥冥。於是乃去其耆而載之木，解其劍而帶之笏，爲三年之喪，令類不蕃，高辭卑讓，使民不爭。酒肉以通之，竿瑟以娛之，鬼神以畏之，繁文滋禮以弇其實；厚葬久喪以亶其家；含珠鱗，施綸組，以貧其財；深鑿高壟以盡其力。家貧族少，慮患者貧，以此移風，可以持天下弗失。故老子曰：化而欲作，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也。

无名之樸，夫亦將不欲。

治國者天下既无妄作之人，則无名之樸，亦无所用之矣。寂寂虛通，蕩蕩无迹，譬如无病而忘藥，達岸而捨舟矣。若夫學道之士，因言以明道，悟道則忘言。若復執着有无，豈解玄妙？故曰：无名之樸，亦將不欲。

不欲以靜，天下將自正。

正，平也，定也，不枉也。○君天下者，至於欲樸之心亦无，則純於道也，安有妄動哉？无思无爲，

不動而化，不言而信，垂衣拱手，天下不待教令而將自平正也。太古之風，不過如是而已。從事於道者，至於純則化矣。不可以有加矣，不知道爲吾而吾爲道矣，故以是結上經焉。

老子集註 (卷下)

宋 范應元集註直解

曹聚仁 增 訂

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

上德不德，是以有德；

孔子不居其聖，乃所以有德。體道而有得於己之謂德。王弼曰：有德則遺其失，不德則遺其得。河上公曰：上德，謂太古無名號之君，德大無上，故言上德也。不德者，言其不以德教民，因循自然，養人性命，其德不見，故言不德也。言其德合於天地和氣流行，民德以全也。

(增) (韓非子解老篇) 德者，內也；得者，外也。上德不德，言其神不淫於外也。神不淫於外，則身全；身全之謂德。德者，得身也。凡德者，以無爲集，以無欲成，以不思安，以不用固，爲之

欲之，則德無舍；德無舍則不全。用之思之則不固，不固則無功，無功則生有德。德則無德，不德則有德。故曰：上德不德，是以有德。

（文子上德篇）天覆萬物，施其德而養之，與而不取，故精神歸焉。與而不取者，上德也；是以有德。

（新語思務篇）君子行之於幽閒，小人厲之於士衆。老子曰：上德不善，□□□□□□虛也。（按新語原書缺六字；首四子當是是以有德四字。）

下德不失德，是以無德。

拳拳服膺而不敢失，是未能化者也；故於上德爲有間矣。河上公曰：下德謂號論之君，德不及上德，故言下德也。不失德者，其德可見，其功可稱也。以有名號及其身故。蘇曰：夫德者性之端，道之用也。聖人之德配天，而無所不利。天何言哉？故上德不以德爲德，是以有大德。下德纔有微善，執爲大德，揚名要譽，是以無德。上德無爲而道法自然，包乎天地，運乎日月，散乎人物，我於中出而得之，斯其所謂德也。原夫上古太朴未散，所謂德者，得之於自然，无形。

无迹，无名，无盛，默運之頃，自然與天地同其長久，自然與日月同其常升，斯曰上德不德，是以有德也。至於下古，太朴既散，所謂德者，不失於顯然如是爲聖，如是爲賢；反而觀之，其視不可道者爲難至，其視不可名者爲莫及，斯曰下德不失德，是以无德。

（文子上德篇）地載萬物而長之，與而取之，故骨骸歸焉。與而取者，下德也。下德不失德，是以無德。

上德无爲而无不爲；

此句，韓非王弼王弼郭雲傳齊同古本。河上公作「上德无爲而无以爲。」今從古本。此復釋上德也。謂上德者不言而信，不動而化，无爲而无不爲也。韓非云：虛則德盛，德盛之謂上德。故上德无爲而无不爲也。音辯云：韓非出於戰國，必見先秦古書。

（增）（韓非子解老篇）所以貴無爲無思爲虛者，謂其意無所制也，夫無術者，故以無爲無思爲虛也。夫故以無爲無思爲虛者，其意常不忘虛；是制於爲虛也。虛者，謂其意無所制也。今制於爲虛，是不虛也。虛者之無爲也，不以無爲爲有常，不以無爲爲有常，則虛虛。

則德盛，德盛之謂上德。故曰：上德無爲而無不爲也。

下德爲之而無以爲。

韓非王弼。弼郭雲傳，奔同古本。河上公作「下德爲之而有以爲」，今從古本。○此復釋下德也。謂下德爲之而無以爲者，爲其當然也，無私意以爲之。王弼云：下德爲之而無以爲者，無所偏爲也。今引韓非王弼兩家註者，無它焉，姑以證古本也。

上仁爲之而無以爲。上義爲之而有以爲。

仁者，愛之理也。義者，事之宜也。愛出乎理，謂之上仁。上仁爲之而無以爲者，非以要譽也，無所爲而爲之也。事得其宜，謂之上義。上義爲之而有以爲者，將以處事也。苟無私意以爲之，則得其宜，纔有私意以爲之，則失其宜，起爭端也。蘇曰：仁義皆不免於爲之矣，其所以異，仁以無以爲爲勝，義以有以爲爲功。德有上下，而仁義有上无下。何也？下德在仁義之間，而仁義之下者，不足復言故也。

（增）（韓非子解老篇）仁者，謂其中心欣然愛人也。其喜人之有福，而惡人之有禍也，生

心之所不能已也。非求其報也。故曰：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也。

（韓非子解老篇）義者，君臣上下之事，父子貴賤之差也，知交朋友之接也，親疏內外之分也。臣事君，宜下懷上，宜子事父，宜賤敬貴，宜知交友朋之相助也，宜親者內而疎者外，宜義者，謂其宜也。宜而爲之，故曰：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也。

上禮爲之而莫之應，則攘臂而扔之。

「之應」一作「知應」。應者，應對之應。攘，音攘，揄袖出臂曰攘。扔字，玉弼古與本同。音辨云：引也，就也，推也。音認，又音仍。玉篇：扔字，人蒸切，因也。世本作仍，今從齊本。○禮者，天理之節文，人事之儀則也。體雖嚴而用不迫，謂之上禮。以敬爲主，以和爲貴，以此教人而齊民也。然教老必以正，以正不行，是莫之應也；以正不行，繼之以怒，攘臂而扔引之，則反夷矣。夫子教我以正，夫子未出於正也。當此之時，敬和安在哉？不如脩其身而天下平也。河上公曰：言禮華盛實衰，動則離道，不可應也。上下忿爭，故攘臂相扔也。蘇曰：自德以降而至於禮，聖人之所以齊民者極矣。故爲之不應，則至於攘臂而強之；強之而不應，於是刑罰興，而甲兵

起，則徒作而无術矣。張冲應曰：周禮備而六國爭雄，唐禮成而五季交擾。

（增）（韓非子解老篇）禮者，所以貌情也，羣義之文章也。君臣父子之交也，貴賤賢不肖之所以別也。中必懷而不論，故疾趨卑拜以明之；實心愛而不知，故好言繁辭以信之。禮者，外貌之所以諭內也。故曰：禮以貌情也。凡人之爲外物動也，不知其爲身禮也；衆人之爲禮也，以尊他人也；故時勸時衰。君子之爲禮，以爲其身；以爲其身，故人之爲上禮。上禮神而衆人貳，故不能相應。不能相應，故曰：上禮爲之而莫之應。衆人雖貳，聖人之復恭敬盡手足之禮也不衰。故曰：臂攘而仍之。

故失道而後德，失德而後仁，失仁而後義，失義而後禮。夫禮者，忠信之薄，而亂之首也。

夫發靜之端。盡己之謂忠，以實之謂信。自失道之後，愈降愈下，人鮮能盡己以實，是忠信之薄也。忠信薄而後約之以禮，使之循規蹈矩，弗畔於道。及其末也，以文滅質，反爲亂階之首也。

(增) (韓非子解老篇) 道有積而積有功，德者道之功。功有實而實有光，仁者德之光。光有澤而澤有事，義者仁之事也。事有禮而禮有文，禮者義之文也。故曰：夫道而後德，失德而後仁，失仁而後義，失義後而禮。

(韓非子解老篇) 禮，爲情貌者也；文，爲質飾者也。夫君子取情而去貌，好質而惡飾。夫特貌而論情者，其情惡也；須飾而論質者，其質衰也。何以證之？和氏之璧，不飾以五采，隋侯之珠，不飾以銀黃。其實至美，物不足以飾之。夫物之待飾而後行者，其實不美也。是以父子之間，其禮樸而不明，故曰：禮薄也。凡物不並盛，陰陽是也；理相奪于威德是也。實厚者貌薄，父子之禮是也。由是觀之，禮繁者，實心衰也。然則爲禮者，事通人之樸心者也。衆人之爲禮也，人應則輕歡，不應則責怨。今爲禮者，事通人之樸心，而資之以相責之分，能毋爭乎？有爭則亂，故曰：夫禮者，忠信之薄也，而亂之首乎！

前識者，道之華而愚之始也。

前識，猶言先見也。華，榮也。道之散也。謂制禮之人，自謂有先見，故因天理而爲節文，以爲人

事之儀則也。然使人離質，尚文，乃道之華也。漸至遂末忘本，竊詐日生，人之愚昧，自此始也。
(增) (韓非子解老篇) 先物行先理動之謂前識。前識者，無緣而忘意度也。何以論之？詹
何坐，弟子侍，有牛鳴於門外。弟子曰：是黑牛也；而白在其題。詹何曰：然，是黑牛也；而白在
其角。便視之，果黑牛而以布裹其角。以詹子之術，嬰衆人之心，華焉殆矣。故曰：道之華也。
絲試釋詹子之察，而使五尺之愚童子視之，亦知其黑牛而以布裹其角也。故以詹子之
察，苦心傷神，而後與五尺之愚童子同功，是以曰愚之昏也。故曰：前識者，道之華也，而愚
之首也。

是以大丈夫處其厚，不處其薄，處其實，不處其華，故去彼取此。

韓非嚴遵同古本，一本下兩句「處」作「居」。○大丈夫，君子也。是以大丈夫處其忠信
之厚而不處其薄，處其道之實而不處其華，蓋知仁義禮，其末必至於亂，不如相忘於道德
也。故除彼薄與華，而取此厚與實矣。孔子曰：「先進於禮樂，野人也；後進於禮樂，君子也；如
用之，則吾從先進。」程子註曰：「先進於禮樂，文質得宜，今反謂之質朴。後進於禮樂，文過

其質，今反謂之彬彬，而以爲君子。蓋周末文勝，故時人之言如此，不自知其過於文也。用之，謂用禮樂。孔子既述時人之言，又自言其如此，蓋欲損過以就中也。然則孔子其亦處其厚與寶者歟？

（增）（韓非子解老篇）所謂大丈夫者，謂其智之大也，所謂處其厚不處其薄者，行精實而去禮貌也。所謂處其實不處其華者，必緣理不徑絕也，所謂去彼取此者，去禮貌徑絕，而取緣理好情實也。故曰：去彼取此。

（潘夫詮釋難篇）耕種，生之本也；學問，業之末也。老也有言：大丈夫處其實不居其華。昔之得一章第三十九

德由自得而立名，故次之以昔之得一章。

昔之得一者，天得一以清，地得一以甯，神得一以靈，谷得一以盈，萬物得一以生，王侯得一以爲天下貞。

貞，正也。王弼郭雲同古本，二本「貞」作「正」，亦後入避諱也。河上公本作「侯王」。

物有万殊，道惟一本；故昔之得一者，天得之以清，地得之以甯，神得之以靈，谷得之以盈，萬物得之以生，王侯得之以爲天下貞，是以各由其一而不自以爲德也。

其致之一也，天无以清，將恐裂；地无以甯，將恐發；神无以靈，將恐歇；谷无以盈，將恐竭；萬物无以生，將恐滅；王侯无以爲貞，將恐蹙。

古本如此。河上公「爲貞」下有「而貴高」三字。致，推而極之之謂。發，動也。蹙，音厥，僵也。其推而極之一也。蓋一本通乎万殊，万殊由於一本，所以謂之一也。故天地神谷万物王侯，皆不可離於一也，豈自以爲德哉？

（增）（淮南子道應訓）狐邱丈人謂孫叔敖曰：人有三怨，子知之乎？孫叔敖曰：何謂也？對曰：爵高者，士妬之；官大者，主惡之；祿厚者，怨處之。孫叔敖曰：吾爵益高，吾志益下；吾官益大，吾心益小；吾祿益厚，吾施益博，以是免三怨，可乎？故老子曰：貴必以賤爲本，高必以下爲基。

（淮南子原道訓）故得道者志弱而事強，心虛而應當，所謂志弱而事強者，柔爲安靜，

藏于不敢，行于不能；恬然無慮，動不失時；與萬物同周旋轉，不爲先唱，感而應之。是故貴者必以賤爲號，高而者必以下爲基。

故貴以賤爲本，高以下爲基。是以王侯自稱孤寡不穀，是其以賤爲本也。非歟？

王弼同古本。河上公作「此非以賤爲本邪非乎？」今從古本。○穀，善也；又百穀之總名也。春秋王者多稱「不穀」。夫一視之不足見，聽之不足聞，賤且下也。然天地神谷，万物王侯皆得之以爲本，實至貴至高也。故貴當以賤爲本，高必以下爲基。是以「王侯自稱孤寡不穀者，是其以賤爲本也，非歟？」者，設問也。言實以賤爲本也。而自稱孤，稱寡，有善而自稱不善者，乃不自以爲德也。蘇曰：天地之大，王侯之貴，皆一之致。夫一果何物也？視之不見，執之不得，則亦天下之至微也，此所謂賤且下也。

（增）（文子道原篇）夫道有無相生也，難易相成也。是以聖人執道，虛靜微妙，以成其德。故有道卽有德，有德卽有功，有功卽有名，有名卽復歸於道。功名長久，終身無咎。王公有

功名，孤寡無功名。故曰：聖人自謂孤寡。

故致數譽无譽，不欲碌碌若玉，落落若石。

數音朔，譽稱美也。王弼同古本，河上公作「數車无車」。陳碧虛云：依古本作譽。碌音祿，玉貌。「若」字，河上公作如，今從古本。○夫一乃萬物之本，至貴至高，而羸形无聲，非稱美可盡，而况其它乎？故推而極之，數數稱美者，无美也。不德者，乃有德也。是以王侯不欲碌碌若玉之貴，但落落若石之賤也。

（增）（文字符言篇）老子曰：無爲名尸，無爲謀府，無爲事任，無爲晉主。幾于無形，行于無息。不爲福先，不爲禍始。始于無形，動于不得已。欲福先無禍，欲利先遠害。故求爲寵者，失其所寶，即危；求爲治者，失其所治，則亂。故不欲碌碌如玉，落落如石。

反者道之動章第四十

一乃生物之本，故次之以反者道之動章。

反者，道之動，弱者，道之用。

反，復也。靜極而復，道之動也。柔弱之至，道之用也。蘇曰：復性則靜矣，然其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，則動之所自起也。道，无形无聲，天下之弱者，莫如道，而天下之至強莫能加焉。此其所以能用萬物也。

〔增〕（文子道原篇）柔弱者，道之用也。反者，道之常也。柔者，道之剛也。弱者，道之強也。

天下之物，生於有，有生於无。萬物生於有形，而有形生於无形。大道无形，動則生物，其用至弱，常勝剛強。昧者每每妄動，而不知靜以復命，比比剛強而不用弱以全生，惟知物生於有而不知有生於无，罔察根本，弗洞變化，焉能虛通而得老氏長生之道哉？蘇曰：世不知靜之爲動，弱之爲強，故告之以物之自生者，蓋天下之物，聞有母制子，未聞以子制母者也。

〔增〕（文子道原篇）無形而有形生焉，無聲而五音鳴焉，無味而五味形焉，無色而五色成焉。故有生于無。

上士道章第四十一

大道无形，動則生物；上士常靜，動不離道；故次之以上士聞道章。

上士聞道，勲而行之；中士聞道，若存若亡；

古本作「勲聞道而勲行不怠者，乃上士也；聞道而若存若亡者，乃中士也。」

下士聞道而大笑之，不笑，不足以爲道。

古本有「而」字。聞道而大笑之者，乃下士也。下士聞道而笑者，以爲虛无而笑也。又聞弱之勝剛，柔之勝強，貴以賤爲本，高以下爲基，皆不信而笑之也。殊不知實運於虛，有生於无；虛无自然，正是道之體；柔弱賤下，正是道之用也。故曰不笑，不足以爲道。王念孫漢書雜志曰：「大笑之，」本作「大而笑之，」猶言迂而笑之也。

故建言有之曰：

王弼孫登阮咸同古本；河上公本无「曰」字。○建立也。故立言有之曰，謂下文也。

明道若昧，進道若退，夷道萬類，上德若谷；

夷，等也，易也。說文云：正也。類，古本音未，絲節也。河上公作類，今從古本。○道之明者，微妙幽

玄，故如昏昧。道之進者，不與物爭，故如退縮。道之夷者，高下隨宜，故如不平等也。德之上者，虛而能應，故如空谷。

大白若黔，廣德若不足，建德若輪，質真若淪。

黔音辱，黑垢也。古本如此。河上公作辱。輪，傳奔云：古本作輸，引廣韻云：輸，愚也。河上公作撮，乃草字變車爲手。傳奔云：手字之誤，動經數代，况辱字少黑字乎？傳奔當時必有所據。王弼作倫，蓋遇作搖，今從古本。質，朴也。真，實也。淪，變也。○白之大者，和光同塵，故如垢汙。德之廣者，不自盈滿，故若不足。德之建者，不求勝人，不炫聰明，故如輪。愚之質者，隨宜應物，故如淪變。

（增）（莊子寓言篇）陽子居南之沛，老聃西遊於秦，邀於郊，至於梁而遇老子。老子中道仰天而歎，曰：始以汝爲可教，今不可也。陽子居不答。至舍，進盥漱巾櫛，脫履戶外，膝行而前，曰：向者弟子欲請夫子，夫子行不閒，是以不敢，今閒矣，請問其過。老子曰：而誰睢盱，而誰與居？大白若辱，盛德若不足。陽子居蹴然變容，曰：敬聞命矣。其往也，舍者迎將其家。

公執席，妻執巾櫛，舍者避席，揚者避竈。其反也，舍者與之爭席矣。

（淮南子說林訓）的的者獲，提提者射。故大白若辱，大德若不足。

大方無隅，大器晚成。

隅，釋云：角也。方之大者，无所不通，故无圭角。器之大者，真積力久，故晚而成也。土皆言行道之士，深不可測，有如此者。

大音希聲，大象无形，道隱无名。

大道无聲，而衆音由是而出，乃音之大者也。大道无象，而衆象由是而見，乃象之大者也。既无聲无象，焉得有名？可謂隱矣，故道隱於无名也。是以下士聞之則大笑，中士聞之則若存若亡也。若非上士聞而了悟，安能勸而行之？

（增）（韓非子喻老篇）楚莊王莅政三年，無令發，無政爲也。左司馬御座而與王隱，曰：有鳥止南方之阜，三年不翅，不飛，不鳴，喑然無聲。此爲何名？王曰：三年不翅，將以長羽翼；不飛不鳴，將以觀民。則雖無飛，飛必冲天；雖無鳴，鳴必驚人。子釋之，不穀知之矣。處三年，乃

自聽政。所廢者十，所起者九，誅大臣五，舉處士六，而邦大治。舉兵誅齊，敗之徐州，勝晉於河雍，合諸侯於宋，遂霸天下。莊王不爲小善，故有大名；不蚤見示，故有大功。故曰：大器晚成，大音希聲。

（呂氏春秋先識覽樂成篇）大智不形，大器晚成，大音希聲。禹之涇江水也，民聚瓦礫，事已成，功已立，爲萬世利，禹之所見者遠也，而民莫之知。故民不可與慮化舉始，而可以樂成功。孔子始用於魯，魯人鬻誦之，曰：靡裘而鞞，投之無戾；鞞而靡裘，投之無郵。用三年，男子行乎塗右，女子行乎塗左，財物之遺者，民莫之舉。大智之用，固難踰也。子產始治鄭，使田有封洫，都鄙有服。民相與誦之，曰：我有田疇，而子產賦之；我有衣冠，而子產貯之。孰殺子產，吾其與之。後三年，民又誦之，曰：我有田疇，而子產殖之；我有子弟，而子產誨之；子產若死，其使誰嗣之。使鄭簡魯哀當民之誹謗也，而因弗遂用，則國必無功矣。子產孔子必無能矣。

夫惟道善貸且善成。

嚴遵王弼同古本。河上公作「善貸且成」。今從古本。○貸，施也。謂道雖隱於无名，然而夫惟此道，善貸施萬物，而且善成之也。

道生一章第四十二

上士聞道勸而行之，故次之以道生一章。

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萬物。

道一而已，故曰道生一也。猶言易有太極也。一之中便有動靜，動曰陽，靜曰陰，故曰一生二也。康節所謂天向一中分造化者是也。一與二，便是三，故曰二生三也。其實一也，然動靜無端，陰陽无始，一亦非一，但形於言，則不可不謂之一也。初不是逐旋生之也。其曰生者，亦猶言太極動而生陽，動極而靜，靜而生陰也。陰陽不可不以二而言之，然陽自陰來，陰自陽來，其實一也。孔子所謂「一陰一陽之謂道」是也。周子所謂「二本則一」，亦是也。蓋二與一，便是三也。自三以往，生生不窮，故曰三生萬物也。愚何以知其然哉？於吾心之初，而得之也。通乎此，則知道本強名爾，何況一二三乎？皆自然耳。

萬物負陰而抱陽，虛氣以爲和。

古本作盭，器虛也。河上公作沖，虛也和也。今從古本。○形而上者謂之道，形而下者謂之器；蓋器有形也，道无形也。凡有形之物，皆有无形者寓其間也；故陰陽之氣交通成和，而物生焉。萬物負陰抱陽，虛氣爲和，皆自然之理也。河上公曰：萬物中皆有元氣，得以和柔，若胸中有髓，骨中有髓，草木中空，虛與氣通，故得久生也。

（增）（淮南子精神訓）夫精神與所受於天也，而形體者，所稟於地也。故曰：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萬物。萬物背陰而抱陽，沖氣以爲和。故曰：一月而膏，二月而腠，三月而胎，四月而肌，五月而筋，六月而骨，七月而成，八月而動，九月而躁，十月而生。形體以成，五藏乃形。

（文子上德篇）萬物負陰而抱陽，沖氣以爲和。和居中央，是以木實生于心，草實生于莖，卵胎生于中央，不卵不胎，生而須時。

人之所惡，惟孤寡不穀，而王侯以自謂也。

嚴遵同古本，河上公作「而王侯以爲稱」，今從古本。○穀，善也。孤寡不穀，人之所惡，而王侯

以此自謂者，孤寡乃法道之一，不穀即不自稱善也。人君以冲眇自稱者，亦法道之冲虛微眇也。豈自尊自大而自以爲有德哉？蘇曰：世之人，不知万物之所自生，莫不賤寡小而貴衆大，然王公之尊而自稱孤寡不穀，古之達者蓋已知之矣。

故物，或損之而益，或益之而損。人之所以教我，而亦我之所以教人。強梁者不得其死，吾將以爲學父。

王弼勝遵同古本；河上公作「人之所教亦我義教之。」強梁猶言剛暴也。音辯云：古本作學父。河上公作教父。按尙書「惟斃學半」，古本並作「學」字，則學宜音「斃」亦教也。義同父，始也。今並從古本。○謙受益，滿招損，物皆然。物既如是，則王侯固常謙虛不自滿也。人之所行，可以教我；我之所行，亦可以教人，是何故邪？人之強梁者不得其死，是所以教我，不可以強梁也，則吾將以爲斃之始也。而我之柔弱者常全乎生，是亦所以教人可以柔弱也，人亦可以此爲斃之始也。蓋大道虛无柔弱，乃不言之教父也。觀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，万物負陰而抱陽，盅氣以爲和，皆自然之理也。人能體是而行，一動一靜，循乎自

然則事无不成，物无不和也。何以強梁爲哉？河上公曰：強梁者，謂不信玄妙，背道叛德，尙勢枉力也。不得其死，謂兵刃所伐，王法所殺，不得以命死也。

（增）（淮南子人間訓）故物或損之而益，或益之而損。何以知其然也？昔者楚莊王旣勝晉於河雍之間，歸而封孫叔敖。辭而不受，病且死，謂其子曰：吾則死矣，王必封女。女必讓肥饒之地，而受沙石之地。楚越之間有寢之邱者，其地穡而名醜，荆人鬼，越人穢，人莫之利也。孫叔敖死，王果封其子以肥饒之地，其子辭而不受。請有寢之邱。楚國之俗，功臣二世而爵祿；惟孫叔敖獨存，此所謂損之而益也。何謂益之而損？昔晉厲公南伐楚，東伐齊，西伐秦，北伐燕，兵橫行天下而無所絀；威服四方而無所詘，遂合諸侯於嘉陵，氣充志驕，淫侈無度，暴虐萬民。內無輔拂之臣，外無諸侯之勛；戮殺大臣，親近導諛。明年，出遊匠驪氏，樂吾中行，偃劫而幽之；諸侯莫之救，百姓莫之哀，三月而死。夫戰勝攻取，地廣而名尊，此天下之所頌也。然而終於身死國亡，此所謂益之而損者也。夫孫叔敖之請有寢之邱，沙石之地，所以累世不奪也；晉厲公之合諸侯於嘉陵，所以身死於匠驪氏也。

(文子符言篇)老子曰：道者，守其所已有，不求其所未得。求其所未得，即所有者亡；循其所已有，即所欲者至。治未固于不亂，而事為治者必危；行未免于無非，而急求名者必挫。故禍莫大于無禍，利莫大于不喪。故物或益之而損，損之而益。

(文子符言篇)老子曰：德少而寵多者，讓才下而位高者，危無大功而有厚祿者，微。故物或益之而損，或損之而益。

天下之至柔章第四十三

強梁者不得其死，故次之以天下之至柔章。

天下之至柔，馳騁於天下之至堅；

淮南子有「於」字，與古本同。○至柔謂道之用也，至堅謂物之剛者。道能運物，是至柔馳騁於至堅也。

出於无有，入於无間；

間，隙也。傳奔嚴遵同古本。河上公本少「出於」二字。○无有者，道之門也。无間者，物之壑

實而无間隙者也。凡以物入物，必有間隙，然後可入。惟道則出於无，洞貫金石，可入於无間隙者矣。

吾是以知无爲之有益。

吾者，老子自稱也。謂道之所以馳騁於至堅，入於无間者，惟柔弱虛通而已，豈有爲哉？吾是以知无爲之有益而无損也。人能體此道而虛心應物，則不言而信，不動而化，无爲而成，豈无益也？

（增）（淮南子原道訓）天下之物莫柔弱於水。然而大不可極，深不可測，修極於無窮，遠輪於無涯，息耗減益，通於不訾；上天則爲雨露，下地則爲潤澤；萬物弗得不生，百事不得不成；大包羣生而無好憎，澤及跋躑而不求報，富贍天下而不旣，德施百姓而不費；行而不可得窮極也，微而不可得把握也；擊之無創，刺之不傷，斬之不斷，焚之不然，淖濁流遁，錯繆相紛而不可靡散；利貫金石，強濟天下，動溶無形之域，而翺翹忽區之上；遭閭川谷之闕，而滔騰大荒之野；有餘不足，與天地取與，授萬物而無所前後，是故無所私而無所

公靡盬振蕩，與天地鴻洞，無所左而無所右，蟠委錯糝，與萬物始終。是謂至德。夫水所以能成其至德於天下者，以其淖濁潤滑也。故老聃之言曰：天下至柔，馳騁天下之至堅；出於無有，入於無間；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。

（淮南子道應訓）罔兩問於景曰：昭昭者，神明也？景曰：非也。罔兩曰：子何以知之？景曰：扶桑受謝，日照宇宙；昭昭之光，輝燭四海。闔戶塞牖，則無由入矣。若神明，四通並流，無所不及；上際於天，下蟠於地，化育萬物而不可爲象，俯仰之間而撫四溟之外。昭昭何足以明之？故老子曰：天下之至柔，馳騁天下之至堅。光耀問於無有，曰：子果有乎？其果無有乎？無有弗應也。光耀不得問而熟視其狀貌。冥然忽然，視之不見其形，聽之不聞其聲，搏之不可得，望之不可極也。光耀曰：貴矣哉！孰能至于此乎？予能有無矣，未能無無也。及其爲無無，又何從至於此哉！故老子曰：無有入于無間，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也。

（文子自然篇）天地之道，無爲而備，無求而得。是以知其無爲而有益也。

（說苑敬慎篇）韓平子問於叔向曰：剛與柔孰堅？對曰：臣年八十矣，齒再墮而舌尚存。

老聃有言曰：天下之至柔，馳騁乎天下之至堅。又曰：人之生也柔弱，其死也剛強；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，其死也枯槁。因此觀之，柔弱者，生之徒也；剛強者，死之徒也。夫生者毀而必復，死者破而愈亡；吾是以知柔之堅於剛也。平子曰：善哉！然則子之行何從？叔向曰：臣亦柔耳，何以剛爲？平子曰：柔無乃脆乎？叔向曰：柔者，紐而不折，廉而不缺，何爲脆也？天道，微者勝；是以兩軍相加而柔者克之，兩仇爭利而弱者得焉。

不言之教，无爲之益，天下希及之。

不言之教，柔弱也。无爲之益，虛通也。蓋柔弱虛通者，大道不言之教，无爲之益也。故人嘗體之。而天下之人，蔽於物欲，好尚強梁有爲，自生障礙，是以罕有及此道者矣。

（增）（文子精誠篇）聖人在上，懷道而不言，澤及萬民，故不言之教，芒乎大哉。

名與身孰親章第四十四

知无爲之有益，則知足知止，故次之以名與身孰親章。

名與身孰親，身與貨孰多，得與亡孰病。

世俗之人，多輕身而徇名貨，貪得而不顧危亡。故老子問之曰：身與名貨孰親？孰多？必竟是身親於名，身重於貨也。至於名貨得而身致危亡，孰爲病邪？蓋因貪名貨而致身亡，必竟是身元无病，而名貨致病也。

是故甚愛必大費，多藏必厚亡。知足不辱，知止不殆，可以長久。

費，耗也。厚重也。知足則寡食甄飲而自樂，知止則功成名遂而身退。此老子復曉人曰：是故甚愛名者，則必大費精神；多藏貨者，則必重失身命。惟知足知止而不貪名貨者，則不致汗辱危殆，可以長且久也。

（增）（淮南子道應訓）文見前七章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，下。

（淮南子人間訓）昔者智伯驕，伐范中行而克之；又劫韓魏之君而割其地。尙以爲未足，遂與兵伐趙。韓魏反之。軍敗晉陽之下，身死高梁之東，頭爲飲器，國分爲三，爲天下笑。此不知足之禍也。老子曰：知足不辱，知止不殆，可以修久。此之謂也。

大成若缺章第四十五

知足知止則不弊不窮，故次之以大成若缺章。

大成若缺，其用不弊；大滿若虛，其用不窮。大直若詘，大巧若拙，大辯若訥。

弊，困也。大滿若虛，郭雲王弼同古本。詘，音屈，枉曲也。太史公司馬談同古本。○夫道功成而不處。大成者，无物不成，而不處其功，故若缺也。其用是以不困。夫道在阨滿防，在谷滿谷；大滿者，无所不滿，而不見其迹，故若虛也。其用是以不盡。不直者，順物自然，故若詘也。大巧者，至妙无機，故若拙也。大辯者，不言而信，故若訥也。此五者，惟其如此，故能大也。下三者，不言用，蓋其用亦同上二者。

（增）（莊子胠篋篇）毀絕鉤繩而棄規矩，櫛工倕之指，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。故曰：大巧若拙。

（淮南子道應訓）秦穆公謂伯樂曰：子之年長矣，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？對曰：良馬者，可以形容筋骨相也，相天下之馬者，若滅若失，若亡其一。若此馬者，絕塵弭轍。臣之子皆

下材也；可告以良馬，而不可告以天下之馬。臣有所與供僮，纒采薪者，九方堙。此其於馬，非臣之下也。請見之。穆公見之，使之求馬。三月而反，報曰：「已得馬矣，在於沙邱。」穆公曰：「何馬也？」對曰：「牡而黃，使人往取之，牝而黃。」穆公不說，召伯也而問之，曰：「敗矣！子之所使求馬者，毛物牡牝弗能知，又何馬之能知？」伯樂喟然大息，曰：「一至此乎！是乃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。若堙之所觀者，天機也，得其精而忘其粗，在其內而忘其外，見其所見而不見其所不見，視其所視，而遺其所不親。若彼之所相者，乃有貴乎馬者。馬至而果千里之馬。」故老子曰：「大直若屈，大巧若拙。」

躁勝寒，靜勝熱，知清靜以爲天下正。

古本有「知以」二字。○躁極則寒，寒則万物凋零；靜極則熱，熱則万物生長。是知躁動者死之根，清靜者生之根，故知清靜者以爲天下之正也。體道者成而若缺，滿而若虛，直而若誦，巧而若拙，辯而若訥，亦无出於清靜矣。雖然，人豈有靜而不動者哉？但不可躁暴，常常以清靜爲正爾。河上公曰：「勝，極也。」

天下有道章第四十六

以知清靜以爲天下正，則无欲矣；故次之以天下有道章。

天下有道，却走馬以糞，天下无道，戎馬生於郊。罪莫大於可欲，禍莫大於不知足，咎莫著於欲得。

邑外曰郊。僭音慘，痛也。古本如此。○天下有道之時，人皆清靜无欲，遂无交爭，故却除走馬之事，以糞治田疇也。天下无道之時，人皆躁動多欲，遂有交爭，故戎馬生於郊境也。罪過也。欲，貪也。可欲，謂凡可貪之事物也。可貪，則多愛；愛則聚於外而有過；愛之不已，則不知足，故過積而爲禍。禍，害也，謂害於人而害於身也，猶不知禍。凡所貪者，又必欲得之；彼此愛欲，遂起交爭，致禍積而爲咎。咎，釋云：災也，故咎莫僭於欲得，蓋必欲得之而不知人之痛，遂致天災之也。西昇經曰：欲者，凶害之根。兵者，天下之大凶事。有國有家者，儻不知去欲，是不審戎馬之所由生也。蘇曰：以其可欲者示人，固有罪矣。而不足其足者，其禍尤甚。所欲必得者，其咎最大。匹夫有一於身，患必及之。侯王而爲是，則戎馬之所自起也。

(增) (韓非子解老篇) 有道之君，外無怨讎於鄰敵，而內有德澤於人民。夫外無怨讎於鄰敵者，其遇諸侯也有禮義；內有德澤於人民者，其治民事也務本。遇諸侯有禮義，則役希起；治民事務本，則淫奢止。凡馬之所以大用者，外供甲兵而內給淫奢也。今有道之君，外希用甲兵，而內禁淫奢；上不事馬於戰鬪逐北，而民不以馬遠通淫物；所積力唯田疇，積力唯田疇，必且糞灌，故曰：天下有道，卻走馬以糞也。

(韓非子喻老篇) 天下有道，無急患，則日靜，遽傳不用。故曰：卻走馬以糞。

(韓非子解老篇) 人君者無道，則內暴虐其民，而外侵欺其鄰國。內暴虐則民產絕，外侵欺則兵數起。民產絕則畜生少，兵數起則士卒盡。畜生少則戎馬乏，士卒盡則軍危殆。戎馬乏則騁馬出，軍危殆則近臣役。馬者，軍之大用；郊者，言其近也。今所以給軍之具於特馬近臣。故曰：天下無道，戎馬生於郊矣。

(韓非子喻老篇) 天下無道，攻擊不休，相守數年不已。甲冑生蟣蟲，燕雀處帷幄，而兵不歸。故曰：戎馬生於郊。

（韓非子解老篇）人有欲則計會亂，計會亂而有欲甚，有欲甚則邪心勝，邪心勝則事經絕，事經絕則禍難生。由是觀之，禍難生於邪心，邪心誘於可欲，可欲之類進，則教良民爲姦，退則令善人有禍。姦起則上侵弱君，禍至則民人多傷。然則可欲之類，上侵弱君而下傷人民。夫上侵弱君而下傷人民者，大罪也。故曰：罪莫大於欲。

（韓非子喻老篇）翟人有獻豐狐玄豹之皮於晉文公。文公受客皮而歎，曰：此以皮之美自爲罪！夫治國者以名號爲罪，徐偃王是也；以城與地爲罪，虞虢是也。故曰：罪莫大於可欲。

（韓非子解老篇）是以聖人不引五色，不淫於聲樂；明君賤玩好而去淫麗。人無毛羽，不衣則不犯寒；上不屬天而下不著地，以腸胃爲根本，不食則不能活。是以不免於欲利之心，欲利之心不除，其身之愛也。故聖人衣足以犯寒，食足以充虛，則不憂矣。衆人則不然。大爲諸侯，小餘千金之資，其欲得之愛不除也。胥靡有免，死罪時活。今不知足者之愛終身不解。故曰：禍莫大於不知足。

（韓非子喻老篇）智伯兼范中行而攻趙不已，韓魏反之，軍敗普陽，身死高粱之東，遂卒被分，漆其首以爲澠器。故曰：禍莫大於不知足。

（韓非子解老篇）故欲利甚於憂，憂則疾生，疾生而智慧衰，智慧衰則失度量，失度量則妄舉動，妄舉動則禍害至，禍害至而疾嬰內，疾嬰內則痛，禍薄外則苦，苦痛雜於腸胃之間，則傷人也。僇則退而自咎，退而自咎也，生於欲利。故曰：咎莫僇於欲利。

（韓非子喻老篇）虞君欲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，不聽宮之奇，故邦亡身死。故曰：咎莫僇於欲得。

故知足之足，常足矣。

夫惟有道則清靜恬淡，知天下之物无可貪者，无不足者，故知足之足，常足矣。人能明道，自然知足。蘇曰：知足者所遇而足，是无不足也。

（增）（韓非子喻老篇）邦以存爲常，霸王其可也；身以生爲常，富貴其可也；不欲自害，則邦不亡，身不死。故曰：知足之爲足矣。

不出戶章第四十七

清靜無欲則天下自化，故次之以不出戶章。

不出戶，可以知天下；不闕牖，可以見天道。

傳：弈韓非與古本有「可以」字。古本作闕音窺。○與我同一初者，天下也，何待出戶而知？無爲自然者，天道也，何待闕牖而見？

其出彌遠，其知彌眇。

眇字，韓非王弼同古本。○彌，益也。眇，少也。求之於外者，出益遠而知益少也。

（韓非子喻老篇）空竅者，神明之戶牖也。耳目錫於聲色，精神錫於外貌，故中無主。中無主，則禍福雖如丘山，無從識之。故曰：不出於戶，可以知天下；不闕於牖，可以知天道。此言神明之不離其實也。

（韓非子喻老篇）白公勝慮亂，罷朝，倒杖而策銳，貫頤，血流至於地而不知。鄭人聞之，曰：頤之忘，將何不忘哉？故曰：其出彌遠者，其智彌少。此言智周乎遠，則所遺在近也。

（呂氏春秋審分覽君守篇）身以盛心，心以盛智。智乎！深藏而實，莫得窺乎！鴻範曰：惟天陰隲下民。陰之者，所以發之也。故曰：不出於戶而知天下，不窺於牖而知天道。其出彌遠者，其知彌少。故博聞之人，強識之士，闕矣。事耳目深思慮之務，敗矣。堅白之察，無厚之辯，外矣。不出者，所以出之也；不爲者，所以爲之也。此之謂以陽召陽，以陰召陰。

（淮南子精神訓）夫孔竅者，精神之戶牖也；而氣志者，五藏之使候也。耳目淫於聲色之樂，則五藏搖動而不定矣。五藏搖動而不定，則血氣滔蕩而不休矣。血氣滔蕩而不休，則精神馳騁於外而不守矣。精神馳騁於外而不守，則禍福之至，雖如邱山，無由識之矣。使耳目精明玄達而無誘慕，氣志虛靜恬愉而省嗜欲，五藏定甯盈充而不泄，精神內守形骸而不外越，則望於往世之前，而視於來事之後，猶未足爲也。豈直禍福之閒哉！故曰：其出彌遠者，其知彌少。以言夫精神之不可使外淫也。

（淮南子主術訓）人主流居隱處以避燥溼，閨門重襲以避姦賊。內不知閭里之情，外不知山澤之形。帷幕之外，目不能見十里之前，耳不能聞百步之外，天下之物無不通者，

其濶翰之者大，而斟酌之者衆也。是故不出戶而知天下，不窺牖而知天道。乘衆人智之，則天下之不足有也；專用其心，則獨身不能保也。是故人主覆之以德，不行其智，而因萬人之所利。夫舉踵天下而得所利，故百姓戴之上，弗重也；錯之前，弗害也；舉之而弗高也；推之而弗厭。

（文子精誠篇）精神越于外，智慮蕩于內者，不能治形。神之所用者遠，則所遺者近。故不出于戶以知天下，不窺于牖以知天道；其出彌遠，其知彌少。此定精誠發于內，神氣動于天也。

（文子下德篇）夫人君不出戶以知天下者，因物以識物，因人以知人也。故積力之所舉，即無不勝也；衆智之所爲，即無不成也。千人之衆無絕糧，萬人之羣無廢功。

是以聖人不行而知，不見而名，不爲而成。

聖人得之於內，是以不行而能知天下者，知其猶是也；不見而能名天道者，名其無爲也；不爲而能成萬物者，成其自然也。蘇曰：性之所及，非特能知能名而已，可以因物之自然，不勞

而成之矣。

（韓非子喻老篇）是以聖人無常行也。能並智，故曰：不行而知；能並視，故曰：不見而明。隨時以舉事，因資而立功，用萬物之能而獲利其上，故曰：不爲而成。

爲學日益章第四十八

能不出戶而知天下，不闕牖而見天道者，則常以無事而取天下矣。故次之爲學日益章。爲學者日益，爲道者日損。

傳：奔嚴遵與古本有「者」字。○爲俗學者，則日益多事而心不虛；爲常道者，則日損私欲以致虛。河上公曰：學，謂政教禮樂之學也。日益者，情欲文飾日以益多也。道，謂自然之道。日損者，情欲文飾日以消損也。蘇曰：不知道而爲學，聞見日多，而无以之，未免爲學者也。孔子曰：「多聞，擇其善者而從之；多見而識之，知之次也。」苟一日知道，顧視萬物，无一非妄，以求復性，而性實无幾。孔子謂子貢曰：「賜也，女以子爲多學而識之者歟？」曰：「然，非歟？」曰：「非也，予一以貫之。」

損之又損之，以至於无爲，无爲則无不爲。

司馬溫公與古本有兩「之」字，「則」字，陳韶王弼同古本。○人心本虛，私欲窒之，則難復其初。漸去之，又去之，以至於无爲，則仍虛矣。无爲，虛也；无不爲，通也；虛則通矣。

（增）（淮南子道應訓）所謂無爲者，不先物爲也，所謂無不爲者，因物之所爲。

將取於天下者，常以无事及其有事，不足以取天下。

心虛則道通，以道化民，則无事矣。雖不取天下，而人心自然歸之。及其政令煩，刑法嚴，則雖欲取天下，而人心不歸之矣。

（增）（文子自然篇）古之善爲君者法江海。江海無爲以成其大，窺下以成其廣，故能長久爲天下谿谷，其德乃足。無爲，故能取百川。不求，故能得；不行，故能至。是以取天下而無事。

俞樾按「常」乃「當」字之誤。

聖人无常心章第四十九

取天下者常以無事，故次之以聖人無常心章。

聖人無常心，以百姓之心爲心。

古本有「之」字。○聖人無常心者，無爲無欲，不倚於一物，湛然虛明，寂然不動，純乎道也。以百姓之心爲心者，感而遂通，天下之故也。蓋是心之初，無有不同，是以聖人不致有爲多欲，以生百姓之妄心，但感而後以道應之爾。

善者，吾善之；不善者，吾亦善之；德善矣。信者，吾信之；不信者，吾亦信之；德信矣。

百姓之善者，能明本善，循乎自然也。聖人以道而善之，則其善心自固矣。百姓之不善者，未明本善，私欲蔽之也。聖人亦以道而善之，則將化而復歸於善也。此所謂德善矣。蓋百姓與聖人得之於初者，未嘗不善也。百姓之信者，以其誠實也。聖人以道而信之，即信心自不變矣。百姓之不信者，因私欲而詐僞也。聖人亦以道而信之，則將化而復歸於信也。此所謂德信矣。蓋百姓與聖人得之於初者，未嘗不信也。是以聖人非察察分別天下之善與不善，信

與不信，而區區生心作意以爲善爲信也，惟守道而已。

聖人之在天下，歛歛焉，爲天下，渾心焉。

勝遠王弼同古本。○歛音吸，收斂也。渾，大也，合也；混沌之混同，陰陽未分也。聖人之心與百姓之心，其初均同乎虛靜，純粹至善，未有惡也。惟聖人清靜无欲，自全其初，則百姓亦清靜无欲，各全其初。故聖人之在天下，收斂其心，无爲无欲，頃刻不敢放縱，則百姓自化，此乃爲天下大合初心也。

百姓皆注其耳目，聖人皆咳之。

咳，何來切。小兒笑貌。舊本釋文並作咳。○百姓皆傾注耳目以觀聽於上，是以聖人清靜无欲，皆使自化以全其初，而不失其赤子之心，此愛養之至也。

出生入死章第五十

无常心則不倚一物，湛然虛寂，无死地也；故次之以出生入死章。

出生入死，生之徒十有三，死之徒十有三。

此言五行之出生入死，不逃乎數，以言萬物之死生莫逃乎數也。道所以陰陽，陰陽所以五行，至五行則氣形質具有數存焉。十三乃自然之數，巨細之物，皆不可逃也。己亥，四數也，戊癸辰戌，五數也。丁壬卯酉六數也。丙辛寅申，七數也。乙庚丑未，八數也。甲巳子午，九數也。水土生於申，死於卯。木生於亥，死於午。火生於寅，死於酉。金生於巳，死於子。生者死之徒，死者生之徒，故五行生死之數皆十三也。曰：生言出而死言入者何也？對曰：五行質具於地而氣行于天，本无生死，但其出則謂之生，入則謂之死，皆不逃十三之數也。曰：己亥何以得四？戊癸辰戌何以得五？丁壬卯酉何以得六？丙辛寅申何以得七？乙庚丑未何以得八？甲巳子午何以得九？對曰：此非圖莫能示人。○生死之徒十有三圖：

	甲	乙	丙	丁	戊
己	庚	辛	壬	癸	
子死金	丑	寅	卯	辰	
午死木	未	申	酉	戌	
		生水土	死火		
		生火	死水土		

九 八 七 六 五 四

曰：此於圖已明矣。十干并辰戌丑未，何故不言五行？對曰：甲己化土，乙庚化金，丙辛化水，丁壬化木，戊癸化火，而辰戌丑未屬土也。曰：數何以起於己亥？始於四而不始於一，終於九而不終於十？對曰：善哉！問：數始於己亥者，六陽極於己，至午而一陰生。六陰極於亥，至子而一陽生。蓋陽極則陰之所自生，陰極則陽之所自生，故數起於己亥也。數始於四而不始於一者，蓋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萬物，物生然後有象，有象然後有數，物得四變，故物數始於四而不始於一也。如大衍之數五十，其用四十，有九亦虛其一也。復問曰：此何以虛其三？對曰：三元是一，一即是三，解已具第四十章中。終於九而不終於十者，蓋不始於三，不終於十，乃十有三也。始於四，終於九，亦十有三也。歸之於中，以五合八，以六合七，亦十三也。故數終於九而不終於十也。曰：請問何以如此？對曰：數云，數云，籌策云乎哉？不終不始者，十有三，而所以終萬物始萬物者，十有三，此自然之數也。五行生死，尚不逃十三之數，而况其它乎？

（增）（韓非子解老篇）人始於生而卒於死。始之謂出，卒之謂入，故曰：出生入死。人之身，

三百六十節，四肢，九竅，其大具也；四肢與九竅，十有三者。十有三者之動靜，盡屬於生焉，屬之謂徒也，故曰：生之徒也。十有三者，至其死也，十有三具者皆還而屬之於死，死之徒亦十有三。故曰：生之徒十有三，死之徒十有三。

民之生，生而動之死地，亦十有三。

韓非嚴遵同古本。○前言五行生死以總萬物生死，皆不逃十三之數。今特指人而言者，謂人與天地共判，得五行之秀，爲萬物之最靈，中有不終不始者存，固有異乎物。誠能虛靜无欲，保神養氣，則不困十三之數。儻自生其生而躁動，多欲以適死地，亦不逃十三之數爾。

（增）（韓非子解老篇）凡民之生，而生者固動，動盡則損也。而動不止，是損而不止也。損而不止，則生盡；生盡之謂死。則十有三具者，皆爲死死地也。故曰：民之生，生而動，動皆之死地，亦十有三。是以聖人愛精神而貴處靜。

夫何哉，以其生生之厚也。

夫何哉，韓非與古本同。○夫何哉，設問也。復答曰：民之所以亦不逃十三之數者，以其自生

其生之過也。

(增) (文字十守篇) 故五色亂目，使目不明；五音亂耳，使耳不聰；五味亂口，使口生創；趣舍滑心，使行飛揚。故嗜欲使人氣淫，好憎使人精勞。不疾去之，則志氣日耗。夫人所以不能終其天年者，以其生生之厚。夫惟無以生爲者，卽所以得長生。

蓋聞善攝生者，陸行不遇兕虎，入軍不被甲兵；兕无所投其角，虎无所錯其爪，兵无所容其刃，夫何哉？以其无死地。

攝，引持也。兕，序姊切，猛獸，如牛狀，青色，一角，虎鼻，識神物。錯，置也。○蓋嘗聞之：善能引大持守其生者：陸行則不遇兕虎之害；入軍則不被甲兵之傷。夫何哉？以其神氣全而无可以投角錯爪容刃之地，不關於數也。此乃與道合體，非知巧果敢之列，稽諸成道而物莫能傷之。士不可具載，程太虛，仙師，羅公遠，真人，其顯顯者矣。蘇曰：至人常在不生不死中，生且无有，烏有死地哉？一作生地且无，焉有死地哉？

(增) (韓非子解老篇) 凡兵革者，所以備害也。重生者，雖入軍，無忿爭之心；無忿爭之心，

則無所用救害之備。此非獨謂野處之軍也。聖人之遊世也，無害人之心，無害人之心，則必無人害；無人害，則不備人。故曰：陸行不遇兇虎，入山不恃備以救害，故曰：入軍不被甲兵。遠諸害，故曰：兇無所殺其角，虎無所措其爪，兵無所容其刃。不設備而必無害，天地之道理也。體天地之道，故曰：無死地焉。動無死地，而謂之善攝生矣。

（淮南子詮言訓）故天下可得而不可取也；霸王可受而不可求也。任智，則人與之訟；任力，則人與之爭。未有使人無智者，有使人不能用其智於己者也；未有使人無力者，有使人不能施其力於己者也。此兩者常在久見。故君賢不見，諸侯不備；不肖不見，則百姓不怨。百姓不怨，則民用可得；諸侯弗備，則天下之時可承。事所與衆同也，功所與時成也。聖人無焉。故老子曰：虎無所措其爪，兇無所措其角。蓋謂此也。

（鹽鐵論世務篇）文學曰：春秋王者無敵，言其仁厚，其德美，天下賓服，莫敢受交也。德行延及方外，舟車所臻，足迹所及，莫不被澤。蠻貊異國，重譯自至。方此之時，天下和同，君臣一德，外內相信，上下輯睦。兵設而不試，干戈閉藏而不用。老子曰：兇無所用其角，螫蟲

無所輸其毒。

俞樾按釋名釋委容曰容用也。

道生之章第五十一

五行，一陰陽也，其所以陰陽者道也，故次之以道生之章。

道生之，德畜之，物形之，勢成之。

畜，養也。生物者，道也。養物者，德也。陰陽相摩，物不得不形也。寒暑相推，勢不得不成也。

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。

皆尊其生之所從而貴其養之所自也。

道之尊，德之貴，夫莫之爵而常自然。

道德非有爵，而萬物常自然尊貴之。蘇曰：特爵而後尊貴者，非實尊貴也。

故道生之，蓄之，長之，育之，亭之，毒之，蓋之，覆之。

蓄，積也。覆音副，古本如此。○物生之後，積累而長，指春而言也。長育，指夏也。亭毒，指秋也。王

弼李奇同古本。傳奔引史記云：亭，凝結也。廣雅云：毒，安也。蓋覆，指冬也。冬乃萬物歸根復命之時也。四時所以行，萬物所以生，皆道也。故先曰道。生而不有，爲而不恃，長而不宰，是謂玄德。

道生之而不以爲己有，爲之而不自恃，其能長之而不爲之主，是謂玄遠之德也。有德如此，而人莫能知，莫能見，故曰玄。

天下有始章第五十一

物自道生，故次之以天下有始章。

天下有始，以爲天下母。既得其母，以知其子。

道本无始，此言有始者，謂萬物由是始也。母，謂道也。道者，有而无形，无而有精，變化不測，通神達生，故謂之母。在人之身，則爲神明，不可以言傳口授而得之也。靜而无欲，道自居矣。非天下之至神，不能得之；既得乎此，則以是而知其子。子者一也，虛而无形，以萬物同得，此所以謂之一也。非天下之至明，不能知之。知此，則天地人物與我同出而異名也。河上公曰：子

一也，既知得道已，當復知其一也。

既知其子，復守其母，歿身不殆。

既知其一，復守其道，則終身不危殆矣。河上公曰：已知一，當復守道；反死爲不危殆也。

塞其兌，閉其門，終身不勤，開其兌，濟其事，終身不救。

兌，說也。門者，以心神之出而言也。濟，成也。目說於色，耳說於聽，鼻說於香，口說於味，皆汨於一心，故塞其耳目鼻口之所說，以閉其一心之所欲，則神明不出而終身不勞苦矣。塞閉者，雖色聲香味交陳於前，而吾不說之，卽塗閉之義也。莊子天運篇載：「塗卻守神。」與此義同。成玄英疏云：塗，塞也。卻，孔也。閉心知之孔，卻守凝寂之精神，然則儻開其耳目鼻口之所說，以濟其一心所欲之事，則神明失而終身不可救矣。

（增）（淮南子道應訓）齊王后死，王欲置后而未定，使羣臣議。薛公欲中王之意，因獻十珥而美其一。旦日，因問美珥之所在，因勸立以爲王后。齊王大說，遂重薛公。故人主之意，欲見於外，則爲人臣之所制。故老子曰：塗其兌，閉其門，終身不勤。

(文子上禮篇) 爲禮者雕琢人性，矯拂其情，目雖欲之，禁以度，心雖樂之，節以禮。趨翔周旅，屈節卑拜，肉擬而不食，酒激而不飲。外束其形，內愁其德。錯陰陽之和，而迫性命之情。故終身爲哀人。何則？不本其所以欲，而禁其所欲；不原其所以樂，而防其所樂。是猶圈獸而不塞其垣，禁其野心；決江河之流而壅之以手。故曰：開其兌，濟其事，終身不救。

見小曰明。守柔曰強。

小謂一也。一乃道之子，微而難見；見之者必玄覽。能見一，則真所謂明矣。此釋知其子之義。柔謂道也。道乃一之母，弱而難守；守之者，必堅志能守道，則真所謂強矣。此釋守其母之義。

(增) (韓非子喻老篇) 昔者紂爲象箸而箕子怖，以爲象箸必不加於土，則必將犀玉之杯；象箸玉杯必不羹菽藿，則必旒象豹胎；象豹胎必不衣短褐，而食於茅屋之下，則錦衣九重，廣室高臺。吾畏其卒，故怖其始。居五年，紂爲肉圃，設炮烙，登糟邱，臨酒池。紂遂以亡。故箕子見象箸以知天下之禍。故曰：見小曰明。

(淮南子道應訓) 魯國之法：魯人爲人妾於諸侯，有能贖之者，取金於府。子贖魯人

於諸侯來，而辭不受金。孔子曰：賜失之矣！夫聖人之舉事也，可以移風易俗，而教順可施後世；非獨以適身之行也。今國之富者寡而貧者衆，贖而受金，則爲不廉；不受金，則不復贖人。自今以來，魯人不復贖人於諸侯矣。孔子亦可謂知化矣。故老子曰：見小曰明。

用其光，復歸其明，无遺身殃，是謂襲常。

遺，贈也。心靜則虛，虛則明，明則有光；用其光以接物，反其明以歸虛；用其光則兌雖通而无說，歸其明則心常虛而神全；此釋塞兌閉門之義。能如是，則不貽此身殃咎，是謂密傳常道也；此釋終身不勤之義。若或開兌濟事，則明逐物遷，貽殃於身，終身不救，而失道之常矣。蘇曰：世人開其所悅，徇身徇物而不反；聖人塞而閉之，非絕物也，以道應物，用其光而已矣。夫耳之能聽，目之能視，鼻之能嗅，口之能嘗，身之能觸，心之能思，皆所謂光也。蓋光與物接，有去而明不損，是以應万變而不窮，殃不及於身，故其常性湛然，相襲而不絕矣。

（增）（淮南子道應訓）中山公子牟謂詹子曰：身處江海之上，心在魏闕之下，爲之奈何？詹子曰：重生，重生則輕利。中山公子牟曰：雖知之，猶不能自憂。詹子曰：不能自勝，則從之；

從之，神無怨乎？不能自勝而強弗從者，此之謂重傷。重傷之人，無壽類矣。故老子曰：知和曰常，知常曰明，益生曰祥，心使氣曰強。是故用其光，復歸其明也。（文子下德篇文略同，彼作老子語）

（韓非子喻老篇）句踐入宦於吳，身執干戈，爲吳王洗馬；故能殺夫差於姑蘇。文王見呂於王門，顏色不變；而武王擒紂於牧野。故曰：守柔曰強。

使我介然章第五十二

善守道者，循乎自然，謹於施設；故次之以使我介然章。

使我介然有知，行於大道，唯施是畏。

使我者，老子託言也。施，平聲。○謂使我介然有知，行於大道，唯施爲之是畏也。蓋人生虛靜，纖毫有知，則介然于懷，便不虛靜矣。不虛靜則道不居之，安能致和？道本無爲，纔有施設，則涉乎迹矣。一涉乎迹，則亂所由生，大有可畏，動可不慎乎？是以聖人無思無爲，寂然不動，感而遂通天下之故。周子得此意以結通書，故曰：「畏其背，背非見也。靜則止，止非爲也。爲不

止矣。其道也深乎！河上公曰：唯獨也。獨畏有所施，爲殊道意。欲賞善，恐僞生；欲信忠，恐詐起也。蘇曰：大道者無知，無行，无所施設而物自化。今介然有知，行於大道，則其所施設建立，非其自然，有足異者。

大道甚捷，民甚好徑。

捷，古本如此。說文云：行平易也。徑，小路，言其捷也。○謂大道甚平易，而民甚好行小路，以譬民不由正道，循自然平易處行，乃好施設行險僥倖以速求名利也。下有甚焉，則上必有好者。蘇曰：大道甚夷，无有險阻；世之不知者，以爲迂緩而好徑以求也；故凡捨其自然而有所施設者，皆欲速者也。

朝甚除，田甚蕪，倉甚虛，服文采，帶利劍，饜飲食，貨財有餘，是謂盜夸。非道也哉！

古本如此。除，去也，開也。采一作綵。饜，飽也。夸與夸同，奢也，誇張自大也。○先言朝甚除者，謂朝廷尙施爲，要賄賂，去君子，取小人，甚開私小之路也。上有好者，下必有甚焉者矣。故智詐

並與官吏傷癯，需求百出，傷財害民，遂致田野荒蕪，倉廩不實；而傷癯官吏，方且服文采之衣，帶璽利之劍，文非文而不恤下，武非武而不衛民，假法爲非，瘠民肥己，壓飭美異之飲食，積聚有餘之貨財；此皆劫剝於人，以恣縱於己，是謂爲盜，而夸張自大，豈道也哉？此老氏傷時之言，而亦足以戒後世也。除字，一說謂朝廷尙施設，愛苞苴，更除不常，則小人並進，君子退黜；故民被其害，農事廢弛，倉廩空虛。小人不知恥，而方且奢華自大，是爲盜而夸也。亦通。蘇曰：俗人昭昭，我獨若昏；俗人察察，我獨悶悶；豈復飾末廢本以施設爲事，啓以姦盜哉？

（增）（韓非子解老篇）書之所謂大道也者，端道也。所謂貌施也者，邪道也。所謂徑也者，佳麗也。佳麗也者，邪道之分也。朝甚除也者，獄訟繁也。獄訟繁則田荒，田荒則府倉虛，府倉虛則國貧，國貧而民俗淫侈，民俗淫侈則衣食之業絕，衣食之業絕，則民不得無飾巧詐，飾巧詐則知采文，知采文之謂服文采。獄訟繁，倉廩虛，而有以淫侈爲俗，則國之傷也。若以利劍刺之。故曰：帶利劍。諸夫飾智故，以至於傷國者，其私家必富，私家必富，故曰：資貨有餘。國有若是者，則愚民不得無術而效之；效之，則小盜生。由是觀之，大姦作則小盜

隨，大姦唱則小盜和。等也者，五聲之長者也。故竽先則鍾瑟皆隨，竽唱則諸樂皆和。今大姦作則俗之民唱，俗之民唱則小盜必和。故服文采，帶利劍，壓飲食，而資貨有餘者，是之謂盜等矣。

善建不拔章第五十四

自然之道，本无施設，故能常久。故次之以善建者不拔章。

善建者不拔，善抱者不換，子孫祭祀不輟。

換一作脫。○善建德者深而不拔，善抱道者固而不換，是以子孫祭祀不已也。

（增）（韓非子解老篇）人無愚智，莫不有趨舍。恬淡平安，莫不知禍福之所由來。得於好惡，悅於淫物，而後變亂。所以然者，引於外物，亂於玩好也。恬淡有趨舍之義，平安知禍福之計，而今也，玩好變之，外物引之，引之而往，故曰拔。至聖人不然。一建其趨舍，雖見所好之物，不能引；不能引之謂不拔。一於其情，雖有可欲之類，神不爲動；神不爲動之謂爲脫。爲人子孫者，體此道以守宗廟，不滅之謂祭祀不絕。

〔韓非子喻老篇〕楚莊王既勝，狩于河雍，歸而賞孫叔敖。孫叔敖請漢間之地，沙石之處。楚邦之法，祿臣再世而收地，唯孫叔敖獨在此。不以其邦爲收者，瘠也。故九世而祀不絕。故曰：善建不拔，善抱不脫，子孫以其祭祀，世世不輟，孫叔敖之謂也。

〔淮南子主術訓〕是故君人者無爲而有守也，有爲而無好也，有爲則讒生，有好則諛起。昔者齊桓公好味，而易牙烹其首子而餌之；虞君好寶，而晉獻以璧馬釣之；胡王好音，而秦穆公以女樂誘之。是皆以利見制於人也。故善建者不拔。

〔文子上仁篇〕人君之道，無爲而有就也，有立而無好也，有爲即讒，有好即諛。讒即可奪，諛即可誘。夫以建而制于人者，不能持國。故善建者不拔，言建之無形也。

脩之身，其德乃真；脩之家，其德乃餘；脩之鄉，其德乃長；脩之邦，其德乃豐；脩之天下，其德乃普。

〔邦〕字，韓非與古本同，一作國。○脩者，去私欲而不使爲德之害也。自脩之身，其德乃真，而至於家之有餘，鄉之長久，邦之豐盛，天下之周普。此皆建德無爲之效也。

故以身觀身，以家觀家，以鄉觀鄉，以邦觀邦，以天下觀天下。

吾之身，清靜无欲，則不妄作；不妄作，則和氣充盈；和氣充盈，則三田通暢；三田通暢，則百脈調榮，百脈調榮，則通體康健，髓堅骨實。此皆抱道自然之效也。是以昔人以身喻國，以心喻君，以氣喻民。心正則氣自順，氣順則身自安，乃知君正則民自順，民順則國自安，自然之理也。故以吾之身觀人之身，以至於觀家，觀鄉，觀邦，觀天下，一理而已。然則清靜无欲者，而民自化矣。善建德者，必由抱道；善抱道者，則德自立矣。不稅不拔，則道德弘遠，自然子孫相續，其祭祀何時而止邪？此與夫盜夸者異矣。

（增）（韓非子解老篇）身以積精爲德，家以資財爲德，鄉國天下皆以民爲德。今治身而外物不能亂其精神。故曰：修之身，其德乃真。真者，慎之固也。治家者，無用之物不能動其計，則資有餘。故曰：修之家，其德有餘。治鄉者行此節，則家之有餘者益衆。故曰：修之鄉，其德乃長。治邦者行此節，則鄉之有德者益衆。故曰：修之邦，其德乃豐。莅天下者行此節，則民之生莫不受其澤。故曰：修之天下，其德乃普。修身者以此別君子小人，治鄉治邦莅天

下者各以此科適觀息耗，則萬不失一。故曰：以身觀身，以家觀家，以鄉觀鄉，以邦觀邦，以天下觀天下。吾奚以知天下之然也？以此。

（淮南子道應訓）楚莊王問詹何曰：治國奈何？對曰：何明於治身而不明於治國？楚王曰：寡人得立，宗廟社稷，願學所以守之。詹何對曰：臣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，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。故本在於身，不敢以對末。楚王曰：善。故老子曰：修其身，其德乃真也。（文子上仁篇文略同，作文子問，老子答。）

（文子微明篇）人之將疾也，必先甘魚肉之味；國之將亡也，必先惡忠臣之語。故疾之將死者，不可為良醫；國之將亡者，不可為忠謀。修之身，然後可以治民；居家理，然後可移于官長。故曰：修之身，其德乃真；修之家，其德乃餘；修之國，其德乃豐。

吾奚以知天下之然哉？以此。

奚字，韓非與古本同。○謂不過以此一身之清靜无欲而推之，則天下泮然可知爾。

含德之厚章第五十五

善建善抱者，知和知常也；故次之以含德之厚章。

含德之厚者，此於赤子也。

傳：弈與古本同。○舍德者，其德不形也；苟彰其德，則薄矣。赤子者，嬰兒未咳之時，以譬一毫无私欲僞情也。蘇曰：老子之言道德，每以嬰兒况之者，皆言其體而已，未及於用也。今夫嬰兒，淡然无欲，其體之者至矣；然而物來而不知應，未可以言用也。

毒蟲虺蛇不螫，猛獸攫鳥不搏。

傳：弈與古本同。毒蟲，蠚螫之類。虺，蝮蛇也。紫音釋，蟲行毒也。猛獸，兕虎之類。攫鳥，鷹鷂之屬。攫，搏也。搏，擊也。○惡物不敢傷害赤子者，以其德不形而又无死地也。河上公曰：赤子不害於物，物亦不害赤子。蘇曰：道无形體，物莫得而見也，而况得而傷之乎？人之所以至於有形者，由其有心也；故有心而後有形，有形而後有敵，敵立而傷之者至矣。无心之人，物莫與敵者，而易由傷之，夫赤子之所以至此者，惟其心无也。

骨弱筋柔而握固，未知牝牡之合而腠作，精之至也；終日號而噍不嘎。

和之至也。

牝屬陰，牡屬陽。腴，傳奔與古本同，今諸本多作峻。玉篇：「腴」字注亦作峻，係三字通用。並子雷切。赤子，陰也。號，平聲。嗑，音益，咽也。隕，所訝切，聲破也。○赤子，筋骨雖柔弱，而掌握牢固。未知牝牡之合而腴作者，精全之甚也。雖終日啼號而聲不破者，氣和之甚也。以譬合德之厚者，純粹而不雜，靜一而不變也。河上公曰：赤子，筋骨柔弱而持物握固，以其意專而心不移，赤子未知男女之合而陰作怒者，由精氣之所至也。赤子終日啼哭而聲不變易者，和氣之所致也。蘇曰：无執而自握，无欲而自作，是知其精有餘而非心也。心傷則氣傷，氣傷則號而嗔，終日號而不嗔，是知其心不動而氣和也。

知和曰常，知常曰明。

和出自然，苟好惡內傷，則不知矣。惟沖則和，知和則常久也。故知和曰常。常，父之道，非至明者不能知之。故知常曰明也。蘇曰：和者，不以外傷內也。復命曰常，遇物而知，反其本者也。知和曰常，得本以應万物者也。其實一道也，故皆謂之常。

益生曰祥，心使氣曰強。

祥，妖怪也，又福也，善也，此指妖怪之義。○謂知常久之道者，則因自然而不益生，守和柔而不強壯，顯則成體，隱則成始，神通自在，變化無窮。不知常久之道者，則欲益生而妄作，是謂妖怪也。欲以心而使氣，是謂強壯也，生道無爲，豈可益之？沖炁自然，豈可使之？是以朱真人桃椎曰：道者，然也。道體者，虛無也。虛無者，自然也。自然者，無爲也。無爲者，心不動也。內心不動，則外境不入；內外安靜，則神定氣和；神定氣和，則元氣自正；元氣自正，則五臟流通；五臟流通，則精液上應，精液上應，則不思五味，五味已絕，則飢渴不生，飢渴不生，則三田自盛；三田自盛，則髓堅骨實，返老還元，如此修養，則真道成矣。以此證之，則何嘗益生而以心使氣邪？特不害之，則元氣自正爾。故善平天下者，亦如平身也，虛靜恬淡，無爲自然，其德不形，人物自正；是以陰陽和順，變異不興，子孫綿綿，享祚無已。不善平天下者，躁動多欲，好尚強梁，是以妖孽並興，不能常久也。蘇曰：生不可益而欲益之，則是其祥矣。祥，妖也，氣惡妄作而以心使之，其強梁甚矣。

物壯則老，是謂不道；不道早已。

凡物壯則必老。強壯之人，是謂不合於道；不合於道，則早已矣。蘇曰：益生使氣，不能因其自
然，日入於剛壯，而老從之，則失其赤子之性矣。

知者不言章第五十六

知和知常者，未必言也，故次之以知者不言章。

知者不言也，言者不知也。塞其兌，閉其門，挫其銳，解其紛，和其光，同其
塵，是謂玄同。

道不可知，不可言。知者知其不可知，不可言，故不言也。言者是不知其不可知，不可言，故言
也。然則五千餘言，豈非言乎？此老氏憂後世溺於言辭，而不能反身而求之於此心之初，故
令人因言以求意，得意則忘言，要在乎體而行之也。愚竊謂言固不是，知亦未是。惟塞兌閉
門，以挫情欲之銳，解事物之紛，鑿心鑑而不炫其明，混濁世而不汙其真者，則是謂與道冥
合矣。故易繫曰：「默而成之，不言而信，存乎德行。」蘇曰：道非言說，亦不離言說。然能知者

未必能言，言者未必知。惟塞兌閉門以杜其外，挫銳解紛，和光同塵以治其內者，默然不言而與道同矣。

不可得而親，亦不可得而疎；

亦字，河上公司馬公同古本。夫道近之不邇，遠之不遐。

不可得而利，亦不可得而害；

淡然无欲，超然无累。

不可得而貴，亦不可得而賤。故爲天下貴。

莫之爵也，无能踰也，體道之人，以是之故爲天下貴。若可得而親之，利之，貴之者，則亦可得而疎之，害之，賤之也，何足常貴哉？

以正治國章第五十七

體道者以無事而取天下，故次之以以正治國章。

以正治國，以奇用兵，以先事取天下。

正字，傳奔陳者，盧並云古本作政。然政者正也，義通奇異也。○兵以禁亂除暴，不得已而用之，不可以爲常也。運籌於帷幄之中，決勝於千里之外，以奇異之謀也。然而以正治國，以奇用兵，不若以大道無事而取天下也。蘇曰：古之聖人，柔遠能邇，无意於用兵，唯不得已，然後有征伐之事，故以治國爲正，用兵爲奇。雖然，此亦未足以取天下，天下神器不可爲也；爲者敗之，執者失之。唯體道者廓然無事，雖不取天下而天下歸之矣。

（增）（尹文子大道篇下）老子曰：以政治國，以奇用兵，以無事取天下。政者，名法是也。以名法治國，萬物所不能亂。奇者，權術是也。以權術用兵，萬物所不能敵。凡能用名法權術而矯抑殘暴之情，則已無事焉。已無事，則得天下矣。故失治則任法，失法則任兵，以求無事，不以取彊。取彊，則柔者反能服之。

（文子上禮篇）老子曰：以政治國，以奇用兵，先爲不可勝之政，而後求勝于敵。以未治而攻人之亂，是猶以火應火，以水應水也。同莫足以相治，故以異爲奇。奇靜爲躁，奇治爲亂，奇飽爲飢，奇逸爲勞。奇正之相應，若水火金木之相伐也。何往而不勝？故總均則柔者勝。

寡力敵則智者制愚，智同則有數者禽無數。

吾奚以知天下其然哉？以此。

老子自謂何以知天下如是哉？蓋以此道而知之也。

夫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；

政事叢脞，賦斂煩苛，動多忌諱，則民无所措手足，故愈貧窮。蘇曰：人主多忌諱，下情不上達，則民貧而无告矣。

民多利器，而國家滋昏；

古本有而字。○授人以殺人之器，教人以殺人之事，則民多倣效，故國家滋益昏亂，是以兵不可以爲常也。

（增）（淮南子道應訓）惠子爲惠王爲國法，已成而示諸先生，先生皆善之。奏之惠王，惠王甚說之，以示翟煎。曰：善。惠子曰：善，可行乎？翟煎曰：不可。惠子曰：善而不可行，何也？翟煎對曰：今夫舉大木者，前呼邪許，後亦應之。此舉重勸力之歌也。豈無鄭衛激楚之音哉？然

而不用者，不若此其宜也。治國在禮，不在文辯。故老子曰：法令滋彰，盜賊多有。此之謂也。
（文子道原篇）聽失于非譽，目淫于彩色，禮亶不足以放愛，誠心可以懷遠。故兵莫僭乎志，鏖鏖爲下，寇莫大于陰陽，而枹鼓爲細。所謂大寇伏尸不言節，中寇藏于山，小寇避于民間。故曰：民多智能，奇物滋起；法令滋章，盜賊多有。去彼取此，天殃不起。故以智治國，國之賊；不以智治國，國之德。

（後漢書東夷傳論）昔箕子違殷之運，避地朝鮮；始其國俗，未有聞也。及施八條之約，使人知禁。遂乃邑無淫盜，門不夜扃；同頑薄之俗，就寬略之法，行數百年；故東夷通以柔謹爲風，異乎三方者也。苟政之所暢，則道義存焉。仲尼懷憤，以爲九夷可居，或疑其陋。子曰：君子居之，何陋之有？亦徒有以焉耳。有後遂通接商賈，漸交上國，而燕人衝滿擾雜其風，於是從而澆異焉。老子曰：法令滋章，盜賊多有。若箕子之省簡文條，而用信義，其得聖賢作法之原矣。

民多智惠，而妄事滋起；

王弼同古本。○裘與邪同。○智惠出，有大僞。民多智惠，則不正之事益起。

法令滋章，而盜賊多有。

章，明也。司馬遷與古本同。○夫民窮則濫，民多利器則凶；民多智惠則詐。在上者不能無爲，無事而使之自化，方且嚴刑法以誅之，明號令以禁之，而貪官猾吏，則弄法以爲姦，智詐癩民，則相率而爲盜，故法令滋章而盜賊多有矣。蘇曰：患人之詐僞而多爲法令以勝之，民无所措手足，則日入於盜賊矣。

故聖人云：我无爲而民自化，我好靜而民自正，我无事而民自富，我无欲而民自朴。

此正己而物正者也。聖人如此，是以雖不取天下，而天下自歸之矣。

（增）（文字道原篇）夫人從欲失性，動未嘗正也。以治國，則亂；以治身，則穢。故不聞道者，無以反其性，不通物者不能清靜。原人之性無邪穢，久湛于物，即易；易而忘其本，即合于若性。水之性欲清，沙石穢之；人之性欲平，嗜欲害之。惟聖人能遺物反己，是故聖人不以

智役物，不以欲滑和；其子樂不忻忻，其子憂不惋惋。是以高而不危，安而不傾。故聽善言，便計，雖愚者知說之；稱聖德，高行，雖不肖者知慕之。說之者衆而用之者寡，慕之者多而行之者少。所以然者，擊于物而擊于俗。故曰：我無爲而民自化，我無事而民自富，我好靜而民自正，我無欲而民自樸。

（文子微明篇）帝王富其民，霸王富其地，危國富其吏。治國若不足，亡國困倉虛。故曰：上無事而民自富，上無爲而民自化。

（鹽鐵論周秦篇）自首匿相坐之法立，骨肉之恩廢，而刑罪多。聞父母之於子，雖有罪，猶匿之；豈不治服罪爾？子爲父隱，父爲子隱，未聞父子之相坐也。聞兄弟緩追以免賊，未聞兄弟之相坐也。聞惡惡止其人，疾始而誅首惡，未聞什伍之相坐也。老子曰：上無欲而民樸，上無事而民自富。

其政閱閱章第五十八

取天下常以無事，故次之以其政閱閱章。

其政閔閔，其民僭僭；其政警警，其民缺缺。

閔音門，注具上篇。僭，舊音春，傳亦同古本。玉篇音尺尹切，厚也，富也。警，警，叢勝爲明，缺，虧缺也。○謂其政以德，閔閔者昏，則其民富足，而淳厚矣。其政以智，叢勝爲明，則其民財用缺，而淳厚虧矣。

（增）（淮南子道應訓）灋永之深千仞而不受塵垢，投金鐵鍼焉，則形見於外，非不深且

清也，魚鼈龍蛇莫之肯歸也。是故石上不生五穀，禿山不游麋鹿，無所陰蔽隱也。昔趙文子問於叔向曰：晉六將軍其孰先亡乎？對曰：中行知氏。文子曰：何乎？對曰：其爲政也，以苛爲察，以切爲明，以刻下爲忠，以計多爲功。警之，猶廓革者也；廓之大則大矣，裂之道也。故

老子曰：其政閔閔，其民淳淳；其政察察，其民缺缺。

禍兮，福所倚；福兮，禍所伏。孰知其極？其无正邪？正復爲奇，善復爲禱。民之迷，其日固已久矣。

倚，依也。伏，隱也。極，盡也。无正，猶解不定也。邪，余遮切，隱疑。辭，禱，古本如此，與禱同。左氏云：地

反物爲禱。說文云：巧也。○謂其政闕，清靜無爲，而無福無禍。其政管管，有爲躁動，而有福有禍。蓋吉凶悔吝，生乎動也；由動而往，則福依於禍，禍隱於福，而誰能知禍福之窮盡乎？疑其无定邪？是有定也。能知管管之爲禍而不爲，則是福；若以管管之爲福而有爲，則是禍；然則禍福元有定矣。故太上曰：禍福无門，唯人自召。蓋政者正也；正本无爲，苟有心而爲正，則生民心，故反爲奇異。善本自然，苟有心而爲善，則變民心，故反爲禱怪。因管管而致民之迷惑，其日固已久矣。

（增）（呂氏春秋季夏紀制樂篇）故成湯之時，有穀生於庭，昏而生，比且而大拱。其吏請卜其故。湯退卜者曰：吾聞祥者，福之先者也；見祥而爲不善，則福不至。妖者，禍之先者也；見妖而爲善，則禍不至。於是早朝晏退，問疾弔喪，務鎮撫百姓。三日而穀亡。故禍兮福之所倚，福兮禍之所伏；聖人所獨見，衆人焉知其極。

（韓非子解老篇）人有禍則心畏恐，心畏恐則行端直，行端直則思慮熟，思慮熟則得事理；行端直則無禍害，無禍害則盡天年。得事理則必成功，盡天年則全而壽。必成功則

富與貴。全壽富貴之謂福，而福本於有禍。故曰：禍兮福之所倚，以成其功也。人有福則富貴至，富貴至則衣食美，衣食美則驕心生，驕心生則行邪僻而動棄理。行邪僻則身死，天動棄理則無成功。夫內有死天之難，而外無成功之名者，大禍也；而禍本生於有福。故曰：福兮禍之所伏。夫緣道理以從事者，無不能成；無不能成者，大能成天子之勢尊，而小易得卿相將軍之賞祿。夫棄道理而妄舉動者，雖上有天子諸侯之勢尊，而下有倚賴陶未卜祝之富，猶失其民人而亡其財資也。衆人之輕棄遂理而易妄舉動者，不知其禍福之深大而道闊遠若是也。故諫人曰：孰知其極。

（文子微明篇）德之中有道，道之中有德，其化不可極。陽中有陰，陰中有陽，萬事盡然，不可勝明。福至祥存，禍至祥先。見祥而不爲善，卽福不來；見不祥而行善，卽禍不至。利與害同門，禍與福同鄰，非神聖莫之能分。故曰：禍兮福所倚，福兮禍所伏；孰知其極。

（說苑敬慎篇）老子曰：得其所利，必慮其所害；樂其所成，必顧其所敗。人爲善者，天報以福；人爲不善者，天報以禍也。故曰：禍兮福所倚，福兮禍所伏。戒之慎之，君子不務，何以

備之夫。上知天則不失時，下知地則不失財；日夜慎之，則無災害。

（韓非子解老篇）人莫不欲富貴全壽，而未有能免於貧賤死天之禍也。心欲富貴全壽，而今貧賤死天，是不能至於其所欲至也。凡失其所欲之路而妄行者，謂迷。迷則不能至於其所欲至矣。今衆人之不能至於其所欲至，故曰迷。衆人之所不能至於其所欲至也，自天地之剖判以至於今，故曰人之迷也，其日故以久矣。

是以聖人方而不割，廉而不劌，直而不肆，光而不耀。

劌，姑衛切，傷也。肆，陳也。耀，照之光也。○是以聖人方正而不割截，清廉而不傷劌，端直而不陳設，光明而不炫耀。皆本自然，非有爲也。此所謂閔閔矣。如是則民之淳厚自全，而譌異不作，又奚以察察爲善政哉？故孔子曰：「爲政以德，譬如北辰，居其所而衆星共之。」

（增）（韓非子解老篇）所謂方者，內外相應也，言行相稱也。所謂廉者，必生死之命也，輕恬資財也。所謂直者，義必公正，心不偏黨也。所謂光者，官爵尊貴，衣裳壯麗也。今有道之士，雖中外信順，不以誹謗窮墮；雖死節輕財，不以梅罷羞貧；雖義端不黨，不以去邪罪私；

謙勢尊衣美，不以夸賤欺貧。其故何也？使失路者而肯聽能問知，卽不成迷也。今衆人之所以欲成功而反爲敗者，生於不知道理而不肯問知而聽能。衆人不肯問知聽能，而聖人強以其禍賂適之，則怨。衆人多而聖人寡，寡之不勝衆，數也。今舉動而與天下爲難，非全身長生之道也。是以行軌節而舉之也。故曰：方而不割，廉而不剝，直而不肆，光而不耀。

（淮南子道應訓）景公謂太卜曰：子之道何能對？曰：能動地。晏子往見公。公曰：寡人問太卜曰：子之道何能對？曰：能動地。地可動乎？晏子默然不對。出見太卜，曰：昔吾見句星在房心之間，地其動乎？太卜曰：然。晏子出，太卜走往見公，曰：臣非能動地，地固將動也。田子陽聞之，曰：晏子默然不對者，不欲太卜之死；往見太卜者，恐公之欺也。晏子可謂忠於上而惠於下矣。故老子曰：方而不割，廉而不剝。

（淮南子汜論訓）夫堯舜湯武，世主之隆也；齊桓晉文，五霸之豪英也。然堯有不慈孝名，舜有卑父之謗，湯武有放弑之事，五伯有暴亂之謀。是故君子不責備於一人，方正而不以割，廉直而不以切，博通而不以管，文武而不以責。

（文子上義篇）老子曰：自古及今，未有能全其行者也；故君子不責備于一人，方而不割，廉而不剝，直而不肆，博達而不訾。道德文武，不責備于人，力自修以道，而不責于人，易價也；自修以道，則無病矣。夫夏后氏之璜，不能無瑕；明月之珠，不能無穢。然天下寶之者，不以小惡妨大美。今志人之所短，忘人之所長，而欲求賢于天下，即難矣。

治人事天章第五十九

其政悶悶者，能去人欲以事天道也，故次之以治人事天章。

治人事天，莫若嗇。夫惟嗇，是以早服。

治，平聲。若字，河上公同古本。嗇，愛惜之義。服，事也。請去人欲以事天道，莫若自愛精絜也。夫惟自愛精絜，是以能早服事天道也；晚則精絜已耗矣。「服」字，古本如此。河上公蘇子由韓非俱作服，字註王弼孫登及世本作早復，如易復卦不遠復之義。象曰：「不遠之復，以修身也。」亦通。然承上文事天處來服字相貫。孟子亦有事天之說，但孟子存心養性事天，就履事處說。朱文公註云：「存謂操而不舍，養謂順而不害，事則奉承而不遠也。」此經則就自

愛處說。朱文公亦云：此章就養精神處說。愚謂必先造道自愛，然後可以體道而應事物也。
（增）（韓非子解老篇）聰明睿智，天也；動靜思慮，人也。人也者，乘於天明以視，寄於天聰以聽，託於天智以思慮。故視強則日不明，聽正則耳不聰，思慮過度則智識亂。目不明則不能決黑白之分，耳不聰則不能別清濁之聲，智識亂則不能審得失之地。目不能決黑白之色，則謂之盲；耳不能別清濁之聲，則謂之聾；心不能審得失之地，則謂之狂。盲則不能避晝日之險，聾則不知能雷霆之害，狂則不能免人閒法令之禍。養之所謂治人者，適動靜之節，省思慮之費也。所謂事天者，不極聰明之力，不盡智識之任，苟極盡則費神多，費神多，則盲聾悖狂之禍至；是以嗇之。嗇之者，愛其精神，嗇其智識也。故曰：治人事天莫如嗇。

（韓非子解老篇）衆人之用神也躁，躁則多費，多費之謂侈；聖人之用神也靜，靜則少費，少費之謂嗇。嗇之謂術也，生於道理。夫能嗇也，是從於道而服於理者也。衆人離於患，陷於禍，猶未知退而不服從道理。聖人雖未見禍患之形，虛無服從於道理以稱蚤服。故

曰：夫謂蚤，是以蚤服。

早服謂之重積德；重積德則无不克，克勝也。

能及早而服事天道，謂之重積吾之所得者也。重積吾之所得，則无不勝於人欲矣。

（增）（韓非子解老篇）知治人者其思慮靜；知事天者其孔竅虛。思慮靜則故德不去，孔竅虛則和氣日入。故曰：重積德。夫能令故德不去，新和氣日至者，蚤服者也。故曰：蚤服是謂重積德。

（韓非子解老篇）積德而後神靜，神靜而後和多，和多後計得，計得而後能御萬物。能御萬物，則戰易勝敵，戰易勝敵而論必蓋世，論必蓋世故曰：无不克。无不克本於重積德，故曰：重積德則无不克。

无不克，則莫知其極；莫知其極，則可以有國。

則字，河上公韓非同古本。○无不勝於人欲，則合于天道而莫知其窮極，此乃人欲盡淨，天道流行也。德既无極，則可以有國而爲君也。蓋昔人以心喻君，以衆喻民，以身喻國，能愛精

悉則可以有身。由是而推，能愛民物則可以有國。此天下國家之本在身也。通乎此者，非以圖國而人自歸之，則其德可以有國也。

（增）（韓非子解老篇）戰易勝敵，則兼有天下；論必蓋世，則民人從。進兼天下而退從民

人，其術遠，則衆人莫見其端末；莫見其端末，是以莫知其極。故曰：無不克則莫知其極。

（韓非子解老篇）凡有國而後亡之，有身而後殃之，不可謂有能其國，能保其身。夫能

有其國，必能安其社稷；能保其身，必能終其天年；而後可謂能有其國，能保其身矣。夫能

有其國，保其身者，必且體道；體道則其智深；其智深則其會遠；其會遠，衆人莫能見其所

極。唯夫能令人不見其事極，不見其事極者，爲能保其身，有其國。故曰：莫知其極，莫知其

極，則可以有國。

有國之母，可以長久。是謂深根固柢，長生久視之道。

母者，道也。精炁之所自而生也。身有道則精全氣順，可以長生；國有道則民安物阜，可以久視；此所謂長生久視之道。譬如木之根深柢固者，則枝葉繁盛，而能長且久也。「柢」字，傳

引古本云：抵，本也。又引郭璞云：抵，謂根抵也。河上公作蒂，非經義。夫抵亦是根。韓非解云：木有婁根，根有抵根；抵根者，木之所以建生也；婁根者，木之所以持生也；抵固則長生，根深則久視。

（增）（韓非子解老篇）所謂有國之母，母者，道也；道也者，生於所以有國之術。所以有國之術，故謂之有國之母。夫道以與世周旋者，其建生也長，持祿也久。故曰：有國之母，可以長久。

（韓非子解老篇）樹木有蔓根，有直根。直根者，書之所謂抵也；抵也者，木之所以建生也。蔓根者，木之所以持生也。德也者，人之所以建生也；祿也者，人之所以持生也。今建於理者，其持祿也久，故曰：深其根；體其道者，其生日長，故曰：固其抵。抵固則生長，根深則視久；故曰：深其根，固其抵，長生久視之道也。

治大國章第六十

得長生久視之道，則可以莅天下，故次之以治大國章。

治大國者，若烹小鱗。

鱗，總括魚之屬也。傳：弈孫登同古本。小鱗，小魚也。治大國者，譬若烹小鱗。夫烹小鱗者，不可擾，擾之則魚爛；治大國者，當無爲，爲之則民傷。蓋天下神器不可爲也。

（增）（韓非子解老篇）工人數變業，則失其功；作者數搖徙，則亡其功。一人之作，日亡半日，十日則亡五人之功矣；萬人之作，日亡半日，十日則亡五萬人之功矣。然則數變業者，其人彌衆，其虧彌大矣。凡法令更則利害易，利害易則民務變，民務變謂之變業。故以理觀之，事大衆而數搖之，則少成功；藏大器而數徙之，則多敗傷；烹小鮮而數撓之，則賊其宰；治大國而數變法，則民苦之。是以有道之君，貴虛靜而重變法。故曰：治大國者若烹小鮮。

（淮南子齊俗訓）天下是非無所定，世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，所謂是與非各異，皆自是而非人。由此觀之，事有合於己者，而未始有是也；有忤於心者，而未始有非也。故求是者，非求道理也，求合於己者也；去非者，非批邪施也，去忤於心者也。忤於我未必不合。

於人也，合於我未必不非於俗也。至是之是非，非之非無是，此真是非也。若夫是於此而非於彼，非於此而是於彼者，此之謂一是一非也。此一是非，隅曲也；彼一是非，宇宙也。今吾欲擇是而居之，擇非而去之，不知世之所謂是非者，不知孰是孰非。老子曰：治大國若烹小鮮。爲寬裕者曰：勿數撓！（按如前條，韓非之說是也。）爲刻削者曰：致其鹹酸而已矣。（文子道德篇文略同）

以道莅天下，其鬼不神。

莅，臨也。鬼神，陰陽中之靈也。鬼，歸也。神，伸也。程子曰：鬼神者，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跡也。張子曰：鬼神者，二氣之良能也。朱文公曰：以二氣言，則鬼者陰之靈也，神者陽之靈也。以一氣言，則至而伸者爲神，反而歸者爲鬼，其實一物而已。然則聖人以道无爲而臨天下，則陰陽和順，其歸於陰者不伸於陽也。

（增）（韓非子解老篇）人處疾則貴醫，有禍則畏鬼。聖人在上，則民少欲，民少欲則血氣治而舉動理，舉動理則少禍害。夫內無痼疽瘰癧疔之害，而外無刑罰法誅之禍者，其輕恬

鬼也。甚故曰：以道莅天下，其鬼不神。

非其鬼不神，其神不傷民；非其神不傷民，聖人亦不傷民。兩不相傷，則德交歸焉。

古本如此。○非其歸於陰者不伸於陽，其伸於陽者不傷民爾。非其伸於陽者不傷民，蓋聖人亦不傷民也。鬼神不傷民，聖人亦不傷民，是兩不相傷也。夫鬼神視之而弗見，聽之而弗聞，體物而不可遺。朱文公云：「其言體物，猶易所謂幹事。」然則聖人无爲而万物自化，是聖人歸之於鬼神之德也。鬼神不擾而万物无傷，是鬼神歸之於聖人之德也。故曰兩不相傷，則德交歸焉。

（增）（韓非子解老篇）治世之民不與鬼神相害也。故曰：非其鬼不神也，其神不傷人也。
（韓非子解老篇）鬼，祟也；疾人之謂鬼傷人，人逐除之之謂人傷鬼也。民犯法令之謂民傷上，上刑戮民之謂上傷民。民不犯法，則上亦不行刑；上不行刑之謂上不傷人。故曰：聖人亦不傷民。

（韓非子解老篇）上不與民相害，而不與鬼相傷。故曰：兩不相傷。民不敢犯法，則上內不用刑罰，而外不專利其產業。上內不用刑罰，而外不專利其產業，則民蕃息。民蕃息而蓄積盛，之謂有德。凡所謂崇者，魂魄去而精神亂，精神亂則無德。鬼不崇人，則魂魄不去；魂魄不去，則精神不亂；精神不亂之謂有德。上盛蓄積而鬼不亂其精神，則德盡在於民矣。故曰：兩不相傷，則德交歸焉。言其德上下交盛而俱歸於民也。

大國者天下之下流章第六十一

治大國者宜謙下，故次之以大國者天下之下流章。

大國者，天下之下流，天下之所交也。

古本如此。○天下之所交會大國者，以其能謙而居下也。蘇曰：天下之趨大國，猶衆水之趨下流也。

天下之牲牝，常以靜勝牡，以其靜故爲下也。

「牲」字，屬通同古本。○大國又宜主靜，譬之天下之牲牝，常以靜勝牡之動也。惟靜而无

爲可以應動，惟謙而居下，可以得衆。上文下字並上聲。

故大國以下小國，則取小國；小國以下大國，則取大國。故或下以取，或下而取。

大國能謙下，則小國附之。小國能謙下，則大國容之。故大國謙下以取人，小國謙下而取於人。此一節下字並去聲。

大國不過欲兼畜人，小國不過欲入事人，兩者各得其所欲，故大國者宜爲下。

過，越也。畜，聚也。○不過兼畜，入事，兩得所欲，則大小相安。然大國兼畜，常宜謙下。

道者，万物之奧，章第六十二

能謙下者，則能兼畜。故次之以道者，萬物之奧章。

道者，万物之奧，善人之所寶，不善人之所保。美言可以於市，尊行可以加於人。

古本如此。「與」字，玉篇：深也，內也。主也，藏也。善人，已明善者也。不善人，未明善者也。保，安也。於市字上疑脫一字。市，交易之所，加益也。○言大道甚深，而萬物皆備，所以善人珍貴之，而不敢失也，不善人依賴之而所以安也。美而言之，則可以於市，尊而行之，則可以益於人。

(增)(尹)文子大道上篇(夫道治者，則名法儒墨自廢；以名法儒墨治者，則不得離道。老子曰：道者，萬物之與，善人之寶，不善人之所寶。是道治者謂之善人，籍名法儒墨者謂之不善人。善人之與不善人，名分日離，不待審察而得也。

(淮南子道應訓)文見前二十一章竊兮寅兮條下。

(淮南子人間訓)智伯軍救水而亂，韓魏翼而擊之。襄子將卒犯其前，大敗智伯軍，殺其身而三分其國。襄子乃賞有功者，而高赫爲賞首。羣臣請曰：晉陽之存，張孟談之功也。赫爲賞首，何也？襄子曰：晉陽之圍也，寡人國家危，社稷殆，羣臣無不有驕侮之心者。唯赫不失君臣之禮，吾是以先之。由此觀之，義者人之大本也。雖有戰勝存亡之功，不如行義。

之隆。故老子曰：美言可以市尊，美行可以加人。

俞樾按：淮南子此文，並作「美言可以市尊，美術可以加人。」是今文下脫「美」字。

人之不善，何棄之有！故立天子，置三公，

人之未能明善，豈可棄之？天子者，尊事上帝，父事於天，母事於地，法上帝之无欲，則天地之清靜。三公者，太師、太傅、太保。師者，天子之師法；傅者，天子之相傅；保者，天子之保倚；皆以清靜无欲之道，啓迪天子者也。謂自有生民不可无道，故立天子以主道，置三公以迪道，則可以化民反善，不善者皆歸於善也。

雖有拱璧以先駟馬，不如坐進此道。

古本作「拱，大璧也。」璧，以玉爲之，形圖象天，中虛法道。說文云：瑞玉也。周禮：蒼璧禮天。「拱」一作「拱」。春秋傳：與我其拱璧。司馬溫公曰：璧大如拱，亦通。先，前導也。駟馬，良馬。四匹爲乘，共駕一車。晉辯云：古之重禮，獻乘馬而先之以拱璧也。乘，去聲。○雖有拱璧之異，以先駟馬之良而爲獻，不如坐進此清靜无欲之道之爲貴也。拱璧駟馬，何足道哉？適足以起

交爭之患矣。蘇曰：立天子，置三公，將以此道教人爾。雖拱璧之貴，駟馬之良而進之，不如進此道之多也。

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？不曰求以得，有罪以免邪？故爲天下貴。

「何」字「得」字絕句。○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？非謂其反求諸已則得之，得之則昔雖有罪而亦可以免之邪？故爲天下之貴也。「邪」者，託疑辭以問人也。此道求則得之，舍則失之。凡人未得道則有妄作之罪，既得道則昔雖有罪，亦可以免而自新，豈復有罪也？蓋循理則非特无罪，又可以利益於人物，豈不貴哉？

爲无爲章第六十二

道者，萬物之與，而无爲自然，故次之爲无爲章。

爲无爲，事无事，味无味。

无爲，无事，无味，皆指道而言也。无爲，言其虛；无事，言其靜；无味，言其淡。本皆自然而致之，守之，甘之，則在乎人，故不可不曰爲，曰事，曰味也。然此道至易，至細，至和，而行之至難。若果而

確則未嘗難，未嘗大，未嘗招怨也。故聖人不妄爲而常爲於无爲，不生事而常事於无事，不執味而常味於无味也。

大小多少，報怨以德。

天地之大，人猶有所憾者，以天地有形跡，故得以憾其風，雨，寒，暑，大，小，多，少，之或不時，然天地未嘗以人有憾而輟其生成之德。聖人之大，人亦有所怨者，以聖人有言爲，故得以怨其恩，澤，賞，罰，大，小，多，少，之或不齊，而聖人亦豈可以人有怨而輟吾教化之德？故曰：報怨以德。雖然，知一涉言爲，一有形迹，終不免於怨憾，故常當爲无爲，事无事，味无味，以輔萬物之自然也。

（增）（新序雜事篇四）梁大夫有宋就者，嘗爲邊縣令，與楚鄰界。梁之邊亭與楚之邊亭皆種瓜，各有數。梁之邊亭人劬力，數灌其瓜，瓜美。楚人窺而稀灌其瓜，瓜惡。楚令因以梁瓜之美，怒其亭瓜之惡也。楚亭人心惡梁亭之賢已，因往夜竊搔梁亭之瓜，皆有死焦者矣。梁亭覺之，因請其尉，亦欲竊往報搔楚亭之瓜。尉以請宋就。就曰：惡是何可！構怨，禍之

道也。人惡亦惡，何福之甚也？若我教子，必每暮令人往，竊爲楚亭夜善灌其瓜，弗令知也。於是梁亭乃每暮夜竊灌楚亭之瓜。楚亭且而行瓜，則又皆以灌矣。瓜日以美。楚亭怪而察之，則乃梁亭也。楚令聞之，大悅，因具以聞楚王。楚王聞之，愆然愧，以意自閔也。告吏曰：「徵搔瓜者，得無有他罪乎？」此梁之陰讓也。乃謝以重幣，而請交於梁王。楚王時稱則祀梁王以爲信。故梁楚之歡，由宋就始。語曰：轉敗而爲功，因禍而爲福。老子曰：報怨以德。此之謂也。夫人旣不善，胡足效哉？

圖難乎於其易，爲大乎於其細。天下之難事，必作於易；天下之大事，必作於細。是以聖人終不爲大，故能成其大。

古本有「乎」字。○知一涉言爲，難免乎怨，則當於其易而謀之。知一有形迹，難成乎大，則當於其細而爲之。凡難事必作於易，大事必作於細者，不過在乎此心一發之始爾。易曰：「作事謀始。」聖人知其如此，所以常虛靜恬淡而終不爲大，故能成其大也。

（增）（韓非子喻老篇）有形之類大，必起於小；見久之物族，必起於少。故曰：天下之難事

必作於易，天下之大事必作於細。是以欲制物者，於其細也。故曰：圖難於其易也，爲大於其細也。千丈之隄，以蟻螻之穴潰；百尺之室，以突隙之燧焚。故白圭之行隄也，審其穴；丈人之慎火也，塗其隙。是以白圭無水難，丈人無火患。此皆慎易以避難，敬細以遠大者也。扁鵲見蔡桓公，立有閒，扁鵲曰：君有疾在腠理，不治將恐深。桓侯曰：寡人無疾。扁鵲出，桓侯曰：醫之好治不病以爲功。居十日，扁鵲復見，曰：君之病在肌膚，不治將益深。桓侯不應。扁鵲出，桓侯又不悅。居十日，扁鵲復見，曰：君之病在腸胃，不治將益深。桓侯又不應。扁鵲出，桓侯又不悅。居十日，扁鵲望桓侯而還走。桓侯使人問之，扁鵲曰：疾在腠理，湯熨之所及也；在肌膚，鍼石之所及也；在腸胃，火齊之所及也；在骨髓，司命之所屬，無奈何也。今在骨髓，臣是以無請也。居五日，桓侯體痛，使人索扁鵲，已逃秦矣。桓侯遂死。故良醫之治病也，攻之於腠理。此皆爭之於小者也。失事之禍福，亦有腠理之地，故曰：聖人蚤從事焉。

（韓非子難三篇）明君見小姦於微，故民無大謀；行小誅於細，故民無大亂。此謂圖難於其所易也，爲大者於其所細也。

夫輕諾者必寡信，多易者必多難，是以聖人猶難之，故終无難。

「者」字「猶」字古本。○夫輕諾許於人者，必少信實，固當謹乎言也。多輕易於事者，必多艱難，固當謹乎爲也。是以聖人於輕諾多易，尙且難之，故終无難也。爲人君者，所以置吏官以書言動，蓋恐云爲輕易，以斂天下之怨，而傷陰陽之和，至於貽萬世之誦也。大凡云爲之幾，可不謹畏乎？

其安易持章第六十四

爲无爲，事无事，味无味，則安而无危矣。故次之以其安易持章。

其安易持，其未兆，易謀，其脆，易判，其微，易散。

虛難曰謀。判，分也。王弼同馬公同古本。小而易斷曰脆。微，細也。○諦觀此心之初，虛靈微安，而无危於此持之，何難之有？持，謂持守道心也。此心之初，私後未兆，於此謀之，豈爲難事？謀者，慮其有難也。由此而推之，天下國家，方安之時，易爲持守，禍亂未兆之時，亦易爲謀慮也。設若私欲方萌，禍亂方芽，猶易分散也。

(增) (韓非子喻老篇) 昔晉公子重耳出亡過鄭，鄭君不禮。叔瞻諫曰：「此置公子也，君厚待之，可以積德。鄭君不聽。」叔瞻又諫曰：「不厚待之，不若殺之，無令有後患。」鄭公不又聽。及公子返晉，邦舉兵伐鄭，大破之，取八城焉。晉獻公以垂棘之璧假道於虞，而伐虢。大夫宮之奇諫曰：「不可。虢亡而齒寒，虞虢相救，非相德也。今日晉滅虢，明日虞必隨之亡。虞君不聽，受其璧而假之道。晉已取虢，還反滅虞。此二臣者，皆爭於腴理者也。而二君不用也。然則叔瞻宮之奇亦虞鄭之扁鵲也。而二君不聽，故虢以破，虞以亡。故曰：其安易持也，其未兆易謀也。」

爲之乎其未有，治之乎其未亂。吉本

此先釋其安易持，其未兆易謀之義。謂循理而爲之於私欲禍亂未有之時也。次釋其脆易判，其微易散之義，謂攻理私欲禍亂於未甚之時也。此皆鑑全澄源之意。蘇曰：方其未有，持而謀之，足矣。及其將然，非判而散之，不去也。然猶意於既成也。故爲之於未有，上也；治之於未亂，次也。

(增) (新書審微篇) 善不可謂小而無益，不善不可謂小而無傷。非以善爲一足以利天下，小不善爲一足以亂國家也。當夫輕始而傲微，則其流必至於大亂，是故子民著謹焉。彼人也，登高則望，臨深則窺；人之性非窺且望也，勢使然也。夫事有逐奸，勢有召禍。老聃曰：爲之於未有，治之於未亂。

合抱之木，生於豪末；九成之臺，起於累土；千里之行，始於足下。爲者敗之，執者失之。

「豪」字「成」字古本。○凡事從小成大，由近至遠，有爲者敗其自然，執着者喪其本真，故私欲自无而有，從微至著，去道日遠，以召禍亂也。

是以聖人爲无，故无敗；无執，故无失。民之從事，常於其幾成而敗之。慎終如始，則无敗事。

古本有「其」字。幾，近也。○道本无爲，心非有作，一念纔起，即是妄源，爲惡爲善而事雖不同，逐境逐情而意常不異。妄念既作，莫非危機。故舜曰：「人心惟危。」是以聖人寂然不動，

感而遂通。天下之故常因自然，非區區有爲有執，故无敗无失也。凡事有爲則有敗，有執則有失。民之從於世事，爲利欲所誘，鮮因其自然，乃生心作意以爲之。其始也未必不謹，其終也多至於貪肆。故常於其事，近乎成而敗之。若能謹終如始，則尙庶幾无敗事矣。

（增）（文字符言篇）山生金，石生玉，反相剝；木生蟲，還自食；人生事，還自賊。夫好事者未嘗不中，爭利者未嘗不窮；善游者溺，善騎者墮；各以所好，反自爲禍。得在時，不在爭；治在道，不在聖。土處下，不爭高，故安而不危；水流下，不爭疾，故去而不遲。是以聖人無執，故無失；無爲，故無敗。

（文字符言篇）學敗于官，茂，孝衰于妻，子，患生于憂，解，病甚于且，癘。故慎終如始，則無敗事。

是以聖人欲不欲，不貴難得之貨，學不學，復衆人之所過，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也。

欲乎不欲，常无爲也。學乎不學，體自然也。「復」晉伏，反本之義。衆人貴難得之貨而輕至。

重之身，欲之勝也。尙有爲之迹，而乖自然之道，學之過也。聖人則不然，欲乎不欲，而不責難得之貨，學乎不學，而復衆人之所過，將以輔萬物自然之理，而不敢妄爲也。

（增）（韓非子喻老篇）宋之鄙人，得璞玉而獻之于罕，罕不受。鄙人曰：此寶也，宜爲君子器，不宜爲細人用。子罕曰：爾以玉爲寶，我以不受子玉爲寶，是鄙人欲玉而子罕不欲。玉故曰：欲不欲而不貴難得之貨。

（韓非子喻老篇）王壽負書而行，見徐馮於周塗。馮曰：事者爲也，爲生於時，知者無常。書者言也，言生於知，知者不藏書。今子何獨負之而行？於是王壽因焚其書而燔之。故知者不以言談教，而慧者不以書藏策。此世之所過也，而王壽復之，是學不學也。故曰：學不學，復歸衆人之所過也。

（韓非子喻老篇）夫物有常容，因乘以導之，因隨物之容，故靜則建乎德，動則順乎道。宋人有爲其君以象爲楮葉者，三年而成，豐殺莖柯，毫芒繁澹，亂之楮葉之中，而不可別也。此人遂以功食祿於宋。列子聞之，曰：使天地三年而成一葉，則物之有葉者寡矣。故

不乘天地之資，而載一人之身，不隨道理之數，而學二人之智，此皆一葉之行也。故冬耕之稼，后稷不能讓也；豐年大禾，臧獲不能惡也。以一人力，后稷不足；隨自然，則臧獲有餘。故曰：恃萬物之自然，而不敢爲也。

古之善爲道章第六十五

輔方物之自然而不敢爲，故次之以古之善爲道章。

古之善爲道者，非以明民，將以愚之。

聖人之道大而化之，故古之善爲道以化民者，非以明之，將以愚之，使淳朴不散，智詐不生也。所謂愚之者，非欺也，但因其自然，不以穿鑿私意導之也。蘇曰：古之所謂智者，知道之大，學而覽於物之終始，故足貴也。凡氏不足以知此而爲於小智，以察爲明，則智之害多矣。故聖人以道治民，非以明之，將以愚之爾。蓋使之无知无欲而聽上之所爲，則雖有過亦小矣。民之難治，以其知（音智，下同）多也。故以知治國，國之賊；不以知治國，國之福。

不循自然，而以私意穿鑿爲明者，此世俗之所謂智也。故用智治國，則下亦以智應。惟務穿鑿，不循自然，姦詐斯生，上下相賊。世俗之所謂智者，非國之賊而何？不用智治國，則德化清靜，其民淳朴，天下和平，非國之福而何？周子拙賦得之矣。蘇曰：吾以智御人，人亦以智應之，則上下交相賊矣。

（增）（韓非子難三篇）鄭子產晨出，過東匠之閭，聞婦人之哭，撫其御之手而聽之。有閭遺吏執而問之，則手絞其夫者也。異日，其御問曰：夫子何以知之？子產曰：其聲懼。凡人於其親愛也，始病而憂，臨死而懼，已死而哀。今哭已死，不哀而懼，是以知其有姦也。或曰：子產之治，不亦多事乎？必姦待耳目之所及而後知之，則鄭國之得姦者寡矣。不任典成之吏，不察參伍之政，不明度量，恃毒聰明勞智慮而以知姦，不亦無術乎？且夫物衆而智寡，寡不勝衆，智不足以徧知物故，則因物以治物。下衆而上寡，寡不勝衆者，言君不足以徧知臣也。故因人以知人，是以形體不勞而事治，智慮不用而姦得。故宋人語曰：一雀過，羿必得之，則羿誣矣；以天下爲之羅，則雀不失矣。夫知姦亦有大羅，不失其一而已矣。不修

其理而以己之胸襟爲之弓矢，則子產誣矣。老子曰：以智治國，國之賊也；其子產之謂矣。知此兩者，亦稽式也；知此稽式，是謂玄德。

傳奕王弼同古本。稽，古今反，考也，同也。如尙書「稽古」之「稽」。○此用智不用智兩者，亦是考古之法也。能知此考古之法，是謂玄遠之德也。故三代皆順考古道而行之。傳奕云：稽式，今古之所同式也。

玄德深矣，遠矣，與物反矣，乃復至於大順。古本

玄德深而莫測，遠而无極，非以察察爲明，與智固反，然德博而化，乃復至於大順也。福者百順之名，智詐不作，禍亂不起，福之至也，順莫大焉。蘇曰：吾之所貴者德也，物之所貴者智也。德與智固相反，智之所順者小，而德之所順者大矣。

（增）（文字自然篇）王公修道，功成不有，不有即強固，強固而不以暴人，道深即德深，德深即功名遂成。此謂玄德深矣，遠矣，其與物反矣。

江海爲百谷王章第六十六

去極深遠，故次之以江海爲百谷王章。

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，以其善下之，故能爲百谷王。

爾雅云：水注谿曰谷。○江海所以能爲衆水所歸者，以其善下之而居不爭之地也。管天下之歸於王者，以其謙下而不爭也。

（增）（淮南子說山訓）江河所以能長百谷者，能下之也；夫惟能下之，是以能上之。

是以聖人欲上民，必以其言下之；欲先民，必以其身後之；是以聖人處之上而民弗重，處之前而民弗害；是以天下樂推而不鑿，不以其爭，故天下莫能與之爭。古本

鑿，於鹽切，足也。○聖人卑辭退已，非欲上民先民，而民自尊讓之也。此言欲者，俾爲凡君者，先要上民先民，雲謙辭後已也。能如是，則處之上而民弗重，猶四體之戴元首也；處之前而民弗害，猶影之隨形也；自然相化，是以天下樂然推尊而不鑿足也。蓋聖人不在其爭，故天下莫能與之爭也。蘇曰：聖人非欲上人，非欲先人也；蓋下之於後之，其道不特不上且先爾。

〔堯〕（文子符言篇）人之情，心服于德，不服于力。德在與不在求。是以聖人之欲貴于人者，先貴于人，欲尊于人者，先尊于人，欲勝于人者，先自勝，欲卑于人者，先自卑。故貴賤尊卑，道以制之。夫古之聖王，以其言下人，以其身後人，即天下樂推而不厭，戴而不重。此德有餘而氣順也。故知與之爲取，後之爲先，即幾于道矣。

（文子道德篇）夫欲上人者，必以其言下之；欲先人者，必以其身後之。天下必效其歡愛，適其仁義，而無奇氣。居上而民不重，居前而衆不害，天下樂推而不厭。雖絕國殊俗，蚑蠕動，莫不親愛。無之而不通，無往而不遂，故爲天下貴。

（文子道原篇）故聖人，不以專滑天，不以欲亂情；不謀而當，不言而信，不慮而得，不爲而成。是以處上而民不重，居前而人不害。天下歸之，姦邪畏之。以其無爭于萬物也，故莫敢與之爭。

天下皆謂章第六十七

聖人之道，爲而不爭，故能爲成器長，故次之以天下皆謂吾大章。

天下皆謂吾大，似不肖。夫惟大，故似不肖。若肖，久矣其細也夫。

吾大，傳與西晉本同古本。肖，類也。「大」字「肖」字絕句。○老氏未嘗自大也，蓋以道自重而天下莫能知之，故謂其大而似不類衆人也。因自述時人之語而答之曰：夫惟大，故似不類衆人；若類衆人，則及其久矣亦細也夫。

我有三寶，持而寶之。

韓非王弼傳同古本。○老氏自謂我有三寶，持守而珍貴之，謂下文也。韓非云：事必万全而舉无不當，則謂之寶矣。謂以三者爲寶，吾執持而寶之，珍惜之義也。

（增）（韓非子解老篇）夫能自全也而盡隨於萬物之理者，必且有天生也。天生也者，生心也。故天下之道，盡之生也，若以慈衛之也。事必萬全而舉無不當，則謂之寶矣。故曰：善有三寶，持而寶之。

一曰慈，二曰險，三曰不敢爲天下先。夫慈，故能勇；險，故能廣；不敢爲天下先，故能爲成器長。今舍其慈且勇，舍其險且廣，舍其後且先，是謂入

死門。

長，主也，大也，舍，去也，慈，愛也。○吾之心慈愛素具，由愛親愛君推而愛人愛物，皆自然之理，茲爲第一寶也。儉，約也，吾能无欲則甘於恬淡而不奢，茲亦一寶也。吾能虛靜謙退无爭，不敢爲天下先，茲又一寶也。夫慈愛故能勇於行道，使親安君尊而天下人无棄人，物无棄物也。儉約故能不暴殄天物，而使天下不尙奢侈，家給人足，可謂廣矣。不戰爲先而常謙下，不妄生事而常虛應，人皆尊之，故能爲成才器之人之長也。以此三者處上，則帝王天子之德也。以此三者處下，則玄聖素王之道也。今去其慈而好勇鬪狠，去其儉而奢侈多欲，去其後而與人爭先，是謂入死門矣。

(增) (韓非子解老篇) 凡物之有形者，易裁也，易割也。何以論之？有形則有短長，有短長則有小大，有小大則有方圓，有方圓則有堅脆，有堅脆則有輕重，有輕重則有白黑。短長大小方圓堅脆輕重白黑之謂理；理定而物易割也。故議於大庭而後言，則立權議之士知之矣；故欲成方圓而隨其規矩，則萬事之功形矣。而萬物莫不有規矩；讒言之士，計會

規矩也。聖人盡隨於萬物之規矩，故曰不敢爲天下先。

（韓非子解老篇）愛子者慈於子，重生者慈於身，貴功者慈於事，慈母之於弱子也，慈致其福，務致其福，則事除其禍，事除其禍，則思慮熟，思慮熟，則得事理，得事理，則必成功，則其行之也不疑。不疑之謂勇。聖人之於萬事也，盡如慈母之爲弱子慮也，故見必行之道，見必行之道，則其從事亦不疑，不疑之謂勇。不疑生於慈，故曰慈，故能勇。

（韓非子解老篇）圓公曰：冬日之閉凍也不固，則春夏之長草木也不茂。天地不能常修常費，而況於人乎？故萬物必有盛衰，萬事必有弛張，國家必有文武，官治必有賞罰。是以智士儉用其財則家富，聖人愛寶其神則精盛，人潛重戰其卒則民衆，民衆則國廣，是以舉之曰儉，故能廣。

（韓非子解老篇）不敢爲天下先，則事無不事，功無不功，而議必蓋世。欲無處大官，其可乎？處大官之謂爲成事長，是以故曰：不敢爲天下先，故能爲成事長。

夫慈以陳則正，以守則固，天將救之，以慈衛之。

陳音陣，軍師行伍之列也。古本如此。○夫慈愛之道，以之臨陳，則正以之守圍，則固。苟有患難，則天必將救之，蓋以其慈愛而不妄傷人物，所以衛護之也。蘇曰：以慈愛物，物之愛之如已父母，雖爲之效死而不辭，故可以戰，可以守。天之將救是人地，則開其心志，使之无所不慈，无所不慈，則物皆爲之衛矣。

（增）（韓非子解老篇）慈於子者不敢絕衣食，慈於身者不敢離法度，慈於方圓者不敢舍規矩。故臨兵而慈於士吏，則戰勝敵；慈於器械，則機堅固。故曰：慈於戰則勝，以守則固。

古之善爲士者不武，章第六十八

人能慈愛，則可以陳，可以守，故次之以吾之善爲士者不武。

古之善爲士者不武，善戰者不怒。

傳亦同古本。○古之善爲士者，不尙武勇，遠人不服，則變文德以來之。苟備所不能化，不得已而用兵禦之，則從容和豫，何怒之有？慈則无謀矣。孔子曰：「必也，臨事而懼，好謀而成者也。」蓋懼則敬其事而不敗，成則善其事而不敗，成則善其謀而後動，若能不待出師而亂自

戰，此善戰也。

善勝敵者不爭，善用人者爲之下。

兵以衛民，守得其道，則自固吾圉，何爭之有？若能未嘗觀兵而敵不敢犯，此善勝也。謙下者，人心悅服而願爲之用也。

是謂不爭之德，是謂用人之力，是謂配天，古之極也。

配，合也。極，望也。○不武不怒而善勝敵者，皆是不爭之德也。謙爲德柄，實是用人之力也。天之道不爭而善勝，下濟而光明，能如是，則德合於天，古之極至之道也。

用兵者有言章第六十九

善戰者不怒，善勝敵者不爭，故次之以用兵者有言章。

用兵者有言曰：吾不敢爲主而爲客，不敢進寸而退尺。是謂行無行，攘無臂，扔無敵，執無兵。

蘇曰：主，造事者也。客，應敵者也。進者，有意於爭也。退者，無意於爭也。無意於爭，則雖用兵與

不用均也。苟无意於爭，則雖在軍旅，如无臂可攘，无敵可折，无兵可執，而安有用兵之咎邪？禍莫大於輕敵，輕敵則幾亡。吾寶。故抗兵相加則哀者勝矣。古本

幾，近也。亡，无也。抗，扞也。拒也。○兵者，凶器，戰者危事，故禍莫大於輕敵。儻好勇輕敵，則近乎无吾，大慈之寶矣。天道尚慈，聖人法天，以慈爲寶，亦以民爲寶。苟或輕敵出師，兩陳相交，傷殺无數，血塗草莽，骨暴荒郊，豈非亡吾寶哉？故抗拒之兵，雖多寡強弱相似，則能不輕敵而有哀矜人命之慈者，必勝也。是何故邪？天道惡殺而好生爾。吁！兵以禁暴衛民，豈可以非迫於不得已而用之，輒輕舉以荼毒生靈也哉？蘇曰：聖人以慈爲寶，轉敵則輕戰，輕戰則輕殺人，喪其所以爲慈矣。兩敵相加，而吾出於不得已，則有哀心，哀心見則天人助之，雖欲不勝，不可得矣。

俞樾按「哀」字無義，疑「衰」字之誤。

吾言甚易知章第七十

輕敵者，是不知言有宗，事有主也，故次之以吾言甚易知章。

吾言甚易知，甚易行；而人莫之能知，莫之能行。

傳奕同古本。○老子云：吾所言虛靜柔和，慈儉不爭等事，皆本自然，循理而足，甚易知易行也。而人多躁動多欲，強梁貪競以擾禍患者，是莫之能知，莫之能行也。蘇曰：道之大，復性而足；性之妙，見於飲食起居之間爾。聖人指此以示人，豈不易知乎？人能體此以應物，豈不易行乎？然世常患日用而不知，知且不能，而况能行之乎？

言有宗，事有主，夫惟無知，是以不吾知也。

「主」字一作「君」，今從古本。○吾言有所宗，吾事有所主，宗主者何？道德是也。道本無知，一而行萬，源止湛然，其用則虛靜柔和，慈儉不爭而不求人知，故人亦不可以智知，得之在我，同乎無知。夫惟無知，是以天下之人，於其他，則可以智知，至於吾道，則不能知，非真知也。蘇曰：言者道之筌也，事者道之迹也，使道而可以言盡，則聽言而足矣；可以事見，則考事而足矣；惟言不能盡，事不能見，非捨言而求其宗，遺事而求其君，不可得也。蓋古之聖人，無思無爲而有漠然不自知者存焉。此其思慮之所不及，是以終莫吾知也。

〔增〕（淮南子道應訓）白公問於孔子曰：人可以微言乎？孔子不應。白公曰：若以石投水中，何如？曰：吳越之善沒者能取之矣。曰：若以水投水，何如？孔子曰：蓄澗之水合，易牙嘗而知之。白公曰：然則人固不可與微言乎？孔子曰：何謂不可？唯知言者之謂乎！夫知言之謂者，不以言言也。爭魚者濡，爭獸者趨，非樂之也。故至言去言，至爲去爲。夫淺知之所爭者，末矣。白公不得也，故死於浴室。故老子曰：言有宗，事有君；夫唯無知，是以不吾知也。白公之謂也。

（文子精誠篇）老子曰：言有宗，事有本；失其宗本，技能雖多，不如寡言。害衆者僇，而使斷其指，以明大巧之不可爲也，故匠人智爲不以能，以時閉，不知閉也，故必杜而後開。

知我者希，則我貴矣；是以聖人披褐而懷玉。

披音被。衣，覆也。褐，短衣也。○惟其真知吾道者希少，則吾道貴矣。其他可以智知者，何足貴哉？是以聖人內有真貴，外不華飾，不求人知，與道同也。故曰：披褐而懷玉。玉者，以比德也。玉本不足以比德，蓋取世俗之所貴者爲比，以指人爾。蘇曰：衆人之所能知，亦不足貴矣。披一

作殺，聖人外與人同，而中獨異爾。

知不知章第七十一

道不可以智知，故次之以知不知章。

知不知，尚矣；不知知，病矣。古本

尚，庶幾也。一作上，今從古本。○道不可知，人能知乎不知之處者，庶幾於道矣。故莊子曰：「知止其所不知，至矣。」然則不知而妄知，爲病矣。蘇曰：道非思慮之所及，故不可知。然方其未知，則非知无以入也。及其既知而存知，則病矣。故知而不知者，上不知而知者，病。

（增）（淮南子道應訓）秦穆公與師，將以襲鄭。蹇叔曰：不可。臣聞襲國者，以車不過百里。

以人不過三十里；爲其謀未及發泄也，甲兵未及銳弊也，糧食未及乏絕也，人民未及罷病也。皆以其氣之高與其力之盛至，是以犯敵能威。今行數千里，又數絕諸侯之地以襲國，臣不知其可也。君重圖之。穆公不聽。蹇叔送師，衰絰而哭之。師遂行。過周而東，鄭賈人弦高矯鄭伯之命，以十二牛勞秦師而賓之。三帥乃懼而謀，曰：吾行數千里以襲人，未至

而人已知之，其備必先成，不可襲也。還師而去。當此之時，晉文公適薨，未葬，先軫言於襄公曰：昔吾先君與穆公交，天下莫不聞，諸侯莫不知。今吾君薨未葬，而不弔吾喪，而不假道，是死吾君而弱吾孤也。請擊之。襄公許諾。先軫舉兵而與秦師遇於殽，大破之，擒其三帥以歸。穆公聞之，素服，願臨以說於衆。故老子曰：知而不知，上矣；不知而知，病也。

（文子符言篇）時之行動而從不知道者，禍爲禍；天爲蓋，地爲軫，善用道者終無盡；地爲軫，天爲蓋，善用道者終無害。陳彼五行必有勝，天之所覆無不稱，故知不知，上也；不知知，病也。

夫惟病病，是以不病。聖人之不病，以其病病，是以不吾病。古本

夫惟病被天下有妄知之病者，是以不吾病也。聖人之所以不病者，以其病被天下有妄知之病，是以知止其所不知，而不吾病也。蘇曰：既不可不知，又不可知。知知之爲病者，久而病自去矣。

（潛夫論思賢篇）老子曰：夫唯病病，是以不病。易稱其亡其亡，繫于苞桑。是故養壽之

士，先病服藥；養世之君，先亂任賢。是以身常安而國永永也。

（韓非子喻老篇）越王之霸也不病宦，武王之王也不病置。故曰：聖人之不病也，以其不病，是以無病也。

民不畏威章第七十一

異知此道者解，是以不畏自己神明之威，故次之以民不畏威章。

民不畏威，則大威至矣。

道者，在人之身則爲神明。畏者，嚴憚之意也。威者，自心神明之威也。自心神明，正直无私，威不可犯，深可信畏。凡人，不問賢愚，隱顯云爲，惟此心纖毫不可欺者，乃神明之所在也。或者昧此，恣情縱欲，潛行不善，以爲己獨知之，而人皆不知，殊不顧自己神明之威，凜凜然不可欺也。不知畏威，惡積不已，則大威至矣。大威至，則天厭之，安可解？此有道者，所以循自然之理，而毋不敬，不敢妄爲也。

无狎其所居，无厭其所生。夫惟无厭，是以无厭。古本

狎，戲玩也。厭，如「天厭之」之「厭」。棄，絕也。心者，神之所居；身者，炁之所生；神炁同出於道。今夫人之運用，非神炁則不能矣。神炁不可須臾而離也。神清則炁爽，炁濁則神昏，故當虛靜以存神，謙柔以養炁，循自然之理以應物。儻不能虛其心，弱其志，而使情欲得以竊入傷害，則是戲玩其所居之神，厭棄其所生之炁也。苟戲玩厭棄不已，至於惡積而不可撿，罪大而不可解，以至滅亡，此天厭之而大威至也。故曰：无狎其所居，无厭其所生。夫惟人无爲厭神棄，是以神炁亦无厭棄人也。嘗觀世俗之人，間曰見性，便是透脫，不復脩身誠己，至於達理傷物，甚而恣縱情欲，弗顧形骸，以謂幻軀竟非堅固，殊不知未能慎守此身，善養神炁，循自然之理以全真精，以應事物，則何以謂之透脫？孔子曰：「君子有三畏：畏天命，畏大人，畏聖人之言。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，狎大人，侮聖人之言。」朱文公註曰：「天命者，天所賦之正理也。」而莊子有聖人貴精養神之語。孟子有夜氣旦氣之論。脩身應物，一理而已。然則人也，徒以見性而便厭棄此身之神炁，不復循理以脩身應物，可乎？

是以聖人自知而不自見，自愛而不自貴，故去彼取此。

古本有而字。○聖人自知其神而不求人知，自愛其絜而不求人貴，故去彼自見，自貴之行，而取此自知，自愛之道，是以神絜相守，顯則成體，隱則成始，變化無窮，深不可測，是謂深根固抵，長生久視之道，烏得有大威至矣？

勇於敢章第七十三

民不畏威者，是不知天網恢恢，疏而不失也，故次之以勇於敢章。

勇於敢則殺，勇於不殺則活。此兩者，或利或害。天之所惡，孰知其故？是以聖人猶難之。

故，常也。強梁者，勇於敢而好爭，則因以殺身；柔弱者，勇於不敢而不爭，則因以活身。此敢與不敢兩者，世或以敢爲利，而因以殺身，則是害也；世或以不敢爲害，而因以活身，則是利也。故曰：或利或害。由是觀之，強梁者天之所惡，斷可識矣，而世之人誰知其常也？世俗但知趨利避害而鮮知利之爲害也，是以聖人之於勇敢有爲，尙且難之，以其有利害存乎其間也，故常處靜謙柔循理應物，安於不爭之地，况非聖人而欲妄動可乎？蘇曰：勇於敢則死，勇於

不敢則生，物理之大常也。然而敢者或以得生，不敢者或以得死，世遂以億倖其或然而忽其常理。失天道之遠，其或有一或然者，孰知其好惡之所從來哉？故雖聖人猶以常爲正，其於勇敢未嘗不難之。例子曰：迎天意，揣利害，不如其已。患夫天道之難知，是以歷陳之也。

（增）（淮南子道應訓）惠孟見宋康王，康王蹀足譬欬，疾言曰：寡人所說者，勇有力也，不說爲仁義者也。客將何以教寡人？惠孟對曰：臣有道於此人，雖勇，刺之不入；雖巧有力，擊之不中。大王獨無意邪？宋王曰：善。此寡人之所欲聞也。惠孟曰：夫刺之而不入，擊之而不中，斃猶辱也。臣有遺於此，使人雖有勇，弗敢刺；雖有力，不敢擊。夫不敢刺，不敢擊，非無其窟也。臣有道於此，使人本無其意也。夫無其意，未有愛利之心也。臣有道於此，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歎然皆欲愛利之心。此其賢於勇有力也，四累之上也。大王獨無意邪？宋王曰：此寡人所欲得也。惠孟對曰：孔墨是已。孔丘墨翟無地而爲君，無官而爲長。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者，今大王，萬乘之主也，誠有其志，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矣。此賢於孔墨也遠矣。宋王無以應。惠孟出，宋王謂左右曰：辯矣，客之以說勝寡人也。

故老子曰：勇於敢則殺，（五字據王念孫校增）勇於不敢則活。由此觀之，大勇反爲不勇耳。（文字道德篇文略同。）

（淮南子人間訓）秦牛缺徑於山中而遇盜，奪之車馬，解其囊筭，拖其衣被，盜還反顧之，無懼色憂志，驩然有以自得也。盜遂問之，曰：吾奪子財貨，劫子以刀，而志不動，何也？秦牛缺曰：車馬所以載身也，衣服所以揜形也。聖人不以所養害其養。盜相視而笑，曰：夫不以欲傷生，不以利累形者，世之聖人也。以此而見王者，必且以我爲事也。還反殺之。此能以知知矣，而未能以知不知也；能勇於敢，而未能勇於不敢也。

（列子力命篇）楊朱之友曰季梁。季梁得病，七日大漸，其子環而泣之，請醫。季梁謂楊朱曰：吾子不肖如此之甚，汝奚不爲我歌以曉之？楊朱歌曰：天其弗識，人胡能覺？匪祐自天，弗孽由人。我乎汝乎，其弗知乎？醫乎巫乎，其知之乎？其子弗曉，終絕三醫。一曰橋氏，二曰俞氏，三曰盧氏，診其所疾。橋氏謂季梁曰：汝寒溫不節，虛實失度，病由饑飽色欲，精虛煩散，非天非鬼，雖漸可攻也。季梁曰：衆醫也，亟屏之。俞氏曰：女始則胎氣不足，乳潼有餘。

病非一朝一夕之故，其所由來漸矣，弗可已也。季梁曰：良醫也，且食之。盧氏曰：汝疾不由天，亦不由人，亦不由鬼。稟生受形，既有制之者矣，亦有知之者矣。藥石其如汝何？季梁曰：神醫也，重脫遺之。俄而季梁之疾自瘳。生非貴之所能存，身非愛之所能厚；生亦非賤之所能夭，身亦非輕之所能薄。故貴之或不生，賤之或不死，愛之亦不厚，輕之或不薄。此似反也，非反也；此自生，自死，自厚，自薄。或貴之而生，或賤之而死；或愛之而厚，或輕之而薄。此似順也，非順也；此亦自生，自死，自厚，自薄。鬻熊語文王曰：自長非所增，自短非所損，算之所亡，若何？老聃語關尹曰：天之所惡，孰知其故？言迎天意，揣利害，不如其已。

天之道，不爭而善勝，

天之道，不與物爭而物自化，是善勝也。然人不可外此心而求天道於高遠也。蘇曰：不與物爭於一時，要其終勝之而已。

不言而善應，不召而自來，

不言而有感必通，是善應也。不可須臾而離之，是不召而自來也。蘇曰：无何言哉？四時行焉，

百物生焉，未有求而不應者也。神之格思，不可度思，矧可射思，夫又誰召之哉。

默然而善謀。天網恢恢，疏而不失。

「默」字，傳與同古本。河上公并開元御註本作繯。王弼梁王尚孫登張嗣作坦。今依古本。

○默然虛靜而動无不成，是善謀也。恢，大也。包羅无外，如大網焉。雖希疏而不失，巨細善惡皆不可逃也。此聖人所以輔萬物之自然，而不敢妄爲矣。然天網者，亦不可外此心而求之也。蘇曰：世以耳目觀天，見其一曲而不覩其大全，有以善而得禍，惡而得福者，未有不疑天網之疏而多失也。惟能要其終始而盡其變，然後知其恢恢廣大，雖疏而不失也。

（增）（尹文子大道篇下）老子曰：民不畏死，如何以死懼之？凡民之不畏死，由刑罰過；刑罰過則民不賴其生；生無所賴，視君之威末如也。刑罰中，則民畏死；畏死，由生之可樂也。

知生之可樂，故可以死懼之。此人君之所宜執，臣下之所宜慎。

民常不畏死章第七十四

民不知天網恢恢，疏而不失，是以常不畏死，故次之以民常不畏死章。

民常不畏死，如之何其以死懼之？古本

謂民之爭利犯法而常不畏死者，由上之人有爲多欲而然也。在上者只當清靜无欲，而使
之自化，如之何更以死罪懼之？蘇曰：政煩刑重，民无所措手足，則常不畏死，雖以死懼之，无
益也。

若使民而畏死而爲奇者，吾得執而殺之，孰敢？

在上者既以清靜无欲化民，如使民而樂生畏死，不犯刑法，而其間或有爲異常之事以亂
正者，吾得以刑法執而殺之，孰敢爲奇？惟其不畏死，所以爲奇也，吾亦豈可遽殺之？常有司
殺者殺矣，當思吾之政，恐有未善，賦役恐有煩奇，而使之至於此也，益宜反躬修德以化之。
若或果是天理之所不容，國人之所共疾，法當棄市，則是司殺者殺之，非吾殺之也；亦非司
殺者殺之，乃其自取也，蓋天道惡殺而好生爾。蘇曰：民安於政，常樂生畏死，然後執其詭異
亂羣者而殺之，孰敢不服哉？

常有司殺者殺。

天網恢恢，疏而不失，苟有惡積罪大之人，常有司殺者殺之。蘇曰：司殺者天也，方世之治而
有詭異亂羣者恣行於其間，則天之所棄也；天之所棄而吾殺之，則是天殺之，而非我也。

代司殺者殺，是代大匠斲，夫代大匠斲者，希有不傷其手矣。古本

斲，研也，削也。謂設或有爲奇者，而上之人執而遽殺之，是代天之司殺者殺矣。夫代天之司
殺者殺，是拙夫而代大匠斲，夫拙夫而代大匠斲，希有不傷其手矣。是知爲民上者，當以清
靜無欲，化民而使之不至於爭利犯法可也；苟不以德而反重刑憲，欲代天之司殺者殺，則
是爲民上者殺之，亦必及其身矣。蘇曰：非天之所殺而吾自殺之，是代司殺者殺也。代大匠
斲，則傷其手；代司殺者殺，則及其身矣。

（增）（淮南子道應訓）昔堯之佐九人，舜之佐七人，武王之佐五人，堯舜武王於九七五
者，不能一事焉。然而垂拱受成功者，善乘人之資也。故人與驥逐走，則不勝驥；託於車上，
則驥不能勝人。北方有獸，其名曰騾，鼠前而兔後；趨則顛，走則顛，常爲蜚蜚驅，取甘草
以與之。騾有患害，蜚蜚驅騾必負而走。此以其能託其所不能。故老子曰：夫代大匠斲者，

希不傷其手。

（文子上仁篇）老子曰：鯨魚失水，則制於螻蟻；人君舍其所守，以與臣爭事，則制於有司。以無爲持位守職者，以聽從取容；臣下藏智而不用，反以事專其上。人君者不任能而好自爲，則智日困而自負責。數窮於下，則不能申理；行墮於位，則不能持制。智不足以爲治，威不足以行刑，則無以與天下交矣。喜怒形於心，嗜欲見於外，則守職者離正而阿上，有司枉法而從風。賞不當功，誅不應罪，則上下乖心，君臣相怨，百官煩亂而智不能解，非舉萌生而明不能照。非己之失而反自責，則人主愈勞，人臣愈佚。是代大匠斲，夫代大匠斲者，希有不傷其手矣。

民之飢章第七十五

民常不畏死者，非惟不知天網恢恢，疏而不失，亦皆因上之有爲，多欲而然也。故次之以民之飢章。

民之飢者，以其上食稅之多也，是以飢；民之難治者，以其上之有爲也。

是以難治。

食者充君之庖，稅者輸國之賦，食用當儉，賦稅當輕。在上者或取之於民太多，是奪民之食而使之飢也。然則上之庫藏，民之怨府也；庫藏之物，民之膏血也；何況酷吏非泛誅求，視天之民反不如於猪狗，吏餘珍饈，民乏糗糠，怨氣衝天，禍亂斯作。殊不知民不難治；至於難治者，由上之人有爲多欲，而民亦化上，是以難治也。漢文帝盡減民租，恭儉清靜而天下大治，其效著矣。蘇曰：上以有爲導民，民以有爲應之，故多事而難治。

民之輕死者，以其生之厚也，是以輕死。

民本不輕死，以其在上者嗜欲太厚，意欲自生其生，下民化之，於利甚切，不顧危亡，是以輕死。殊不知外物不足以存生，故物有餘而生亡矣。蘇曰：上以利欲先民，民亦爭厚其生，故輕死而求利不厭。

夫惟无以爲生者，是賢於貴生也。古本

賢如「猶賢乎爾」之賢。夫惟无以厚爲其生者，是猶賢於貴其生者矣。秦皇漢武楚書疏

儒，反道敗德，恣情縱欲，苦萬民以自貴其生，適以輕死。及至末年，招來方術，東遊海上，求不死藥，望遇神仙，貽萬世之誚。觀二君者是，殊不知恭儉清靜，脩己以安百姓，而享天年之道也。

(增) (淮南子道應訓) 昔孫叔敖三得令尹，無喜志；三去令尹，無憂色。延陵季子，吳人，願一以爲王而不肯。許由讓天下而弗受。晏子與崔杼盟，臨死地不變其儀。此皆有所遠通也。精神通於死生，則物孰能惑之？荆有飲非，得寶劍於干隊，還反度江，至於中流，陽侯之波兩蛟，挾繞其船。飲非謂樅船者曰：甯有如此而得活者乎？對曰：未嘗見也。於是飲非勃然瞋目，攘臂拔劍曰：武士可以仁義之禮說也，不可劫而奪也。此江中之腐肉朽骨，棄劍而已，余有奚愛焉？赴江刺蛟，遂斷其頭。船中人盡活，風波畢除。荆爵爲執圭。孔子聞之曰：夫善載腐肉朽骨棄劍者，飲非之謂乎！故老子曰：夫唯無以生爲者，是賢於貴生焉。

(淮南子精神訓) 是故五色亂目，使目不明；五聲譁耳，使耳不聰；五味亂口，使口爽傷；趣舍滑心，使行飛揚。此四者，天下之新養性也，然皆人累也。故曰：嗜欲者，使人之氣越，而

好憎者使入之心勞，弗疾去，則志氣日耗。夫人之所以不能終其壽命而中道夭於刑戮者，何也？以其生生之厚。夫惟能無以生爲者，則所以修得生也。

人之生章第七十六

有爲多欲者，鮮有不強暴也；故次之以人之生也柔弱章。

人之生也柔弱，其死也剛彊。

「剛」一本作「堅」，今從古本。○虛然爲和，故柔弱也。和添旣无，故剛彊也。

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，其死也枯槁。故剛彊者死之徒，柔弱者生之徒。

前言人旣如是，此言物亦皆然。以人物驗之，則知剛彊者死之徒，柔弱者生之徒。欲強梁而

自生其生者，斷不可也。明矣。蘇曰：冲氣在焉，則體无堅強之病；至理在焉，則事无堅強之累。

是以兵強則不勝，

主兵者以慈則勝，若恃強而不義，則不勝也。蘇曰：兵以義勝者，非強也。強而一義，其敗必速。

木強則共，故強大取下，柔弱處上。古本

木強大，則人共伐之。木之強大者取，下柔弱者處上。譬人之恃強自大者，自取於下。柔弱者當處於上也，蓋其道自然爾。

(增)(列子黃帝篇)天下有常勝之道，有不常勝之道。常勝之道曰柔，常不勝之道曰彊。二者亦知，而人未之知。故上古之言：彊先不己者，柔先出於己者。先不己者，至於若己，則殆矣；先出於己者，亡所殆矣。以此勝一身，若徒；以此任天下，若徒。謂不勝而自勝，不任而自任也。弼子曰：欲剛，必以柔守之；欲彊，必以弱保之。積於柔必剛，積於弱必彊。觀其所積，以知禍福之鄉。彊勝不若己，至於若己者剛；柔勝出於己者，其力不可量。老聃曰：兵彊則滅，木彊則折；柔弱者生之徒，堅彊者死之徒。

(說苑敬慎篇)文見前四十三章天下之至柔條下。

俞樾按：老子原文本作「木強則折」，因「折」字闕壞，則止存右旁之「斤」，又涉上句兵強則不勝而誤爲「兵」耳。「共」字則又「兵」字之誤耳。

天之道章第七十七

剛強者，是不知天道猶張弓也；故次之以天之道章。

天之道，其猶張弓者歟？高者抑之，下者舉之，有餘者損之，不足者補之。天之道，損有餘而補不足也。古本

天道公平，人鮮能知，故取張弓之喻以明之。夫張弓者高則抑，下則舉，有餘者減，不足者補，取其相稱而已。

（增）（文子十守篇）天之道，抑高而舉下，損有餘補不足，江海處地之不足，故天下歸之。奉之聖人卑謙靜辭讓者，見下也；虛心無有者，見不足也。見下，故能致其高；見不足，故能成其賢。

人之道則不然，損不足以奉有餘。

反天道也。衛曰：天无私，故均；人多私，故不均。

孰能損有餘以奉天下，唯有道者。古本

有道者故能如此。蘇曰：有道者瞻足萬物而不辭，既以爲人已愈有，既以與人已愈多，非有

道者无以堪此。

是以聖人爲而不恃，功成而不處，其不欲見賢邪？

賢，能也。聖人法天之道，爲之而不恃，功成而不處，其不欲見能於人也。儻爲之而恃功成而處，以見其能於人，豈天道也哉？

天下莫不柔弱於水章第七十八

柔弱勝剛強，天之道，舉下抑高，故次之以天下莫不柔弱於水章。

天下莫不柔弱於水，而攻剛強者莫之能先，其无以易之也。柔之勝剛，弱之勝強。

西昇經曰：「天下柔弱莫過於水，水莫柔弱於道。」而此言天下莫不柔弱於水者，就人之易見者而喻之，以申明柔弱之道也。夫兩剛相攻，二俱有損，而石剛也，水能穴之，石有損而水无損，是攻剛強者莫之能先於柔弱也，其无物可以變易之也。由此而推，故柔之勝剛，弱之勝強，可知爾。

天下莫不知，而莫之能行。

知而不行，爲情欲使之，皆好剛強也。

（增）（淮南子道應訓）越王句踐與吳戰而不勝，國破身亡，困於會稽，忿心張膽，氣如湧泉，選練甲卒，赴火若滅。然而請身爲臣，妻爲妾，親執戈爲吳王先馬，果擒之於干遂，故老子曰：柔之勝剛也，弱之勝強也，天下莫不知，而莫之能行。越王親之，故籍中國。

是以聖人言受國之垢，是謂社稷之主；受國不祥，是謂天下之王也。正言若反。

「聖人言」絕句。社稷者，古者建邦立國，左社右稷。社者，五土之神也；稷者，祈穀之所也。民以食爲天，故有國必先社稷；而王者乃社稷之主也。祥者善也。受國之垢者，謂自行謙下柔弱也。受國不祥者，謂自稱孤寡不穀也。誠能如此，則是謂社稷之主，天下之王也。此舉聖人之言證前義也。夫謙下柔弱，本是法道而人以爲垢汙之行；孤寡不穀，本以喻一喻虛，而人以爲不祥之稱；故正言似與俗反也。蘇曰：正言合道而反俗，俗以受垢爲辱，受不祥爲殃，故

也

（增）（淮南子道應訓）晉伐楚，三舍不止，大夫請擊之。莊王曰：先君之時，晉不伐楚，及孤之身而晉伐楚，是孤之過也。若何其辱！羣大夫曰：先臣之時，晉不伐楚，今臣之身而晉伐楚，此臣之罪也。請三擊之。王俛而泣涕沾襟，起而拜羣大夫。晉人聞之，曰：君臣爭以過爲在己，且輕下其臣，不可伐也。夜還師而歸。老子曰：能受國之垢，是謂社稷主。

（淮南子道應訓）宋景公公之時，熒惑在心。公懼，召子韋而問焉。熒惑在心，何也？子韋曰：熒惑，天罰也。心，宋分野。禍且當君。雖然，可移於宰相。公曰：宰相，所使治國家也，而移死焉，不祥。子韋曰：可移於民。公曰：民死，寡人誰爲君乎？甯獨死耳。子韋曰：可移於歲。公曰：歲，民之命。歲，民必死矣。爲人君而欲殺其民，以自活也，其誰以我爲君者乎？是寡人之命，固已盡矣。子無復言矣。子韋遠走，北面再拜，曰：敢賀君！天之處高而聽卑，君有君人之言，三天必三賞君。今夕，星必徙三舍，君延年二十一歲。公曰：子奚以知之？對曰：君有君人之言，三，故有三賞；星必三徙舍，舍行七星，星當一年，三七二十一，故君移年二十一歲。臣請

伏於陛下以伺之。星不徙，臣請死之。公曰：是夕也，星墨三徙舍。故老子曰：能愛國之不祥，是謂天下王。

和大怨章第七十九

以剛強治民則有怨矣，故次之以和大怨章。

和大怨，必有餘怨，安可以爲善？

爲政以德，則民自无怨。苟不以德而剛強多欲，取之不以度，使之不以時，則民怨。及其有禍亂大作，方且撫綏而和釋之，則亦必有餘怨矣。安可以爲善？不若无怨之爲善也。

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。

責，求也。契之有左右者，取其符合而已。聖人執左契以合德，惟无私而已，初不欲逼求於人也。又何用聚斂之徒哉？音辯云：古者削木爲契，右契所以責事，爲取契也；左契所以符合，蓋與契也。古者君臣一德，天下太平，君无可責於臣，而臣亦无可責於民也，安有怨乎？

故有德司契，無德司徹，天道無親，常與善人。

晉辯云：司主也。徹去也。經典徹與撤通。符故臣之有德以化民者，聖人惟主於符合而已。臣之無德而害民者，聖人則主於去之。蓋契之无私而唯與有德者，法天道之无親而常與善人也。周子曰：『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。』蘇曰：天道无親，唯善人則與之。契之无私亦猶是也，唯合者得之矣。

小國寡民章第八十

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，則民无怨，而各安其安矣。故次之以小國寡民章。

小國寡民，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也。古本

老子前言治大國蒞天下之式，而此言小國者，謂王者有道，則國不在大。民不在多，誠能无欲无爲，則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也。什伯之器，晉辯云：按西漢詔：天下吏舍，无得置什器儲備。顏師古註云：五人爲伍，十人爲什，則共器物，故通謂之什伍之具爲什器。猶今之從軍及作役者十人爲火，共畜調度也。

（增）（文字符言篇）天下雖大，好用兵者亡。國家雖安，好戰者危。故小國寡民，雖有什伯

之器而勿用。

使民重死而不遠徙，雖有舟輿，无所乘之；雖有甲兵，无所陳之；使民復結繩而用之。

復，扶反，又也。上化清靜，民不輕死，何用遷移？乘舟輿者，多爲利名；既不知名利，則雖有而不乘。動甲兵者，莫非仇讎，既不致仇讎，則雖有而不陳也。上古結繩而治，今民既淳朴，則可使復結繩而用之。化底和平，則雖結繩亦不用矣。

至治之極，民各甘其食，美其服，安其俗，樂其業，鄰國相望，雞狗之聲相聞，使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。古本

傳奕註「俗」字引鄭玄之說，謂土地所生習也。「業」字引賈逵云：業猶次也。爾雅云：業，事也，皆通。望，音亡。○隨地所產，以食以服，甘之美之，不餒不凍，隨其風俗，務其業次，安之樂之，不治而不亂；鄰國雖甚近，而使民各安其安，自足其足，至老死而不相往來，則焉有交爭之患？如是，則太古之風可以復見。蘇曰：內足而外无所慕，故以其所有爲美，以其所處爲樂。

而不復求也。

(增)(史記貨殖傳)老子曰：至治之極，鄰國相望，雞狗之聲相聞，民各甘其食，美其服，安其俗，樂其業，至老死不相往來。必用此爲務。輒近世塗民耳目，則幾無行矣。

信言不美章第八十一

民之各安其安，自足其足，端由上之有道之故。次之以信言不美章。

信言不美，美言不信，善言不辯，辯言不善。古本

信實之言多朴直，故不美。甘美之言多華飾，故不信。嘉善之言止於理，故不辯。辯口利辭亂於理，故不善。蘇曰：信則爲實而已，故不必美；美則爲觀而已，故不必信。以善爲主，則不求辯；以辯爲主，則未必善也。

知者不博，博者不知。聖人无積，既以爲人，已俞有，既以與人，已俞多。古本
俞，平聲。註具第五章。○通於一則萬事畢，故博者未必知一也。聖人虛心應物，故无積。物有限而道无窮，故用之俞有俞多也。蘇曰：能一以貫之，則无所用博。博學而日益者，未必知道。

也。聖人抱一而已，它无所積也。然施其所能以爲人，推其所有以與人，人有限而已，无盡，然後知一之爲貴也。

天之道，利而不害；聖人之道，爲而不爭。

天之道，生育无窮，未嘗害物。聖人之道，爲而不恃，未嘗爭競。老子屢言无爲，而此言聖人之道，爲而不爭者，蓋聖人純於道者也。其爲也，出於无爲，與天同也。故以是結下篇焉，亦收一經之旨也。蘇曰：勢可以利人，則可以害人矣。力足以爲之，則足以爭之矣。能利害而未嘗害，能爲能爭而未嘗爭，此聖人與天爲徒，所以大過人而爲萬物宗者也。河上公曰：聖人法天所施爲，化成事就，不與下爭功名，故能全其聖功也。

價三毛五

完

二位老先生

研究白話文者請教老先生

白話文作法 一册

許廡父著——定價二角五分

研究白話詩者請教老先生

白話詩研究 一册

聞野雀編——定價一角五分

梁溪圖書館出版

民國十五年三月發行

老子集註一冊

定價七角

版權所有

校讀者 曹聚仁

發行者 黃濟惠

印刷者 梁溪圖書館

總發行所 梁溪圖書館
總館上海四馬路……分館杭州保俶坊
全國及各埠各大書店均有代售

